

新都花絮

端木蕻良著



知誠出版社印行

52

新都花絮

知誠出版社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2684B

52

~~280763~~

新 都 花 絮

端 木 蕨 良 著

上 海
图 书 馆
藏 书

知 成 出 版 社

1 9 4 6

~~264476~~

新 都 花 絮

著 者 端木蕻良

出版者 知識出版社

總經售 華夏書店

上海鳳陽路五二三號

代售者 各大書店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第 一 章

雲頂山上是冷的，二月的天氣，是很會變異的，不一會兒，雨點似的冷風，便悄悄的刮了過來。山上的陰影，一點一點的擴大了，水田裏的濕氣慢津津的騰上來，在山谷裏橫了一道一道的白道。冷霧來時是慢的，游離的，還帶着刺鼻的腥味。霧氣是滾騰的，一會兒擴大，一會兒縮小，一會兒也會自消了的。

山坪上，有一種濃厚的燠鬱味，草是長的，氣味是濃的，苔痕斑剝着，塞在石縫中，土上也是有的。

山上是茂盛而紛亂，靜靜的蒸騰着，到處都多着些什麼，擠塞着什麼，毛漉漉的，茨蕨長着，羊齒草長着豐盛得使氣候都悶熱起來，是一種冷的熱悶。

小小的別墅也擠塞着這種情調，使人的情緒，像貼黏着似的，是難以排遣的，推開窗子看，一切都是濕漉漉的，還塞着一種冷的鬱悶，熱而蔥蘢，恍惚而淒迷的，一陣陣湧上來又低下去，氣氛是壅塞而又空洞着呵。

小小的別墅的草坪上，熱鬱也是扶疏的，草木都影綽綽散出一種濕霉，七小姐的心情也是壅塞着的，而且感到夜景裏的淡淡的苦味的淒迷。

山寺的和尙念經的聲音靜下去了，磬聲響了三下，木魚聲也沒了，隨着幾聲佛號聲，山門吱吱呀呀的關閉了，幾個老和尙參禪的參禪，睡覺的睡覺去了。一切都靜下去了……夜氣釀泌出一種眩奇的靡暈，浪漫而空闊，浮動而搖擺着，有種荒誕的迷信的意思，侵入人的腦網裏，林鳥在磔磔的飛鳴，遠遠的幽深的遙暗裏，還有鴣鴣鳥哀哀的呼叫……

山寺下的荷塘裏，敗葉都是黃蔥蔥的金碧色，在微茫的月暈下，像是初生着的。山徑好久沒有人掃過了，都鋪着層層的松針，碧綠的一片，人踏在上面像陷下去了似的。七小姐在松針上走了一會，向深林裏沉沉的注視了一下，她看見樹林裏彷彿有一雙綠色的眼睛，她心裏有點兒害怕，覺着有點兒冷了，便連忙轉身想回屋子去。她悄悄的一步一步的走着，看見陰影大些的東西，都是黑籠籠的一團，像個奇怪的動物似的，所以她不敢向四邊細看，便跨到草坪上，急速的想回到屋裏去。

小小的樓屋，每個窗櫺，都是暗着的，鴉雀無聲，人們都已睡了，她伸手尋找樓門的門柄兒想去開門……

“是七小姐嗎，是我，我怕七小姐涼着，特意給您送一件黑斗篷的，七小姐，您不涼嗎？我在這兒沒敢出聲，怕驚嚇着您哪！”

是程媽的聲音，一面說着，一面閃出身子來站在月亮

地上，好讓七小姐看清楚是她。程媽的黑眼珠子在月亮地底下咕哩咕嚕的在打量着她。

像有一道光線刺入到她的皮膚裏去一樣，她全身都縮小了一點。連忙說：“沒有嚇着，也還不冷哪，虧得你睡了又起來的。”七小姐雖然嘴裏平平靜靜的說着，但心裏倒底也還是毛毛突突的。

“我聽見七小姐下樓出去好半天了，想是小姐貪圖月亮，在外邊散散，我看露水降了，怕小姐衣裳濕了，明天說不定會傷風哪，所以把衣服送下來，一定是把小姐嚇着了。”

“沒有，沒有！”七小姐一面說着，一面打了個寒戰。順手讓程媽把衣服披在自家的身上。

程媽道：“我去點一根千千桿，送小姐上樓吧？”

“不必，不必，我自個上去了。”七小姐一面說着一面向上跑。

“一定把小姐嚇着了。”程媽還在下面嘮叨。

說着程媽端着一隻兩磅的熱水瓶走上樓來，樓梯上透出吱吱呀呀的響聲。她一定要給七小姐換暖水袋，說那裏的水都變涼了。

七小姐祇巴望她趕快走開，所以一切都依着她，她把被子揭開，把暖水袋攏在腳底，放七小姐躺在床上，又把橋柑剝了一邊擺在床前的茶几上，然後纔輕手輕腳的掩了門，退

了出去。

七小姐睡覺時，是有個習慣的，她喜歡爬着睡，是把背向着上面的。她這時就是這樣睡法。她拘蹇着把身子弓在一起，聽着程媽一步一步的走下樓去，點燈聲，吐痰聲，門門聲，低聲的喚貓聲，移動盥盆聲，吹燈聲，床的被壓的響聲，她從這聲音的層次裏斷定她是睡下去了，不多會兒又傳來幾聲輕微的咳嗽聲，過後萬籟俱寂，什麼聲音都沒有了，她想程媽一定是睡着了。

於是她纔又偷偷的爬起來，悄悄的推開被子，曳上拖鞋，披散着頭髮，走下床來。

茫茫的月光射到屋裏，使一切都起着蒼茫灰暗之感，彷彿東西都在浮動着，都在眼前，可是若是伸出手去一觸摸，可又什麼都飛走了似的，什麼東西又都和自己站得遠遠的。

屋裏是淡青色的粉牆，掛着幾張辟加丘的素描畫，可是這些都看不見，祇有七小姐在眼光迷糊的時候，還可在腦膜的餘影裏看到這些。

七小姐不喜歡這個房子，因為它的色調過於冷靜，其實這屋子裏的色調和她此時此地的感情，剛好是一對兒，其實是很相配的。不過，就是因為這個纔使她不高興起來，因為屋子的冷清岑寂，正是提醒她，她現在不需要這個，她現在想得到的是忘却。她巴不得這屋子充滿了明朗的紅色，充滿

了一種紅燭高燒的味道，處處是天鵝絨的坐墊，一坐就深陷下去，一切都帶着一種沉湎的嬌痴的神情，這樣就好，她可以消磨了痛苦的記憶，可以使自己平靜下去。

這屋子裏的陳設，在這戰時，可以說是富麗堂皇的，是非常貴重的，但是，却掩蓋不住一段寂寞，這屋子是使人寂寞的，發愁的，空無的，而頓然的會引起一種幻滅的感覺。

七小姐把窗子推開來，把月光引進。屋子裏受了月光立刻亮了，呈着一種不清不楚的水黃色，混混澄澄的，像蒙着一層霧似的，大的雙人床，掛着淺灰色的帳子，在一旁悄悄的立着。七小姐拉過一條小沙發來，坐在那兒，痴痴的望着月亮。

月光並不豐滿，天上的雲零零碎碎的散布了很多，一會兒一片白的飛過，一會兒一片灰的飛過。屋子裏也就一會兒明了，一會暗了，窗外的森林，也像玩着魔術似的，一會兒大了，深了，黑了，一會兒明了，亮了，又縮小了。彷彿有點鬼氣似的，烏鴉也叫起來了，祇有一隻，呀呀的，在屋頂上掠過，老遠老遠的叫了一聲，又不見了。

屋裏屋外死了似的靜，祇有老鼠成羣的在樓梯上跑，卜通卜通的像人的腳步聲一樣。她聽着有點兒怕，但心裏想：這是第一夜住在這裏，什麼都是陌生的，所以聽了什麼都覺得清楚，看了什麼也都格外顯眼。要是住得久了，便什麼也

都不覺了，也就慣了。這個思想一泛上來，她就引起對什麼都懶得去看了的那樣的念頭，於是便不要去看了，喚起要睡的意思，眼兒惺忪着就接二聯三的打起呵欠來了。

她懶洋洋的推了窗子，也忘記了放下窗簾子，便回身蜷曲着腿爬在床上，把頭像一隻雞似的探在枕頭底下，臀部高高的凸出來……然後又扭扭着，滾轉着，翻騰折滾的。這樣的過了一會兒，有點疲勞了，她纔逐漸平靜下去，纔逐漸的想起前前後後的事情來。

她想的事都是破碎的，跳動的，彼此之間並沒有什麼聯繫，但每一個節目都非常真，當時的意態言語都會想出來，除非是她忽然的覺到，想這些個幹什麼，趕快睡覺吧，於是又換了另外一個題目去，又開頭細想，想到一個相當時候，纔自謙的說，恁的，我又想下去了，應該停止纔是，於是又換了個題目想下去，這樣的胡亂的想頭，使她痛苦了，使她害怕了，她纔想用能夠安眠的方法來拯救，於是就默默的數數；一二三四五，數到六十又從頭來數，一二三四五，數到六十又從頭來數。這個方法有時是有效的，但是沒有效的時候居多，於是他就伸出手來，用手指節輕輕的點着牆壁，機械的聽着它磕出的響聲，搭搭搭搭……而且由牆上傳來一種麻痺感覺，使她感到有幾分平靜了。要是還不能睡着的時候，她索性就把眼睛睜得大大的，看着帳蓋，把眼睛看得疲

倦了然後漸漸的闔上，腦子便停滯在一種麻痺的空虛中，沒有思想，也沒有睡眠，連胡思亂想的力氣也好像沒有了，腦海裏一陣子浮出一片藍色，一陣子浮出一片金色，一陣子浮出綠色，一陣子，又噙的一聲，什麼東西又都沒有了。她沉湎的困倦的絞動的翻了個身，雖然身子依然扭曲在那兒，可是神志却比方纔更清明了，腦子比任何時都更敏感了。本來從前什麼聲音都沒有的山上，現在就被聽出萬種的聲音，深村的狗吠聲，發出癩皮瘦弱的聲音，還有磔磔飛鳴的梟叫，似乎遠遠第一班的報曉的雞聲也在啼了，林際鼯鼠的打架聲，耗子閃動着綠色眼睛咬着刮光的鏟子底的喋喋聲，拆聲，咳嘆聲，嗆嗽聲，深遠的汽車的吼鳴聲，僧寺裏的雲盤聲……大概天就要亮了，此時，七小姐什麼思想或感覺都沒有，她祇是想沉睡下去，想睡熟了，她的渾身都在軟癱無力，鬆懈而且不能安靜，她是痛苦的，焦煩的，勉強的，膽小，心跳，滾騰，身上時時的出了薄汗，她一生氣，就一腳把被頭踢開來，她裸着肢體睡了一會兒，汗粒都消了，冷意漸漸的襲上身來，她感到有幾分舒適，慢慢的向被蓋那邊委踰過去，所以她就這樣蓋着一半被頭睡在那裏。藕荷色的錦緞的絲織被面，凌亂的帶着光潔的縐折，遮住她的半邊，她的渾圓的手臂撒在外面，幾絲黑色的頭髮疏絡的纏在上面，她的皮膚是純白的，幾乎是沒有血色，她的呼吸很勻淨，她一睡熟了，她便平

靜了，彷彿她的心地很安靜，沒有一絲兒擾亂，她的臉端正的放在枕上，很和諧的沉入休息裏去，她的胸部輕輕的浮上來又輕輕的沉下去，於是在天快亮的時候，她纔睡着了。

天漸漸的亮起來了，帳子先受了陽光的照耀，顯得亮了起來，有了光澤，伊的腳踝已經吞到被蓋裏來了。伊還在睡着。

山雀成羣的咖咖的叫了起來，林聲起來了。山谷裏響着呀呀的開門聲，夜來的冷氣纔悄悄的散去，早霧低落下來，林蔭都淡了，顯出青蔥的草地來，麻雀唧唧咖咖的在上面採食。

程媽悄悄的爬着門縫看了一下，又把頭縮回去了。

低低的雲彩都升高了，鳥雀也都散開了，山上的柴夫已經出動了，斧斤砍在樹椽上發出咚咚的響動，牛羊哞哞的叫着，擺着尾巴在梯形的山田裏飲水。小牛拉着石磨，白色的豆漿從磨盤裏流出來了，鄉下人已經起來，坐在門墩上吸旱煙了。

程媽早已起來，在廚房裏煮麥片粥，山裏沒有牛奶，她準備小姐起來好吃。她捧着一段木頭想抱到門外去劈開，不想一失手跌在樓梯腳上了，樓梯一震，樓上也就震動了一下。

七小姐揉揉眼就醒過來，她把被向下推了一推，探起頭

來，看看天已大亮了，她機伶的跳下地來，便把門縫撥開，又呼着冷氣，跳到床上來從新睡下。

晨風一吹，熱身子顯得特別冷，她用手撫摩着自己，怕就這樣弄傷風了，她一面用手撫着臂膊和胸口，一面就打了兩個噴嚏，她很恐懼傷風，便把頭朦在被窩裏。

程媽聽了腳步聲，知道小姐已經起來了，便連忙上樓來，悄悄推了門試一試，知道小姐的確醒了，便連忙笑着說：

“小姐醒了，小姐睡得一定好，昨天看了那半天月亮，我真擔心小姐怕受涼，昨夜裏把小姐驚嚇了吧。”

程媽一面說着，一面給七小姐換了暖水袋，一面又給小姐剝橘子，往她嘴裏塞。

七小姐眯了眯眼，倩笑了一下，就說：

“打了兩個噴嚏……”

“呀，那還得了，我就說要傷風哩，小姐，這可怎麼辦呢？”

七小姐淡淡的說：

“不要緊……”

“小姐，還是吃點兒阿四匹靈吧？”

七小姐一面說不要吃，一面打趣着她：

“你們真是大宅門子裏的媽媽，真是了不起，什麼都曉得……”

程媽故意裝出無限精靈的說：

“那怎麼能不曉得，我們小姐（她說到這兒意識到自己說錯了，連忙改說）八小姐差不多天天吃，我給七小姐拿去吧……”

“不要拿，你還是服侍我起來吧，我睡得太遲，現在腰還有點兒酸，吃了藥更要不舒服了的……”

“服侍小姐起來，起來再看吧。”

程媽把鏡子給她拿到跟前，她照一照，面色有點兒發黃，兩眼那兒影影綽綽的有了兩個青虛虛的黑圈……她心裏有點兒陰鬱，把被頭一挑，就跑到梳妝台前邊，化裝起來。

程媽便去打臉水，沖皂沫，洗手絹，侍候她拿小零件。

七小姐照了照梳粧台的鏡子，便扯開下面的大小抽匣，檢視了半天，一看又是迪安牌的油，又是 Max Factory 出品的粉底子，又是三花牌的粉，便說：

“你們小姐那裏買了這許多寶貝？”

“寶貝？”

“這些不都是寶貝了嗎，一盒可的粉，要賣十六塊錢一盒。”

“呃，這些都是我們少爺在香港託人帶來的……少爺還派人來說，還要什麼，要什麼就寫信來。”

在鏡子裏反映出來的人樣兒，是一個瘦削而苗條的身材，皮膚是怕人似的白，透出一種凍凝了似的光澤，頭髮黑黑的披散開來，她常常願意在鏡子裏凝視自己，尤其是在沒有人的時候。本來此時她正想在鏡子裏大大的端詳自己一番，但是程媽却不離開，這使她對她未免的討厭起來。她這種端詳自己的習慣是從十二三歲就開始的，在學校裏要是朋友們都出去玩去了，祇剩下她一個人獨處無聊，她就這樣作。她常常看着看着自己就對自己恐懼起來，於是連忙丟下鏡子就跑出門去，假設一出門，第一個碰見的是男人，她就抑制不住心跳，而且臉立刻紅起來了，她就低着頭，默默的走開。倘若她第一個碰見的是女人，她就研究這個女人的命運，這個女人將來應該是痛苦的，應該是幸福的，她是個神經質的女人，還是一個心地豁達的女人……她都細細的揣摩着。這時她瞞着程媽下樓去取東西去了，她纔安心下來，把身子探出來，向鏡子裏注視着自己，她的面貌是生得精緻而不呆滯的，可愛的頭頸，豐美的向下蜿蜒下來，有一種觸在凝膩上的感覺。她微微的顧盼，多半是像笑似的，又少半是輕藐似的，使她全身透露出一種崇高而含蓄的儀容。這一剎那間顯示出她是天真而純潔的，她能把一切作到幽美的地步。但她這個表情也透露出她對周遭的事物並沒有去加以正視的熱情，彷彿她對什麼都漠然的而又自愛的，不屑一

願的，有許多男人愛女人，因為他認為女人是愚蠢的。又有許多人愛小羊，是因為小羊是可欺的，無惡抗的，可以侮弄的，所以就對它引起一種憐愛之情。七小姐的眼光流盼着別人的時候，常常要射出一種懾服之感，有許多人遇合到她的眼光就要被懾服的，於是她就可憐起那人來了，便給了他比他要的還要多，伊是熱情的，常常為自己的熱情而害羞，伊的熱情是祕密的，自己一個人的時候，她的感情的高潮就起伏不定，但面對着人的時候，她是給人一種冷靜的印象的。人們稱贊她是個冷靜的人的時候，她是快樂的，但她內心又同時激起來一種痛苦，擔心着自家的熱情沒有地方宣洩，照在鏡子裏的人影，是美的，端正而合適，有着一種很難訴說的韻致，伊的鼻子不大，稍稍有點兒尖俏，嘴唇嫌薄了一點兒，所以她塗起了口紅，就塗着深紅色，比原來的口形多了一點兒，伊的眉毛是彎曲的，而且濃淡適宜的，她偷偷的為着這眉毛而驕傲，所以不去畫它，留出一段天然的風韻……她把整理臉形的工作作完，就把自己的眼睛看入鏡子裏去，鏡子裏兩顆透明的眼睛也就注視着她，她看見自己水泠泠的眼睛便有幾分悲哀了，於是淡淡的將眼臉閣下來……

程媽又回到樓上來，把水換來新的，把麥片粥擺在小茶几上，將四碟小菜放在漆盤上，便退下去。

七小姐轉過身來，吃了兩口粥，覺得淡淡的沒有趣味，

便不吃了，推開窗子向外看着，她想起昨夜她在外邊散步的情形，她覺得那種情調很美。她想起小時候月亮地上和小妹妹們捉迷藏的事來。她連忙把窗子關起退回身來。

程媽過來拾取粥鉢和菜盤。

她轉來瞥見了鹹菜，便出奇的喊：“呀，什麼時候，你放的鹹菜，呀，給我一塊吃，我口淡得很！”

“不是和粥一起送上來的嗎，小姐沒看見呢。”

“呀，是嗎？”七小姐臉紅起來，伸過手來撈着一塊鹹菜放在嘴裏嚼着。

“小姐要是喝粥，我去熱了來……好不好？”

“不必了，你拿去自吃，……我等一下覺得沒意思了，要弄什麼吃，我再喊你……今天汽車在山下過不？”

“這裏沒汽車，得坐滑竿下去，到小龍坎坐小汽車進城，小姐，山上鄉村改進社有車子，可是開上開下的時間不是太早就是太晚，不是給客人打算的。明天，八小姐說要上山的，七小姐就好和她一道進城好了。”

“我想今天就去，山上悶人得很……”

“要是小姐坐滑竿是可以的……”

七小姐咬嚼着鹹菜便不言語了。

她是剛剛從北平出來的，她是從天津坐船到香港，從香港飛到重慶的。那時她自己天天盼望想出來，天天想着內

地，想着把自己的力量供獻給國家，北平的朋友也都勸她：無考慮的離開，簡單的抉擇。那時她和路的感情已經破裂，她發現他的‘信’之後，便決定和他絕交，雖然他是那樣否認，虔誠的發誓，她都不去聽他，毅然的決絕。她之能夠這樣久的留在淪陷區的原因，就是爲了他，現在他們的友誼已經破裂，那麼她便失去了留在這兒的意義……帶着破滅的心情，她便離了這斑斕的古城，辭別了爸爸，媽媽，小弟弟，便和一個女伴走出來……因爲路上的顛波還沒有平服下去，所以她的身子有幾分倦怠，而且因爲心情的灰暗，她纔有幾分神經質，不能接受外來的刺激。

到了重慶之後，八妹陪着姐姐玩了幾天，看她心情不屬，便提議讓她到山上的別莊來住，當時自己也首肯的，巴不得馬上離開城市，一個人到個幽嫻的曠野裏去，把什麼都丟開，她記得法朗士在一篇小說裏曾寫過這樣一個女人的感情，彷彿和她此時處境一樣，可是她又記得不是法朗士寫的，而是屠格涅夫寫的，她想着方纔以爲是個法國女人的遭遇，現在又派到俄國女人身上去了，她覺得有點可笑……便不再想下去，就向程媽說閒話，把這些胡亂的想頭捋過去。

“程媽想北平不？”

程媽笑吟吟的有幾分扭昵起來。

“七小姐，您想想，還有不想的嗎？昨天聽見小姐講的

北平的樣兒，我就好像回家一次，在北平侍候太爺和大奶奶該多好，這日子是過不得了。七小姐，喜歡這個地方嗎？”

“很喜歡。”

“七小姐是隨便玩玩，覺着好看，過後就看得膩了。八小姐就不喜歡這裏，天天鬧着走，要上香港或者上海去，大少爺還不肯呢。大少爺說香港又貴又不好玩，可是他總一個人住在香港，誰知道呀！”

“程媽山上有什麼好玩兒的嗎？”

“小姐，問是那一類的東西吧……”

“比如瀑布啦……”

“那倒掛下來的泉水呀？這山上沒有。”

“有石洞嗎，不聽說有個容一千人的大石洞嗎？”

“是的嗎？那兒不是這塊兒吧，這山上好像沒有似的……”

“有大廟嗎？塑得很好看的泥像的廟？”

“小姐不要問了，什麼也沒有，就有一個荷花池，請小姐到那邊去玩玩吧。”

“荷花池，有什麼好看的，你隨便帶我到山上去走一走吧。”宓君說着就打了個噴嚏，程媽聽了連忙問：

“小姐出去不怕傷風嗎？”

七小姐懶懶的站起來，一面說着：“真討厭！”一面又說：

“我們去吧！”

程媽喊了男下人看門，又吩咐廚子作什麼菜，洗衣娘姨洗什麼衣服，之後，便服侍着七小姐換了衣服，走下樓來。

七小姐走到昨天晚上她立着的草地上回頭看了看她昨天睡了一宵的小樓，樓是紅磚造的，很小巧，隱在樹叢裏，她飄忽的還不能確定自己是對這小樓親切的，還是陌生的，她就覺着什麼都是偶然的。她好像被大風吹走了的一棵花瓣，風兒一住了，她也就祇好停落下來，停在那裏是不能由她來選擇的。她這些日子忽而天津，忽而上海，忽而香港的……到那裏都是停了又走，走了又停，什麼印象都是模糊的紛亂的。現在她是停住了，她想看見一些自己所喜悅的，聽見一些自己所愛聽的，可又什麼都沒有……

風吹在她的臉上，有些濕潤而且涼快，她想趁着這陣風鼓舞起自己的興緻來，於是便很快捷的在山徑上穿行起來。

山上的蘆花，經冬還沒有被風吹散，在焦綠的茨蕨草叢裏輕輕的搖曳着。

山上的土是鬆軟的，有的人用手指挖着泥土，下面便流出碎煤來。

一片白色的龍骨石像白象的脊背似的臥在那裏，有許多工人鑿了來將它擡走。

山上到處都傳着打石的丁冬聲，聽起來很有味兒。

程媽說，這一帶都正在修房子哪，因為怕城裏轟炸，將來好往這兒遷移。

七小姐站在一塊巨石上，向遠處望去，遠處是雲，是霧，是高高低低的山，煙雲瀰漫，辨不清遙遠的那頭還有平曠的陸地，……祇是一座灰色的石邱，一座藍色的石邱，一道綠色的小阜，又是巍峩的一座深黑的山頭，看起來像乾枯的海底，虬盤着的小松樹，都和水藻一樣，散亂的東邊聚一道，西邊聚了一堆……深遠的石筍組成奇異荒野的構圖，使人看了頓然引起一種遼遠的蒼茫之感。

嘉陵江一條水銀的帶子似的曲曲折折的流着，反映着陽光，看得分外真切。

山上的人家建築的房舍，祇要地勢許可，就都向着這方面開着門戶的。

山上的建築很多，都是剛起了地基，還沒有造好的居多，有石工打着四方的石房，還有人用炸藥向下炸石頭，有幾個建築都是圓穹似的堡壘形的，很好看。

程媽說：

“有一個下江人用一千塊錢造了三所房子，結果賣出去兩所，一所一千五百元，自己賺還了一所房子白住着。”

程媽又說：

“前邊這所房子就造好了，是林主席的房子，小姐進去

看一下不?”

七小姐都沒聽見，祇是在石縫裏檢些個野草玩。檢了一種奇怪的草，她就回過頭來問程媽，這個叫什麼名字，那個叫什麼名字，程媽有不知道的，就祇好隨便胡謔。

來到了一座大房子跟前，門口有一棵不太大的松樹，下面用灰色的磚砌成二個八角形的花壇，小小的甬道都是雞卵石嵌砌成不太細微的花紋。甬道旁邊都種些馬蘭。

宓君擡頭一看，已經走進了一幢房子了，便說：

“山上蓋的房子真多，可都沒有什麼好，四川人蓋房子真馬虎極了。”

程媽回說：

“小姐你沒有看見呢，他們就用竹笆編了編，外邊糊上泥巴就算房子呀，這兒可不比北平了，北平風雪大，要不用磚瓦蓋起來，中什麼用……這兒就不同了，七小姐，進裏面看看不?”

宓君也就淡淡的推開門，隨着程媽到樓房裏去看看。

看看屋裏都是用竹器作的傢俱，很有意思，她便說：

“這都是用竹器作的傢具，這又樸素又好看，咱們將來也應該做這一套，這東西在這兒作一定便宜，要是運到北方，那簡直名貴極了。”

“小姐，這兒木器也便宜來着，就是下江人來了，纔漲

了價的。”

七小姐看了一會兒走到前廳的客堂裏，看見一塊木匾，油着深棕色的漆，上邊刻着幾個石綠色的字，是‘青蓮老人題’，她纔知道是林主席的房子。又在前邊露台上看了一會，纔循着小路下來。

山石都是紅色，質地非常鬆軟，用腳一踢就會掉下來碎面兒的，宓君就用腳跟輕輕的踢着，以致把鞋子的皮面都磨壞了。

“小姐，你還不知道這兒鞋有多貴，這兒像小姐這樣的鞋，起碼要四十塊錢！”

宓君笑起來了，說：“那不要緊，我纔花十五元錢在上海買的。”

程媽說：“要是在上海花十五元買，在這兒就得一百元纔行哪……”

七小姐聽了更加笑得厲害，說：

“那麼八小姐穿鞋子嗎？”

“還不是得從香港寄。”

“那不要緊……”

宓君說完，看了程媽一眼，便低着頭，陡然的不再亂踢亂跑了，祇說：

“這幾棵花，你替我拿着，我拿得手酸……”

“那麼，小姐，把那個也把我一道拿吧！”

“這幾棵，還是我來拿吧……”

她有趣的向程媽看了一眼，好像是說——這幾棵，我可捨不得給別人拿。

於是繞着盤旋的山路，他們就下來了。

走在下面的荷花塘，正趕着老王在那兒提水。

程媽就說：

“小姐，我們的老王，傻里傻氣的在打水……”

宓君聽了便問：“他傻嗎？”

程媽忍不住笑，說：

“他人並不傻，祇是老實，所以大家都和他尋開心。你等會我來問他幾句話，一定把小姐笑得肚子痛。”

走得近了，程媽還沒來得及問。

老王就咧豁着嘴，露出一口板牙，向小姐行禮。

程媽故意開他玩笑，便問：

“小姐問你，夏天在這荷花池上飛的是什麼？”

老王還是咧豁着嘴，露出一口的方板牙，脫口而出：

“叫叮叮捫！”

程媽和宓君聽了都抑制不住的笑得前仰後跌。

程媽又問說：

“小姐問你，夏天在這荷花池的樹上叫的那是什麼？”

老王還咧着嘴，露出了牙齒也嘻嘻的笑着說：

“那個米娜子，那叫米娜子，在樹上叫得怪吵人的。”

宓君聽了笑得非常開心，便幾乎伏在程媽的肩上，兩人說說笑笑的走回別莊裏來了。

第二章

宓君回到家裏，洗了臉，給北平的母親寫了一封信，又給中德文化協會的朋友寫了幾封信，封了火漆，打上印記，叫程媽到山下發了。

自己坐在屋裏，着實發悶，一心想上重慶去，到城裏玩玩吃吃也好，枉如在這兒不生不死的擱淺在這兒。

她想明天就是嫫君不來接我，也自己坐着滑竿去。

她分明知道城裏也沒有什麼好玩，也沒有什麼可以使她看在眼裏的，但是她覺得還是人多些，話多些，聲音多些，顏色多些，比這不痛不癢的環境令人好過些。

程媽回來了。買了許多葷齋，是花自己錢買的，送給小姐吃着玩。

因為是程媽自己送的體己，不好意思不吃，勉強的吃了兩個，便放下了。

七小姐問她山下還有賣什麼的，還有賣什麼希奇古怪的什麼的沒有。

程媽說：“小姐呀，你不知道呀，這兒什麼也沒有呵，你以為這是咱們的廠甸哪，要什麼吃的有什麼吃的，要什麼玩兒的有什麼玩兒的，這兒就有一條街，叫高店子，真是荒得

連斤肉都買不到……”

七小姐又拾起來一個荸薺，端詳了老半天，用刀子精巧的削着皮……

七小姐問：

“有賣青荳的嗎？”

程媽說：“小姐，這是什麼時候，青荳那能下得來，呀，我聽見有喊賣魚的，小姐，要吃不，要吃我去給小姐買了來，這兒魚可比金子還艱貴，輕易不見到的哪。”

“買了來看吧。”

程媽便笑吟吟的跑出去了。

宓君用手指扭了扭手指，在荸薺鉢裏揀了半天，揀了一個，又丟下了，便呆呆的坐在那兒，不再弄什麼了。

程媽回來了，空手拉腳的，臉兒上面顯得空落落的，說是方纔還是一盆活蹦亂跳的魚呢，不一會兒工夫就賣完，挑起擔兒走了。

正說之間，忽然門外老王在大聲的嚷着。

“程媽，程媽……”

程媽轉身奔出來，一面笑着，一面吆喝着。

“你是什麼事呀，大驚小怪的？”

“呀，呀，我給小姐買了魚來了，大大的大活魚……”

“你亂嚷些什麼，魚在那兒呢？”

樓身後面轉過來一個窮孩子，手裏捧着一個破瓷盆，希罕把持的走過來。

老王看見了就奔過來，搶到手裏。

“嘻嘻，小姐的魚在這裏。”

程媽狠狠的申斥他，罵他說話的不得體，可是老王還止不住的硬着頸子嚷。

別的下人也都出來看，參觀着魚，夾三夾四的亂講着。

“這魚好大呀！”

廚子也慢條斯理的一面在圍裙上面揩着手，一面走過來說：

“這是啥子魚喇！”

說的大家都笑起來了。

廚子又說：

“這魚最好清蒸或者是紅燒着吃。”

程媽連忙向他嗽着嘴。

廚子用眼向樓上看了一眼，便對窮孩子講：

“下次打着活魚，祇管送了來！”

孩子笑嘻嘻的喊着：“要得嘍！”兀自去了。

廚子口裏含着煙袋，蹲在太陽地上，刮魚鱗，銀白色的鱗片迎着陽光一閃一閃的發亮。

廚子又捉了一條大魚提在陽光裏。

“呀，好一條金翅金鱗的大活魚！”

那魚也像受了讚美似的在他手上亂蹦亂跳。

程媽從她背後走來說：

“小姐說煎了吃。”

廚子本來正刮魚鱗刮得起勁，現在聽了突然的把魚向水裏一放，勻出手來嗑煙斗。

半信半疑的又壓着聲音問：

“煎了吃？”

程媽笑着不答，向他作鬼臉。

“煎了吃？”

“小姐還說自己煎……”

程媽過來就把一盆魚奪在手便走。

她咯咯呱呱的笑着就跑上樓去。

她笑得喘了氣，斷斷續續的對宓君說：

“七小姐，廚子可生氣了，廚子祇想這回可要顯顯手藝，又是紅燒，又是清蒸，可真得其所哉，結果是什麼也作不成，讓我抱了來，我們就在這屋裏捉妖吧。”

程媽就去升了炭火，又從新去把魚刮洗了一通，把魚裏面灑了鹽，把醬油醋都抱到樓上來。

七小姐先把魚用醋浸了，再放在醬油裏浸了，把魚裏又重新塞了鹽和蔥花，便一條條放在白瓷盤裏等着油開。

白銀鐵的煎盤裏放着芝蔴香油，此時都綻花樣的滾開了。

宓君提了魚輕輕的放在煎盤裏不急不慢的煎着。

程媽早把盃箸擺好，等着她來吃。

宓君說：

“他們要看了一定要笑死了，那知道我們這個真好吃呢！”

說着就從煎盤裏揀了一隻小的放上些胡椒吃起來。

程媽偷着眼瞞着她，便問：

“豈辦醬也要點吧。”

“好的。”

“小姐要喝酒也有的，是頂好的紅葡萄酒。”

宓君聽了笑了一笑。

程媽倒了一杯，送到她的面前，宓君就一面吃魚，一面喝酒，一面笑着。

忽然山下響起了汽車喇叭聲。

程媽耳尖，聽了連忙說：

“是八小姐的汽車聲呢！”

去了半天，程媽回說不是。

宓君等得煩了，便讓程媽陪着一道來吃魚。

宓君還嘮叨着：

“不知什麼掛住了……真討厭死人……”

程媽安慰着說：

“一定來的，必是有了宴會耽誤了的。”

“什麼宴會，也沒有吃午飯的。”

“現在有許多怕晚上請不到人，都約到吃午飯了，飯局太多了。”

正說着，老王跑進說八小姐回來了，八小姐一直把汽車開到門口的。

宓君推開窗子一看，果然一輛福特小轎車停在門口，她向下喊着：

“姜君，你這時才回來，真把我等急了。”

八小姐拍的一聲關了車門，笑吟吟的跑上樓來，“我一清早就想開車來看你，那知道還沒出門就來了客人，三個一夥，兩個一串的，真討厭，我昨天睡得又晚，我本來的主張就打四圈，又衛生又消遣，結果，還不是又打了十六圈，討厭極了，姐姐，昨天睡得好嗎？你預備常住山上，還是住城裏去，我看你還是住山上好……呀，那裏弄來的活魚，你真是會享福，是想在山上修行了，不下山了嗎？”

宓君懶懶的思索着，並不去答她，一棵一棵的擇着魚刺。

八妹把她打量了一番，又看了看屋子的陳設，便悄聲

問：

“程媽侍候得恁樣，……”

過了一會又說：

“那麼，還是進城去吧，和我住在一塊，這兒太冷清也不大好。”

· 嫗君站起來打了個呵欠，用手巾揩了揩手，便喊程媽：

“把大衣給我……”

披上衣服，姊妹兩個什麼也沒講便下樓來了。

程媽告訴八小姐一些小事，八小姐又囑咐了程媽幾句話。完了，兩個人上了車子，嫗君自己開着，便順着黃色的山道下來了。

嫗君問她說：

“你昨天晒的好吧？”

七小姐點點頭。

嫗君又說：

“山上靜些，將來寬仁醫院要開幕了，我打算到裏邊住上一個月呢。”

七小姐隨便的又點點頭。

快到城裏了，她對她妹妹淡淡的說：

“我到重慶好像多餘的，好像這兒沒有地方放我一樣。”

八妹看了她笑笑，說：

“你剛剛來到，所以覺得處處不合適，等你過些日子就好了。”

說完了又咬着嘴唇笑着，然後轉着車盤。兩個人都不言語了。呆了半天，突然的嫫君轉過頭來，看了姐姐一眼，眼光是天真而又愛嬌的，彷彿是說：“姐姐我是隨時等候着來幫助你呀！”然後又深深的注視着她。

宓君心中突然的一感觸，眼眶一酸，差一點兒，沒有流出淚來，她熱情的向前注視起來，覺得一切都模糊起來。

快要走進市區了，眼前的景物已經繁華了。她看了看街頭上走得熙熙攘攘的，她覺得別人都是快樂的，別人生活都有自己很好的常規，很好的樂趣……她後悔自己不該走到城裏來，還是鄉下安靜靜的過些人不知鬼不覺的日子該有多好……她後悔不該來，但又不好脫出口送她回去，於是自己就大大的感傷起來，覺得什麼人都是和自己疏遠的，都不能和她解決問題。

街道愈來愈繁華了，市聲已經嘈雜起來，車子的速率已經變慢，但是因為外面的景物繁多，好像反而加快了一樣。

忽然外面人影向外一散，車子嘎然的停止，嫫君帶着淺黃色麂皮手套的手，壓在車札上，回過頭來，問她姐姐：

“什麼事？”

宓君沒有回答，知道一定是壓死人了。便一聲不響的呆坐在那兒，腦子裏十分的昏眩。

嫫君把車門旋開，人聲嘈雜的在四面扯起。

宓君把頭縮在獐狍子大衣的裏面，偷着眼向外冷冷的看了一眼。

看見人行道上有一隻血蹟模糊的狗躺在那兒，狗的肚子還一上一下的忽顫，還有什麼東西冒着熱氣似的。

宓君不敢細看，便把頭轉到另外一邊去。

一個警察在趕散着看熱鬧的人。

八妹拍的一下，把車門關了，便用手推開車扎，車子悄悄的向前移動了，人向兩邊退開去。

在一個高大的建築物前停住了，八妹再將車子悄悄的開進弄堂之後，看門人便過來打開了車門。

宓君記起這兒就是嫫君的公館，宓君初到重慶就是在這兒住了的，大概住了六七天，才被八妹送到山上去的。

她一上樓梯口便看見有一個穿着淺茶色西裝的青年從樓上走下來。不能即刻上去，她們停在下面等他走出去。

看見那人，宓君眼前一亮，好像從前在那兒見過他，他手裏拿着一打樂譜，很從容的走下來。

八妹看見那人好像很熟的樣子，喊着：

“我們來了，你就走了，快不要走，陪我們到燕市酒家

吃飯去。”

那青年看了她們一眼，祇淡淡的說：

“我沒有工夫，明天再來。”

說着便走了。

宓君看了他走了，便問妹妹說：

“他是誰？”

“一個可笑的人……” 嫫君淡淡的答着，和姐姐一道上樓去，“他以爲我回來晚了，所以一生氣就走了……” 兩個人一道就上樓來了。

姐姐沒說什麼，坐在小沙發上，悄悄的坐着。

娘姨過來給她倒茶。

八小姐坐在梳妝鏡前攏頭髮，把髮型的圓筒筒重新弄得整齊些，然後回眸展笑道：

“姐姐，你一定高興了罷，我們又進城來了，姐姐我們還一道住在城裏好，玩玩吃吃也有個意思，……免得在山上……”

“你陪我吃飯去，有什麼音樂會嗎？”

“呀，吃完飯我們看‘紅粉金戈’去吧，新片子。”

宓君也隨便的在鏡子裏照了一下，便和妹妹出去吃飯。

去到了青年會燕市酒家，下了車，走進去，八小姐就對僮僮說：

“楊先生訂的座。”

僮倌認識她，便招呼：

“六號座。”

宓君忍不住問說：

“什麼楊先生？”說着縐着眉頭。

“是楊太太請你吃飯。”

“那麼，不早告訴我……”

“就是學校的楊紫雲，現在嫁也嫁給姓楊的……”

燕市酒家就祇這一個小房間最好，裏面已經坐了滿滿登登的人，看了宓君走來，楊太太就一陣風似的搶出來。

“呀，宓君，認識我不認識我了，恁的來到這麼久，連個照面也沒打，要不是我的情報靈通，我簡直還不曉得你來……恁樣了，你比在學校時，呀，漂亮極了，宓君，你真是……”

楊太太一條鰻魚似的纏着宓君拉着她的手，拉下她坐在自己的旁邊，然後又俏皮的端詳着她，看了半天，很正經的問：

“恁樣，有了理想的沒有？”

四座聽了都哈哈的大笑起了。

楊太太揚着兩手，像一隻小燕子似的喊着僮倌要酒。

“香檳，四川香檳酒，請你吃吃四川香檳酒。……恁樣，

你路上走得辛苦不？”

宓君點起來一支煙，隔着淡藍色的煙絲迷縫着眼向楊太太迷惘着看着，然後親昵的如若不勝似的對着她說：

“紫雲，我想起畢業考試完了，那夜，你對我講的話來……”然後用手向盤子裏磕煙灰。

楊太太笑得臉上都發赤起來，收了笑便說：“宓君，我真是想你呀，我是個直性人，不會表現，可是……我天天盼你出來。”楊太太眼睛急遽的溼潤了一下，又轉為美麗的笑聲，把臉兒俯下來說：“宓君，我看你瘦了，你到我家去住幾天吧，我那兒防空洞好。”

旁邊康小姐看着她們就喊：

“不要講戀愛哪……怎麼，讓你一個包辦了，我們要求合理的負擔！”

楊紫雲回過臉兒來，笑着說：“呀，該打該打，呀，這是康小姐，這是……”然後又俯在桌子上笑起來了。

宓君聽了，連忙站起，看看多半都是認識的，於是便走出來，陪着紫雲，一一看過，祇有楊紫雲的一個表妹，一個小姑子，從前不熟，由楊太太介紹了一下，談了幾句，又重新坐下，開始吃飯。

楊紫雲一面讓着別的人吃菜，一面和宓君細談：

“宓君哪，你在北平的生活自然是平靜而溫暖，還是東

交民巷的那所宅子吧，而我過的生活卻是緊張而且一刻也不能放下呀，但是，可愛的朋友太少了，我時時刻刻的記起你，也許你看我不起，但是你的（她把聲音放低；俯在宓君的耳朵底下）姐姐還是從前的姐姐呀，我一切都可以爲你設想的，我是一個不值得的友情，是隨呼隨到的……宓君，祇要你對我不生分，我是一切都沒有改變的，我是等待着你，我還是一直傻里傻氣的……”楊太太說完，伸出曼長的手臂把一隻長長的雕花的象牙煙嘴探出去，詭秘的向宓君笑了下，眼皮竭力的向下一抹搭，便有無限的感觸之流在她眼前掠過，於是她又輕倩的一笑，把那些都掩飾過了。又說：

“我是不能選擇我的生活的，我祇是被人天天拉着陪綁，但是我還有在學校時的精神，可以說，向你擔保，還是那時的紫雲……”她把頭揚起來向宓君講，臉上便紅了。“……你今天就搬到我那兒去住好不好……”

宓君開玩笑似的說着：

“你們那當着什麼委員的先生我還沒有見過，那不大好吧？”

“好，我陪着你開旅館去，我陪着你開旅館去！”紫雲故意的裝出野勁來，俏皮的罵着：“他媽的！”

她們的談話被一位李太太聽見了，便探過頭來加以嘲

笑：

“你陪着朋友去開旅館，要是你們楊先生也來了朋友了呢？”

“那隨他便，我是不管的！”

“要得嘞，要得嘞！”

紫雲勸大家吃菜，又對嫫君說：“你替我讓客……”話還未了，全桌子的人都哄聲的大笑起來，紫雲不解，忙問什麼事。

嫫君說：

“看你們這兩個傻子吧，我們已經叫了四個油泡肚了……等你敬我們的菜，我們早就餓死了。”

“什麼油泡肚，我們還沒吃着，再來一個，再來一個……”說完了又扭過頭來唧唧喳喳的談。

第五個油泡肚上來了，嫫君向大家擠擠眼，大家都抿着嘴，不讓笑出聲來，一齊發動，伸出箸箸來一下就搶光了，宓君本來看在眼裏也不作理會。

等他們又哄笑起來，紫雲才覺出來，才裝出生氣的樣兒，向他們嗔怪着：

“這簡直欺負我們，你們的肚子就這樣能吃，專門能吃油泡肚？”

康芝小姐大聲的反問：

“你是來請我們吃飯，是請我們挨罵來了？我們祇吃了你五盆油泡肚仁，你就吃不住了？你還要請你好朋友去開房間去，重慶的旅館三十塊錢一天哪，打聽打聽沒有？”

紫雲說：

“反正你說出花來，我也不上你的當了，再叫一盆，咱倆個自己吃，這回宓君，我們也不談話，一直看着他上來，我們再談，茶房，再來一個，再來一個，從這邊上呀，不從這邊上不付小賬……”說完了祇是匿笑，然後舉起杯子勸大家喝酒。“我們今天給七小姐洗塵，二則是學校就要開學了，祝康小姐登科及第，三則是吳小姐就要作新娘子，現在預賀一下……”

“表姐總沒有正經的……”

吳小姐康小姐都聯合起來向她進攻：

“你看她多會省錢，一使兩用，孔院長沒請你去當經濟部長，真是可惜……”

第六個油泡肚仁陪着一大盆紅燒桂魚上來了，紫雲站起身來，搶着盤子就放在宓君面前。

“咱們吃，什麼，你們有紅燒桂魚，椒鹽排骨，核桃饅，就儘夠的了，我們倆吃這一盆不算多餘。”於是就和宓君一路吃起來。

“對了，我們吃的都算多餘的了。”

紫雲不顧他們的諷刺，邊談着邊把那盆油泡肚吃得精光。

李太太過來對宓君說：

“李小姐晚上由我作東……請你消夜……”

宓君未便可否，祇是淡淡的呷了一口酒，任憑紫雲替她答應下來。

宓君是個熱情的人，她的熱情現在又被豪爽的紫雲給煽惑起來了，她真想去和她住在一道，這樣她的精神也被她照耀起來，但是繼而又想到紫雲已經是個結了婚的人，再和她這樣孩子氣的胡鬧，是萬萬不應該的，何況她的丈夫是什麼樣的氣質的人，自己根本不曉得，雖然看着紫雲的樣子，好像十分有把握似的，但是假如因此家庭中發生了什麼裂痕，將來豈不是對紫雲也不起，弄得反美不美了。而且讓她丈夫想我是什麼樣的一種人，要在社會上哄開，我剛剛來到重慶，給一些朋友聽了豈不是不好做人了。又想紫雲也許有了孩子了吧，那樣豈不更不便當，固然她說開旅館是假話，但是要真的住到她家裏去，一定要和她的丈夫敷衍半天，本來有的這點興致，也就完了……

紫雲看她痴了，便問：

“你想什麼？”

宓君沒當心她這一問，便從遐想裏喚回來，虛憊的一

笑，然後用眼睛深深的昵注着她。

紫雲熱切的拉過她的手來。

“來吧，我的小小妹妹，到我這兒來，一切都方便，沒有人會插進我們倆的範圍來的，你不要多心。”

宓君哀憐的一笑，說：

“過幾天好嗎？”

紫雲沒有回答她，祇是用眼睛逼住了看定她。

宓君放賴似的說：

“好姐姐。你饒了我這一次，過兩天我一定來的。”

紫雲生氣的回過頭來使性的便吃着菜，又尋別人去鬧酒。一面還嘮叨着。“不怪人家罵我無事忙，無中生有，可不都是嘔！”

宓君祇是笑。

紫雲找一個酒量大的，過去和那人已經飲了三個門杯，才又正式的一替一換的對飲起來，紫雲喝得醉了，直鬧得滿嘴說胡話。

宓君連忙叫了一大盆蜜清山落紅來給她吃，然後大家才散了去。

李太太親熱的過來和宓君說：

“晚上我約你到沙利文，我們初次見面，不好推辭的，同座的就是這些人，還有幾個太太，提起來都是熟識的，他

們都想看到你，我把名字都告訴楊太太……”

宓君連忙笑着說：

“隨便那一天吧，何必今天呢？”

“難得大家都會面了，沒有盡興是不好拆散的。”

胡裏胡塗的宓君扶着紫雲就走出來。

紫雲還嚷着：

“開房間去，我們開房間去！”

別的吃客都有趣的望着這一羣女人，謔笑起來。

第 三 章

在沙利文吃完晚飯，紫雲強死半活的把宓君拖在自家的車上，一定要她到她家裏去住幾天，白天她把房間都預備好了。宓君無奈，祇得罷了。

八小姐看了她們上車了，在玻璃窗子外面向姐姐說：

“明天我來接你。”然後吐吐舌頭。

紫雲把手一揚，車夫便開起車，把她們都拖在後邊了。

紫雲喝得酒氣薰薰的，情態有無限的嬌艷，她痴迷冶蕩的幾乎是倚俯在宓君的懷裏說些瘋話。她把皮大衣的紫銀狐的大領都擁落下去，伸着兩隻渾圓的臂膀，捉着宓君的手指，捏弄着，扭扯着，嘴裏一刻都不肯停。

宓君腦子沉沉的，非常渴睡，祇盼趕快到她家去就好。

她家是在觀音岩上邊，一進門有三四十級石台階，房子是建在崖坡上面，崖坡的邊沿都是一色的用白石砌成，院門上面裝着兩個大字：“蔭廬。”

車夫開到公館門口，把車門打開，紫雲招呼宓君下得車來，便循着石級一步一步的走上去。

娘姨把大衣接過來，紫雲便拉着她的手，臉兒像一朵紅雲似的，斜乜着蔭翳的大眼睛，光着兩條白白的膀臂，半偏

着臉，喊着：“來，來，我的小新娘子，你看我給你預備的新房子。”

紫雲領了她到一個小房間，門兒一拉開，便有一股暖都都的熱氣湧出來，使她的臉如同撲來一陣蒸氣似的，馬上就熱燒起來。

沙發是軟軟的，床舖也是軟軟的，厚絨的地氈踏在上面彷彿深陷下了似的。

屋子是呈着一種富貴氣的紅色，一個鼓脹篷籠的燈籠似的紅暈暈掛着，映照她倆就如兩隻豐腴的紅燭一樣，也都搖搖的燃燒起來了。

屋裏是暖馥馥的，朦朧朧的紅色燈光像潛沉在海水底下的探海燈似的，好像光線都不能直截的透露出來，而且纏繞着許多絲絡的水草，擁塞着許多透明色的肉黃的肥膜的水母，燈光又像是從個紅珠子裏流射出來，像是圍繞了一個珊瑚的透亮的紅色骨格的暈環……總之，宓君一走到這個屋子，就覺得一切都是洞紅，一切都是暖漉漉的熱作一團，她心裏很高興，又加紫雲飽滿的友情的歡笑，使她疲倦的心情極度的興奮起來，使她這十幾天的陰暗的情懷，都一掃而光，她現在幾乎有幾分歡躍了。她穿着薄薄的衣服，站得筆直，彷彿有許多事要作，許多話要說，許多的感情要表露，伊是容光煥發了，渾身一種飽滿之感，於是她愉快的把頭一

擺，就俯下身來，幫着紫雲來填着壁爐裏的柴炭。

火熊熊的燃得更大了，她高興極了。

她笑吟吟的坐下來，又站起來，看看紫雲一會兒忙了這個，一會兒忙了那個，又喚娘姨來取這個，又喚阿媽來弄那個，她一點也不覺得討厭，反而覺得這個屋子愈是紛亂，愈是忙迫，愈覺得好過似的。

紫雲剝着橘柑用手喂着她吃，然後說：

“這爐子裏要燒一點什麼才好呀。”

“燒栗子燒栗子！”宓君跳着脚打着地板咚咚的響。

“好，燒栗子，燒栗子，娘姨，買栗子去，買栗子去，要大的，要大的，還要買白果，要好的，就去就回來！”

紫雲回過身來，把火弄旺了，問宓君：

“你還不換起身上衣服來，多難過！”

“你的衣服我怎能穿！”

“那麼你穿睡衣好了。”

宓君站起來，把吊襪帶的扣子按開，絲線的襪筒，就像魚鱗似的脫落下來，露出白白的腿肚和腳踝，她用脚彈去了鞋，脚趾羞怯的怕冷的向下拘曲着，她立在一張豹皮上，把襪子團了一個球，順手就丟在地氈上。紫雲往那邊擲過來一雙拖鞋給她，她穿在脚上然後才解旗袍，祇穿一個淡淡的水母色的 vest 立在那兒。

紫雲輕俏的走過來涎着臉兒看着她，嬉皮笑臉的鬧：

“真是個妙人兒，我見了都要心動的，不知道那個有福的才配消受了去……”

宓君把睡衣搶過來披在身上，便說：

“你們這兒可以洗澡嗎？”

“我們這兒洗澡間是重慶第一家，好的很……”

娘姨送栗子來，紫雲就讓娘姨去燒水。

“你真是性急，我隨便問問你就是……”

“你還是在我這兒洗吧，要不然到外邊去洗，可不方便，這裏還有什麼叫家庭浴室，簡直糟糕得很……等一會兒我陪着你一道洗呀，我們弄栗子吃，我有鐵砂鍋子，劉媽，劉媽，拿鐵砂鍋子來。”

鐵砂鍋子拿來，她們倆個便在火上烤栗子，白果，邊烤着邊吃着。一棵栗子剝完了又滾落在火裏，宓君連忙用手去取，火太大了取不得，又急急的尋出火鉗子去夾，栗子已經熊熊的燒着起來。

“可惜了好肥一棵大栗子。”

宓君是完全爲一種真心的喜悅所捉住了。

紫雲把頭頂上的電燈閉了，祇留着一盞小座燈在亮着。這小座燈是全紅色的，裏面有三條金魚的影子，在遲鈍的旋着。彷彿都游在紅色的水裏一樣。

火光更大起來，映着她們有趣的照着，宓君的睡衣半裸着，她的白皙的皮膚上，都罩了一層苯菓色的薄暈，眼睛闊大了，睫眉蔭翳下來，有一種神秘而魅惑的味道，籠罩着她整個的臉型，她的兩腿細長，現在伸出在白銅的爐欄上，映着她的小腿肚上面，彷彿她的腿肚都亮了起來，在閃着亮光。順着她腿的圓度那兒便有着一道光緻緻的薄明白痕，隨着她的轉動改變地方：

烤了一會，宓君累了，便放賴起來把椅子輕輕的推開，跪在豹皮上玩着，紫雲拿了大鵝絨靠墊給他倚着。

宓君又拼命的吃白菜。

紫雲說：“你可不能吃太多呀，那東西涼得很。”

宓君一味的憨笑着，並不去聽她的話，又說：“我們在這兒煮咖啡好不好？”

“好呀！”

紫雲伸手就去找咖啡壺，一切都是現成的。

宓君仰着臉憨笑着向紫雲說：

“紫雲哪，你看你們的工作夠多緊張，你也給我找一些工作作罷，我從北方來的時候，我的野心有多大，我想我不會再受些感情的牽扯了，我要投到抗戰的洪流去，一切吃苦受餓我都不怕，祇要還我作個堂堂正正的人……我要作的，什麼事都可以作，祇要不是從前我所作的……過去什麼都

是可笑的，灰色的……我要改變的……紫雲……”

紫雲意識的看看她，一面和着咖啡……

紫雲意味深長的說：

“我的小妹妹，你可當心，現在是亂世男女，男人都和狗一樣，到處的講戀愛，一刻也停不了的。”

宓君嬌嗔的把一把栗子胡亂的丟在火叢裏，陰翳的眼簾障下來，倏的一聲不響。

紫雲知道了自己所答非所問的不對，便連忙過來道歉。她深知宓君不是個隨便的人，說到那兒就會做到那兒，而且是個感情特別誠敬的人，總是尊敬自己的感情的。她聽着一把的栗子在爐火裏迸迸拍拍爆裂起來，她就非常的後悔。就過來安慰她。

宓君還在溼潤的眼睛就笑了。

紫雲想了一下說：

“好的，要不然過幾天天一晴了，又來警報，你一個人住着多無聊……今天請你吃飯的李太太是兒童保育院的院長，你到她們院裏服務去，和窮孩子一道滾滾，倒是非常有意思的呢！你願意不？”

宓君聽了非常高興，就說：

“我總得有個去處呀，要不然我是多餘而來，多餘而去，活着豈不是個大笑話，明天你的老爺把你娶去了（謔到

這裏她忍俊不禁的笑起來)，八妹的先生也從香港來了，我一個人好不苦死，你們要把我安排個地方，你們也省事，假設我不依靠誰我就不依靠誰的。”

紫雲點起了一隻紙煙，慢吞吞的說：

“其實誰也要不了我去的，我可以天天陪着你玩，不過那樣不太好就是，現在這樣也是可以天天看見的，她們的保育院就在你住的那山上，你看多方便，你一面在那兒作事，仍可住在自己家裏，願意去就去一下，不願去也就罷了……”

“好極了，我的……” 宓君興奮的跳起來，攀着紫雲狠狠的親了一下。然後說：“我們洗澡去罷！”

“呀，我到忘記了，這娘姨都睡着了，忘記來叫。”

於是就推門喊娘姨。

紫雲在門口過頭來悄聲的對宓君講：

“她們一定是摸小牌兒玩呢，咱們倆偷着去洗去吧，等會兒把他們嚇一跳，四川的老媽子，頂沒有訓練，非這樣治他不可。”

“那麼咖啡呢？”

“等回來洗累了，再吃呀！”

“等等我……”

“哎呀，我還得把頭髮結起來。”

紫雲把頭髮用帶子結住，怕落下來。

兩個人便到隔壁去洗澡。

這間洗澡間確是很考究的，有一面用玻璃磚鑲嵌着的大鏡子，白瓷的浴盆蒸騰得水氣氤氳……旁邊火爐旺盛的燃着。

紫雲的肢體是豐腴的，她的肌肉緊湊而富於節奏，腿踝和臂都是充滿而渾圓，流射出一種光豔照人的快感，她的氣味是強烈的，四肢的律動，也富着堅強的魅力，她的肉體散布着一種緊迫的感覺，而她自己對這些都是漠然不較的，所以這種緊迫的力量更在這沉默中加強，使她的美麗更加灑上一種強烈的椒粉，她的無遮攔的肉體的光色幾乎是帶着辣味的。她也就是用這個來征服她的在社會上有着很高的地位的丈夫，使她不敢扭拂她的意識，雖然她對自己的美麗並無自覺而且並不加心的去鑑賞，但是在這方面，她卻是知道得很清楚，而且不輕輕放過。她一接觸了溫熱的水，皮膚就泛起一種紅粉，好像一觸就要淌出血液來。

宓君卻比她清秀，皮膚比她還要白嫩，像出水的蘑菇似的，帶着一種清香的油質，而且和紫雲那種少婦型的美質完全不同，她是什麼都不多的，肢體是平靜而羞怯的，缺乏一種誇張的氣息，而帶着一種淹流的顧盼的姿態，而且頂怕熱水，所以不能完全浸在水裏，祇是坐着，熱的水濺在她的身

上，她就輕輕的蹙着眉峯……

一個老媽子一推門，說：

“哎呀，都洗上了，我還去請呢……”

說着把頭回過去。

氣得紫雲祇是罵：“這混蛋，這混蛋！”

看着宓君不敢下來，又故意的撩潑起來熱水向她身上濺着……

洗完了澡，紫雲悄悄的貼在宓君的耳朵底下說：

“多麼漂亮呵，連我都愛上了……”

兩個人一路說笑着便跑到壁爐跟前偎着火吃咖啡。

宓君有點心跳，便把一條紅天鵝的沙發拉過火爐邊旁躺着。

紫雲拿過一條毛絨被給她蓋好，便說：

“我去一下就來。”

宓君知道她去見她丈夫去了，並不說什麼，祇點點頭，便閉着眼假寐起來。

紫雲去了一會兒，宓君祇聽一片笑語聲從窗外響進來，原來紫雲手裏抱着一個一兩歲的小孩子，顯然的那孩子還沒有睡醒，看了強烈的燈光哇的一聲就哭起來。

後邊跟着一羣娘姨老媽子都趁着這個機會，偷眼在看着絲絨沙發上坐着的客人。

“來，快看，叫七姑，七姑……叫，來，快看……小傻瓜……”

裸姆怕跌閃着，連忙把孩子半奪着就抱過去了。

宓君逗引了那孩子的憨憨的小臉一會，裸姆就抱着出去了，老媽子等也都退出，走到門外都唧唧喳喳的議論：

“那兒來了一位天仙，恁的太太從前沒提起過？”

“呀，真夠漂亮，那麼白白的，躺在紅色的沙發上面！”

一個又特別的小聲說：

“不是咱們老爺又新娶的小太太……”

老媽子都回到自己房間去議論紛紛了。

紫雲笑着問宓君？

“你知道我去幹什麼去了。”

宓君故意說：“不曉得！”

“我去看我們的老頭子去了，我告訴他來了客人不去睡了，他還問我是男客人是女客人，我說自然是男客人了，要不然我怎會招待得這樣熱心……”

看見老媽子進來舖床，紫雲就截住了笑語，變得稍稍正經，一忽兒問：

“你在裏邊睡，你在外邊睡，好，你在裏邊睡，劉媽把我的枕頭擺在外邊……”

宓君說：“我不該吃咖啡了。”

又說：“我今天又喝了酒。”

紫雲搶着說：

“這有什麼，說吃咖啡就睡不着覺，不要信她，那是鬼話，那都是內心的力量不足，內心力量要足的人，還會失眠的，我就從來不信這話……”

“不要罵人了，我昨天就失眠來着。”

紫雲撲哧一笑，然後說：

“那不要緊，吃點 Ovetine，而且，今天都多高興呵，還睡什麼……有什麼可睡的……你吃點 Ovetine ……”

紫雲去給她拿了來。

陪着她吃了。

人漸靜了，窗外響起空空的大響，發出一種巨大的爆烈聲音。

宓君問：

“這是什麼？”

紫雲說：

“這是炸防空洞，天天這樣的。”

“這聲音到很好聽……”

紫雲吃驚的看了她一眼，然後取笑的說：

“什麼，好聽得很？這真是一種浪漫情懷，在我聽了，真是討厭！”

“這聲音夠刺激的……”

宓君淡淡的說，好像在品味着什麼似的。

紫雲諷刺的笑了一下說：

“行的，你的興致還和從前一樣，你會作出一番轟轟烈烈的事蹟來的。”

“笑話，我沒工夫和你扯淡，我睏得很……”

宓君兀自一個爬了床上去，紫雲伸進手去在胸膛那兒悄悄的扯了一下，薄薄的襯裙便思思量量的膨脹起來。她本來翻身就想倒下，忽而彷彿突然聽見了什麼似的側耳聽着一些什麼，然後逗起眉頭，對紫雲問：

“樓上什麼人打鼾聲……”

紫雲聽了這問，笑得前仰後跌來，杯子都拿不穩了。

“還不是我們老板……”

宓君心裏想，真是虧得你。便說：

“你不討厭？”眼睛有點好奇的看住了她，想在言語之外，看出她真正的感情來。大凡未結婚的女人對於已婚的女人常常存着一種刺探的用心的。

“開初還不是聽了難過，慣了牛吼，我也睡得着呀！”

宓君聽了不由的可憐起來，想也難怪她呢。然後想自己處處驕情，一點兒也不讓人，憑空發現一封女朋友的來信，沒頭沒腦的便和路決絕，連給他一個分辯的機會都不給，他

的多麼熱烈的懺悔，含着眼淚的控訴都不要聽，沒有給他一點機會，就拋棄了他，自家是多麼不世故，幾乎是一種近於殘忍的感情支配着自己，一點都不能容忍，一刻都不肯勉強，路現在恐怕是要心碎了吧，他要痛苦的過這一生吧，都是我毀壞了他的（她想起自己有毀壞別人的力量她是驕傲的，但她裝着自己沒有感到這份兒驕傲），我是多麼可怕呀，我是多麼的對他不起呀……我是應該給他一個機會的……

紫雲毫不經意的說：

“明天你就可以看見我們的老板了……一個可笑的人……”

“一個可笑的人……”這幾個字記不得在那兒聽過，宓君忽然心中流過一陣悸痛，好像她的秘密被人揭穿了一樣，或者她的被蓋被人扯去了一樣，不由的全身拘曲在一團，經過了一分鐘以後，她才好了，心裏才平靜下去……而且勉強的抑止住自己不去想什麼。

“我們老板是個樂觀的，他說他的成功就是由於樂觀而得來的，我說不然，我說你的成功，就是因為你沒有信仰。他和我辯論，他說沒有信仰的是一定要失敗的，歷史上沒有前例，比如阿斗，阿斗這傢伙說：‘此間樂不思蜀矣’，足見他是隨遇而安，沒有堅定不拔的真理擺在他的眼前，所以他亡

了，失敗了。他說比如吳王夫差，臥薪嘗膽，一定要復國，他才成功了的。我說不然，有信仰的也可以失敗，不一定都成功的，像諸葛亮，岳飛，史可法……之流，都是有了信仰而失敗的，而一些沒有信仰的，像洪承疇，魏忠賢之類，在他個人講，他是成功了。他把我大罵一頓，說我侮辱了他，固然我舉的例子是不倫不類，不過據我觀察，他反正是沒有信仰……”紫雲邊說着邊爬上床來。“我是不怎樣善於辭令的，可是，我的觀察是一點兒也沒有錯的……我說你的成功就在你沒有信仰，不，他說我之成功是因為樂觀奮鬥，他始終是樂觀的……樂觀得有點令人無恥……”

宓君說：“我覺得你的老板說得對，沒有信仰的人一定失敗的。岳飛並沒有失敗，諸葛亮也沒有，你說他失敗，是不對的，相反的，你說那幾個倒失敗了……”宓君說到這裏是把自己列在有強烈的信仰這一面的。

“噫，你就認真，我知道他的話，也是對的，我不過是挖苦着他好玩罷了，他那人一生氣時，是頂可笑的，我就愛看他生氣的樣兒，和一個沒有防禦的豬，簡直是一模一樣。我一點也不可憐他，我就是會捉弄他，朋友都知道的，這一手我是頂有名了……我還是維持我的原則，兩性之間不會協調的，不是他來征服你，就是你來征服他，你要能征服他你也是痛快的，再不然就是他來征服你，你百依百從，也是快

樂的，就是那種小市民生活，今天和好，明天拉倒，我看不慣……”

紫雲跳起來光着腳到暖瓶去倒了一杯水，然後跳上床來，壓着鋼絲床發出吱吱的響，問着宓君：

“可是你們的事到底是怎麼一回子事呀，你沒有對我講……”

宓君聽了吱吱的笑着，這笑着的聲音傳達着這樣的意思：果然來了，居然來了。

宓君把頭忽歛一下用被矇住了，便說：

“不要問了，問他幹什麼……”

說着眼睛就溼潤起來了。

然後怕別人以爲自己改變了顏色，才蓋起被來，所以連忙將被扯開，兜着嘴唇有些自愛的向着她笑着，有幾分好像在端詳着她。

“過去的，統統消滅了，一切都成了記憶的，我想祇少三年我不會再落在感情的漩渦了。”

紫雲說：“這是很可笑的，這是不能簽訂合同的。”紫雲想了一下，又說：“你是不能像我這樣的灑脫的，你的真實的感情總是用虛偽的方法表示……”

彷彿是激動了宓君的真實感情一樣，她異樣的笑了一下說：“我像鐘擺，每天有規律的走着，但是我自己沒有

手，不能指示着時間，所以我是觀念的……”

紫雲似乎沒有聽懂她指着的是什麼，祇是說：

“對於不忠實的男人，就是這樣辦的，你的應付很恰當。本來據我想，路還是愛你的，不過因為你太高貴了，不好太隨便，所以他又找一個女朋友，來調濟他這種感情，恐怕還不止一個吧……”她用眼光問住她。

“嗯。”她勉強的答了她一下，很傷害了自己的自尊。

紫雲又轉了轉身，接着說：

“他不過把許多不能在你身上表現的感情或者要求，發洩在她的身上，那想到事機不巧，弄穿了西洋景，在你這邊瞞藏不住了，要不然，還不是一切都照舊下去嗎？他還是很紳士的哪，還是一個很正直的人哪……難道我把他說得太下流嗎？據我看我說的還嫌輕些，他們都是實利主義的，什麼戀愛，不過說說好聽就是了，人們都願意自己說謊自己還相信的……”

“我覺得你說的沒信仰的話，是很對的，路就是這樣的人，他是不能站住一個點就不放的，人大概喜歡和自己性格相反的人，我有時也嫌自己迂腐，沒他活潑，現在才覺得他這種活潑，簡直是最壞的一種道德，……他是使我受傷了的……”

外面炸防空洞的聲音空空的響着，還有深宵的柝聲柝

柝的震鳴，隔壁的鐘遙遙的響了兩下，小小的台燈已由紅色轉爲藍色，光線有些淡了，屋子的蔭影加大了。燈上的小魚現在迴轉在綠色的水藻裏了。

倘若是澈底不睡的時候，宓君是一過了夜十二點就特別精神的，所以紫雲的話提起了她談話的興頭，她正想好好的和她說下去，她等着她的回答，等了一會兒沒有，宓君就說：

“睡着了嗎？”

伊擡起半個頭來，看看紫雲可不是已經睡着了，把胳膊都揚在外面。宓君看了有幾分好笑，怎的談着談着就睡着了，她想取笑她，在她那微微翳張的鼻頭上捏她一把，但想她也累了，應該讓她好好睡了，於是就給她蓋了蓋被頭，翻過身來自己睡了。

外面炸防空洞的聲音，接串的響，使她簡直不能入睡。她想北平夜裏賣蘿蔔賽梨的聲音，賣硬面饅頭的聲音都沒有了，好像失去了幾分淒涼，又添了幾分興奮，她看了看屋子的四周，覺得這一夜過得很有意思，而且可以說是快樂的。她想明天我要第一個遇到什麼陌生的什麼，也就愛的，想着想着就像一個疲倦了的小孩子似的就睡着了。

第四章

宓君因爲夜裏睡得很遲很遲，所以差不多第二天都已午刻十二時了，她還在睡着。

她翻了個身，覺得市聲已經充滿了街頭，看看紫雲早已不見，知道不早了，便打算起來。

門外娘姨彷彿早在那兒窺伺動靜似的，這時進來打洗臉水，侍候她起床。

然後低聲對客人說：

“請小姐過來吃飯……”

“什麼晨光了？”宓君說着看自己的錶。

老媽子謙虛的說：

“差不多十二點了……”又加着說：“老爺辦公都回來了”

宓君一想所謂的吃飯一定是午飯無疑了，本來想不吃，但是一想，在人家不吃是不好的，便把頭髮隨便的攏一攏，隨着娘姨走出來。

宓君走在餐廳，看見當頭坐着個大胖子，她沒想到自己來得這樣突兀，連忙檢察自己有什麼衣冠不整的地方沒有……。

紫雲過來牽着她的手，向宓君介紹她的丈夫。

那大胖子站起來，握了手，請宓君坐了，又回來到原坐，彷彿椅子太高，又向上蹭了蹭，才坐到了椅子上面。

桌子面前是四個人，紫雲和大胖子各站一頭，宓君和大胖子的母親坐在對面，此外沒有別人。

一個黑色的大母貓，已經有了小貓在肚子裏。又大又胖，像個小豬似的跳在桌子上，嗚嗚的叫着。

大胖子把它攏在手裏，讓它下去，大母貓就落在地板上，挨在大胖子的毛腿上蹭着蹭着，蹭得夠了又跑到宓君的腿上蹭着……

大胖子看住宓君時總是笑迷迷的，很是歡喜。

宓君因為剛睡醒，還有點倦意朦朧，又加脂粉不施，頭髮也微微的有點蓬亂……自己想像出這種儀態，給人一種不高貴印象，自己不由得有幾分羞赧起來。

大胖子探聽得宓君是由香港飛來的，便問：

“李小姐喜歡坐飛機吧？”

宓君答說不喜歡。

大胖子就大罵起飛機來：

“這玩意簡直要不得，上回我飛到重慶，天氣大霧，飛機找不到飛機場，沒有辦法，祇有在天空旋，你說人難受不難受，好，碰到了個軍用飛機場，它就落下來了，剛停下，指揮

部的人說不成，這兒不能停郵航機，於是祇得飛起，又在天空盤了一點多鐘等霧消了，人纔落下來，你想想多難受……上回李廳長也是飛香港，正趕着燈火管制，找不到了，沒法落下來，又飛回昆明，你想想多難受，古語說：有路不通舟，現在時髦一點，應該說有路不登機，多難受，……”大胖子嘴在啃着一塊鷄腿，又唔裏唔吐的說：“紫雲，我的說法欠通嗎……多難受……”又用鷄腿指着紫雲對宓君講，好像獲得了真憑實據似的說：“她就最怕坐飛機，她！”

那貓祇等着大胖子手裏的雞骨頭丟到地下來，大胖子祇顧啃着，全不理會。貓兒就在他的粗腿上蹭來蹭去，蹭得夠了，又跑到宓君的腿上蹭着，宓君心裏真是煩死。

宓君吃了一口飯，覺得飯的味道很好，便說：“這兒米也這樣好吃……”

紫雲望着宓君笑着問：

“你猜這是什麼米？”

“好像蚌珠米似的……”

大胖子冷冷的接下了一句：“再對也沒有，李小姐眼力的確不差……”

大家都覺得突然。

紫雲狠狠的瞪了他一眼，就轉過頭去和宓君說：

“這還是你帶來的米哪，你還不知道哪……”

宓君不解，問是什麼意思。

紫雲說：

“爲什麼，這是八小姐送給我們的呢……”

宓君纔恍然大悟，不由的笑出聲來。

楊先生聽了這種笑聲，像聽了一曲好音樂似的，喜歡得手脚都癢，便說：

“李小姐是個唱歌天才吧？”

宓君聽了他這上下不接的問法，都有點莫名其妙似的，便淡淡的說：

“不懂音樂……”

“李小姐謙虛，一定會的，我就喜歡西洋歌劇，我在維也納時候，天天去看的，什麼風流寡婦，卡門，杜巴力夫人……我都去看，真要得……硬是要得……聽中國歌頂討厭，鏗擦一擦，鏗擦一擦多難受……我好比，你好比多難受……”

紫雲問：

“宓君，北平的戲還唱吧……”

“還在唱，尙小雲，雪豔琴最紅，捧的人最多，在北平無消遣，他們日本人開的音樂演奏會不作興去看……”

紫雲又急急的插進來問：

“日本人的音樂素養比中國普遍吧……”

宓君說：

“也不見得，都是小學程度罷了，什麼松原千嘉士，近衛元麿都去過……我都沒去聽，他們多半是作廣告，宣傳他們本店出品的，沒有什麼價值的……”

“余叔言唱過沒有？”

“沒有，我很喜歡他的歌……”

楊蔭生聽了宓君喜歡余叔言，連忙就接過來說：

“李小姐，喜歡余叔言唱中國歌，是的，硬是要得，硬是要得，我頂頂喜歡他唱的什麼，什麼……呵，呵，八大槌……我王佐，今夜晚……呵，‘邊式’得很……要得要得……李小姐喜歡聽那一段……”

宓君淡淡的說：“是的，那很好。”

就轉過臉來和紫雲談着飯，說：

“這米還是天津小站稻子，北平也沒有這個好，小站那兒大概有五六十畝田，能產這樣的米，除了這五六十畝田之外都不出……”

大胖子向下一跌，像要跌下椅子去似的，故作驚奇的喊道：

“有這等事，有這等事，李小姐在說謊吧？”於是回過頭來吩咐老媽子：“這米還有吧，給我留起來，不要煮了，給我留起來，拿到我的屋子裏邊去。”

宓君覺得無聊，便推說不吃了。

大胖子氣得直罵老媽子。

“李小姐，你再吃一盤銀耳粥，特意給您做的，這老媽子真混蛋，還不先上粥來，還不先上，混帳東西……”

宓君沒有吃，就退席了。

宓君從新洗了臉，化了裝，又和紫雲說笑了一會，辭出來去看八妹去。

紫雲一定要她晚上來睡，宓君沒有十分確定就走了。

走到八妹家裏，一進門時，下人就說：

“小姐上課呢！”

宓君剛想推門進去，祇聽裏面有着口角的聲音，連忙就停在那兒。

祇聽一個男人的聲音說：

“你們的生活這樣糜爛，慢慢的你的聲帶就要弄壞的，你一定又吃了酒。”

“全盤胡說，我這一禮拜也沒和人在外邊吃飯，我怎能喝酒呢？”

“這樣說都是假話……”

宓君連忙轉過身來，退到隔壁房間去坐，聽着不到一會兒，就有鋼琴琴鍵發出 D 的聲音，又是 F 高音的聲音。

是八妹練聲的音響。

她知道是音樂教師在那兒教她練聲。

宓君腦子有點疲倦，就跑到八妹的臥室裏，躺在床上休息。

她想着在紫雲家裏住得很好過，她又想到昨夜裏臨睡着之前，自己曾說過明天第一眼看見什麼陌生的就愛的，她第一眼看見的，應該是紫雲的丈夫那大塊頭，她想到這裏就笑起來了。她又想着紫雲的丈夫雖然醜陋，但紫雲的生活卻是美滿的，無怪乎她比從前胖了，她又想紫雲昨天和自己談着就睡着了，今天忘記俏皮俏皮她……又想起她那個顛預的樣子，確是一個知心的朋友……聽着隔壁練聲的聲音，她忽的又記起了什麼似的，她很想到隔壁去看看……她站起來，想了一會兒，不知怎的，又廢然的倒下了。

不一會八妹走來，看見她躺在床上，就吃驚的叫了起來。

“你什麼時候回來的……”

七小姐問她：

“你在作什麼呢？”

“練聲。”

“你一禮拜練幾次？”

“隔一天一次……”

“先生教的好不好……”

“教的到是好……不過人頂可笑了。”

“爲什麼呢？”

“連酒都不許喝，不許遲起，還不許失眠，你說可笑不可笑……”

“那不是很好嗎？”

“連家庭看護都不必請了，真討厭……”

“那爲什麼不換一個呢？”

“他教的好。”

“他人很呆板？”

“可笑極了，看那樣子，他還要愛你呢！真是……看那樣子，可笑極了……”

“他和誰學的？”

“他去法國去了七年，是在不魯塞爾學的，和 Madame 卡，卡呵……悌……”八妹說着打了個噴嚏，“怪不得，這火烤得我怪難受，七姐，你昨天睡得好嗎？紫雲那兒玩得怎樣，她的丈夫人滿好的，祇是胖些，待她才好呢，所以紫雲也就胖了，昨天式儉從香港來信，說他又長了五磅，我真擔心將來他也會變成一個小胖子……人要胖了脾氣可要變好了，可是樣子可怎樣也提不起興趣來……可笑極了。”

“紫雲說讓我去到兒童保育院去服務……我想也很好……”

“什麼？那一個兒童保育？”

“說是就在我們住的山上。”

“你怎能作得來呢，那孩子們都髒極了。”

“我想和小孩一道，是很有趣的……”

“那麼你打算去？”

“那兒院長就是李太太都是熟人，我想試試看……”

“今天晚上康小姐家裏開茶會，請我們去，七姐，你說去不去？呀，七姐，你看式儉在香港照的像片……”

八妹從懷裏取出一張照片來。

七小姐淡淡的看了一眼，就還給她。

“式儉說，明年春天他纔把我接到香港去玩，我說今年夏天就接我去吧，他說，不，一定得明年春天不可，我真不知道他是什麼想頭。他這個人總是扭手扭腳的。”

“我在香港，他請我到比羅士打酒店去吃酒，我看他還是從前那個樣子，不像老闆樣子。”

“他還不總是那個樣子嗎？”

“他不來重慶嗎？”

“他說祇少五六個月不會來的，可是誰知道呢，他這個人是說不定的。”

“我有些頭痛，你有加當嗎？”

“有的。”

八小姐去給她姐姐取藥，走過鏡子旁邊照了照，之後，

纔霍的一轉身，拿藥去。

七小姐突然的站起來，說：

“我要回山上去，我要回山上去。”

八小姐手正伸出去取藥，不解她爲什麼，這樣的興奮，便問：

“你頭痛的厲害嗎？”

宓君祇淡淡的說：“也沒有什麼！”又不言語了，平平靜靜的躺在那兒一動也不動。

縈君把手按在姐姐的頭頂說：

“你一定生病了。”

宓君直起頭來憤憤的說：

“胡說，我有什麼病……我內心平靜得很……”

不知爲什麼從她在紫雲家裏睡了一夜之後，她的心益發煩燥起來了，她想從此也不再到紫雲的家裏去。

自從她和路破裂之後，最使她痛苦的到是朋友總拿着另外一種更加小心的態度對着她，對她纔是拿另外一種眼光來看，總以爲她是可憐，破碎了，不要再碰她吧。愈是這樣就又愈碰到她的傷處。使她感到朋友的無聊、可憎，不能體貼她的痛苦。所以她寧願自己找到和自己不相干的人來相處，愈不認識的人愈好，離開親人愈遠愈好。她之匆匆忙忙的離開了北平，也是這個道理，她想離開自己久處的環境，到個

陌生的地方去。所以就選擇了重慶，在內地的青年，一提起重慶，都感到有一種火熱的感覺，像有着磁力似的吸引着。宓君也是無條件被吸引了來，但是，到這裏之後，她發現了自己是多餘的，她感到更大的孤獨，彷彿別人生存的目的，都不是她生存的似的。別人都有別人的溫暖，言笑，趣味，快樂，而她沒有，她有的是自傷自悼，和無言的煩燥。她處處感到痛苦，而她對於這些痛苦又是諱莫如深的，不願意人來提起它，所以她常常有着一種無謂的多心，人們看出這種多心，總是在她面前特別小心的，她就愈加不高興，情願到山林，曠野，或者沒有人的地方去走走……遠離自己熟習的一切，所以她極愛住在山上，但是山上又有一種噬人的岑寂，使她支持不住，使她沒法忍耐。

但是當着嫫君問她說：

“你一定要回山上去嗎？”

她就毫不遲疑的，幾乎有幾分賭氣的說：

“要去的。”

“姐姐，你還是和我住在一道，我們好好吃玩玩，在城裏玩厭了，再到山上去。”

宓君沒有回答什麼，便吃了一片加當。

正說之間，忽然老媽子進來報道，說：

“康小姐來了。”

七小姐點點頭，老媽子就退出去了引進客人。

康小姐穿着白色的猢猻子大衣，與昨天祇穿一件黑色的海豹絨的上衣迥乎不同，一進屋來滿臉是笑，手上帶着淡黃色的麂皮手套，腳上穿着淺栗子色的俄羅斯式的靴子，裏邊卻穿着四川土布做的厚敦敦的布棉袍，所以坐在那兒腰部以下就疊起三道折紋，益發顯得渾圓肥胖。

康小姐一進門就說：

“來請你們來了。”

坐在椅子上就嘖哩哇啦的講起來——

“今天的聚會一定有趣，是我嫂子親自燒的菜，有趣極了，什麼都是整的，整雞、整鴨、整魚、白菜也是整的、菠菜是整的、芹菜也是整的、蘿蔔也是整的……”

“那恁能吃呢？”

“鷄也是整的，鵝也是整的，還有一個小整豬，真是有趣極了，總之，都是整的，而且今天的客人都到，都是社會名流，王夫人，馮夫人都到，你知道杜老板的太太什麼宴會都不參加的，今天也來了，蘇大小姐，二小姐都來，真是繁華極了，媽媽說，我還有幾天就到學校去了，所以今天請大家好好玩玩，請你們一定去，媽媽說有一位客人請不到，便罰我少吃一樣菜，你們可憐可憐我，可不要拿我來做耍呀……七姐，七姐，你是遠來的，你是貴客，七姐，你得一定去的……”

康小姐的眼睛快活的看住宓君。

宓君淡淡的回答：

“你問八妹，我可是頭痛了，方纔吃了藥的。”

“呀，那是流行性感冒吧，到這裏是必經的過程，不感冒是不夠資格的……過兩天就會好了的，七姐，你要是等下好了一定去，我們一道玩，多麼能玩到一塊兒……而且，總之，七姐你一定去的……”

“好的，我也許去，謝謝你……”

“我還要到十一個地方去請客，媽媽說，年青的人剛剛學着作主人，必須得登門親請……呀，我去了，請你們一定光臨……”

“宓君看着康小姐走出去，便說：

“我去看紫雲去。”

八小姐剛想問：“你不是一定要上山去嗎？”但沒好說出口。

“你不要等我。”說着就走了。

葵君奇怪的在望着她的背影，想着她一定生了病。說着便叫下人打水，在鏡子面前化起裝來。隨手旋開了收音機，屋裏便響起繁華的歌聲，比宓君在房間時彷彿人還要多一般。

八小姐化完了裝，提起手袋，打開來檢察裏邊的東西，

化裝用具，零角子，零用錢數，看看都停當了，便下樓出門去了。

她開了車子到冠生園看看有沒有什麼熟人，一進門便看見宓君一個人坐在那兒默默的在喝茶。

她本想到跟前去招呼她，但生怕她因此生了煩惱，便沒有讓她看見，就退了出來。

沒想到後邊跑過來一個女人，輕輕的扯住她，說：

“嫫君，今天康小姐那兒晚會你去不去？”

嫫君回頭一看是竺麗葉小姐，便友誼的笑着說：“呀，是你？”

竺小姐又說：

“我看有一個女人單獨坐着喝茶，很像你七姐，我看樣子太壯嚴了，沒敢過去找招呼……”

“是她嗎？”

“一定是的，我們一道去看看。”

“車上有人等着我，我……”

“誰等着你，連你姐姐都不看，你們先生回來了嗎？”

“真的是我七姐？”

“大概是，我們去看看去。”

於是她們走到吃茶的地方，見到宓君，宓君看也沒有看她的妹妹，祇是和竺小姐周旋了一通，就辭出來，和八妹無

言的上了車，任着她載到隨便什麼地方去了。

而且晚上也赴了晚會，和嫫君一同唱了一個曲子，夜裏又復接受了紫雲的約請，在她家庭睡的。

第二天，是大胖子楊蔭生請他吃姑姑宴，又邀她逛李家花園。

第 五 章

這回宓君回到山上，不知爲什麼依然是煩燥的，依然帶着頹唐的情緒，沉迷的回來了，覺得一切都不合己意，一切都是充滿了灰暗和感傷。

面對着中華民族偉大的解放的戰爭，伊的感情是壯嚴的，伊很想做一個有用的公民，供獻出自己的服務的熱情，伊的教育，伊的情操，都使她有着這種憧憬。但是她能加入到什麼地方去呢？這是很成問題的，她本來要求紫雲給她找事作。……紫雲還記得她自己說過要到兒童保育院去作事，這是紫雲分明還記得，但是宓君卻早已忘了。所以紫雲便不再提起，以爲她也不過是說說好玩罷了。

宓君確乎是把那個忘了，她是牢牢的記住自己，記住自己不可排遣的心懷。

彷彿她是擔負了人類祕密的不幸而來的，別人都不能理解這祕密，所以永遠是不能相懂的，不能講通的。彷彿她是比別人多着一點什麼，又少着一點什麼，總之，是不能和別人相同。但是擔負着這種命運是她不情願的，她願意別人把她看成和任何人都不同，但那種不同卻不是這種不同，那種不同彷彿人們對她都是有利的，阿諛的，豔羨的，人們都

是以她爲中心，以她爲轉移的，她是可以指使一切的，她是海王星，而別人是圍繞着這星光的暈環。現在這與人之不同是兩樣的，是別人以個人爲中心來觀察她的，並不是用她來改變自己，而是想以自己來改變她。受着這種待承，還是第一次，這使她毛骨聳然的，這個使她動搖了自己，使自己簡直逼入了發狂似的途徑。如同一個光明的燈塔，夜間的航船，都以它爲方向，都向它來駛進，而現在它依然在屹立着，亮着，而舟人漁子都沒有看見它，突的向別的方向駛去，這使它感到一種頓然的寂寞，這種寂寞是蝕心的，刺痛的，不可忍受的。

所以她從城裏一上山，第一個接見她的不是程媽，也不是老王，而是固有的寂寞。

雖說住在自己妹妹家，但因爲各自年紀都大了，妹妹又是已婚的人，自然的在情感上就顯得分散，生疎了。這都是非宓君始料所及的。

她從小是在姊妹行裏最受恩寵的一個，因爲她的美麗端莊贏得了父母的信心，覺得她是她家族的花朵，能够裝璜李家門楣的，第一個自然是大兒子德生，第二個就是這大排行七小姐宓君。

後來大哥德生在法國騎馬跌死了，宓君在家庭的寵愛便提陞做第一位，比她的哥哥弟弟都顯赫，彷彿他們男性的

光彩都暗淡了，家族戚友寅誼的寵愛都集注在一身。

所以養成宓君的情操是貴族而高傲的，而且是對人生祇憑着一時的熱情去理解的，她把一己一時的感情，就看成是人生的全部，而不耐煩再去思索一下，認為那些都是瑣碎的，微末而不足道的。

她的父親是安福系的重臣，曾做過北京的道尹，是儒林碩宿，曾自印過思過堂文集，交遊遍天下，現在在位的大官員，有許多都是出自他的門庭的，老太爺晚年倦游，就在北平東交民巷買屋以居，息影舊京，不再出來了，老太爺子女很多，大少爺是自己最鍾愛的，跌馬死了，老太爺認為是自己德行有虧，禍及子孫的，故而愈發加強閉門思過這一信念，將世事置之度外，簡直不聞不問了，祇巴望着子女觀成，能垂裕於後，就行了。

他的二兒子在美國學製造汽車，三小姐在德國學醫，回來任協合醫院的主任大夫，四兒子在哈佛讀經濟，回來是商業儲蓄銀行的襄理……宓君列在這一枝的小排行上應該是行五……本來是預備送到德國去學音樂去，但是因為父母不願她遠離身旁，一刻也離不開，所以不放她出去，她因為在家無事可做，就未免的要看些歐美小說之類的，所以在大學就讀了英文系……伊讀的都是司各脫、哥德、白朗寧、法朗士……的作品，魔笛、迷娘、彼得潘、仙右、威廉退爾、撒克

遜英雄略、青鳥、暴風雨、埃及之夜、格利佛遊記、金銀島、斯賓塞爾、列那狐的故事、克利奧派特拉、雙城故事……小芳黛、恐怖時代、毆貞尼；戈朗代、曼農、萊斯戈、茶花女遺事……李迫大夢、塊肉餘生記、魔王、魯濱遜、織工、可欽佩的克萊頓、造謠學校、浮華世界、偽君子……這些書，伊喜歡讀的是這些書，而頂喜歡讀的是艾萬豪、羅濱漢、雙城記……這些書，頂不喜歡的是愛倫堡的書，是雨果的書，前者她嫌它顫慄，跳動，後者她嫌它平穩，嚕噓……

不過這些意見她從來沒有對人提起過，甚至對她的教師她也沒說過，她的畢業論文是譚尼生的音律美，是在她的主任教師指導之下完成的，她在舉行畢業禮那天，穿着黑色的學士服，帶着方帽子，第一個從老校長手裏領到文憑的，這儀式是在她的親友父母的眼前舉行的，父親那天穿着天藍色大袍，古銅色庫緞馬褂，被學校聘為家長代表人而講演的，這是父親自從她入大學之後從來沒有過的事。

這一天晚上父親請她在東興樓吃飯，父親還親自到六國飯店去買了白蘭地來，買的都是小瓶子的，每個人面前都放着一小瓶。

宓君那天得到的文憑祇是一個畢業證書的筒兒，裏邊的文憑其實是沒有的，因為正式的證書，教育部還沒有發下來……等來了再補領。

宓君念完了學程，預備去到英國去讀學位，但是七七事變一起，父親不肯讓她遠離，她就祇好呆下來的，這期間她就認識了路。

在大學畢業那年她是二十一歲，在這之前她沒有和男人談過愛情，她對男人一向是很自然很無拘束的，好像是一種人類天然的禮貌，她沒有意識到那個人將來是她的丈夫。她覺得男人也不特別追逐她似的。

其實是有很多的富有的有錢的青年，是默默的迷戀着她，偷偷到照相館裏把她的相片買來，貼在自己的相片簿上，以宣傳在她這兒取得了友誼為榮的。

她每天打打網球，看看電影，隨便翻翻小說就過去了。她很願意看巴金的小說，但問她好在那裏，她就淡淡的一笑，就算數了的。

宓君從小就被祖父祖母寵愛的，祖父總說她的八字好，將來一定會得到厚福的，這個被寵愛的傳統一直流傳下來，母親喜愛她的美麗，父親喜歡她的端莊，親戚朋友都在不知不覺之中，對她存在着一種內心的贊嘆。

她從小孩子起就是住在一間自己的屋子裏，她有自己親隨的跟媽，有自己心愛的玩具，有自己特備的零食櫃，有自己管理的書櫃，有自己的樟木衣箱，有自己的生活習慣。她有自己的小餐廳，在節日可以隨自己的意思來請小朋

友吃茶。她有自已的游藝室，在陰雨天或者刮風天，她就一個人在屋子裏玩。那裏有許多大型的積木，大幅的 puzzle，精緻的洋囡囡，她都不顧一顧，祇是在砂池裏堆着古代的碉堡，或者是海邊的奇特的建築。她常常玩着這同一的把戲，久久不倦，有時玩得累了，她就對着那古堡呆呆的痴想起來，好像看見了那拱形的門裏有穿着紅衣的騎士穿過。

她的小學是在聖瑪麗小學念書的，所以她很小的時候，胸前就掛着一個赤金的十字架。一直到她上高中二年級的那年，纔由她自己摘下來保存在一個錦製的小匣裏，也不是爲了什麼特殊的虔感，而是因爲這個十字架，是她帶在自己胸前差不多十年了，所以她不能隨便的把她棄置的，她輕輕的用手尖打開了那隻小匣，然後小小心心的把它放在裏面擱了香料了的棉花上，然後在那邊又加了一層錦緞，看了一下，沒有什麼欠缺了，纔慎重的把小匣放在櫃子冷落的一角裏，從此不再開它。

她很喜歡看電影，在從前她最喜歡德國烏發公司的出品，有一張講安太卡·雷森的故事的，給她一種永遠不可消磨的印象，還有帕不斯特導演的伏虎美人也給她一種強烈謎似的記憶，久久不能忘去，還有夏里亞賓主演的唐·吉訶德先生……女的她喜歡碧麗·杜夫，琵琶黛妮，喬丹，安娜斯坦，安娜貝拉……她在報上看到喬丹窮困自殺，她有幾天

都祕密的在不高興，聽到安娜斯坦死了，也是很難過的，男明星她喜歡路易斯東，李昂，亞李士，柯爾門，羅勃·杜諾，保羅摩尼……

她對什麼好的，便說：“這是很好的！”對於不好的，祇說：“這不大好。”其餘的意見便不言語了。而她對於這好壞又是看得很分明的，所以父親批評她，就說：“她眼光敏銳而意見含蓄！”

所以她對什麼後來就養成一個習慣，都是冷靜的愛着，而後來做到冷靜的捨棄。她對這個捨棄向來不出怨言的，不管心靈含着何等熱烈的悸痛，她也是不提出控訴。而且也不走回頭路，任着它下去。

她這種作為使別人認為她是個很強的人，使別人都尊敬她，不敢稍存侵犯她的念頭，對她含有一種臣服之感。

很小的小孩子時起，她要是打碎了自己心愛的東西，她祇是囑咐下人輕輕的把它拿出去，這輕輕的兩個字是表示她對於這已碎的東西的眷愛與惋惜，而在內心仍藏密着一種尊敬的。而從此她便不再向別人訴說她的痛苦，偶而花前月下使她想起這些事情，她就喚起一絲淡淡的笑痕，就過去了。

她的學齡是很早的，她二十一歲那年在大學畢業，所以她在學校的時候沒有和那個男同學發生過特別友情。中國

沒有爲子女而設的優雅的社交，所以在大學的生活，就混合了這社交的場合，但是這些都與宓君無關。

宓君家庭是開明的，親誼往還都很多，但是也沒有誰會喚起過她的感情來的。許多的僑儻少年都以拜訪世伯請益聆教爲詞，到老太爺這兒獻殷勤，出入李府之門，其實是別有作用的，但是到宓君面前都是打不開的，都是心勞日拙的。

宓君是以貞靜博得父母的疼愛，而又以冷豔之名傳播於紈袴之間，而宓君自己對這些都是不考慮的，根本對於這個她就不知曉。有的人說這是她天性的驕情，宓君聽了也就付以淡淡的一笑。

有一個姑姑說：“這孩子的命運是開始在這淡淡的一笑中，也結束在這淡淡的一笑中的。”但這些話她根本沒有聽見。

她畢了業那年，在北海冰場划冰，那一年北平的雪很大，冰結得很厚。

她穿着一身純白的毛衣，和白色薄毛絨裙，全身祇有她的陰翳的大眼是黑色的，她圍着白色的頭巾，把頭髮也遮在裏面，圍巾的兩個角，在她的圓滑的旋舞的時侯，像兩個翼翅似的在風裏飄着，顫動的抖動出一種銀色的韻律。

她是喜歡嚴寒和冰雪的，她任憑自己在冷風裏吹。

北海的冰場不算好，而且風很大，但是人不太多，所以她喜歡。

她常常在雙虹榭那兒玩，直到天很晚了，纔回到家裏。

有一次她看見一個人滑的特別好，這很使她驚奇。那人的動作敏捷得很，好像是在和冰撲跌一樣。

那個人用外刃接裏刃，又用裏刃接着外刃在冰上做出種種的姿式。

他的技術的純熟超過自己好多倍。

她是最喜歡滑冰的，所以非常高興，深願自己將來也能玩得那樣就好。

於是她就說：

“你帶着我跑好嗎？”

那年青的人就帶着她在冰上滑出種種的軌道，做出種種的花紋。

宓君覺得高興了。

滑了幾圈，宓君換了鞋，就走了。

出得園門，年青的滑冰家，看見她坐着自備的小汽車走，就大大的癡了，立在那兒久久不語。

這個青年就是路，是商業儲蓄銀行總經理路作民的三兒子。路作民和李家老太爺原是世交的。

路是乖覺而且聰明的，他的向宓君獻殷勤的策略，是第

一，決不妨礙她，第二適可而止。

他在表面上裝得很純靜的。

他總是在她面前顯得既不誇張，也不謙虛，他的好處是不亢不卑。

他是個很倜儻的青年，說話的聲音很亮，但不嘈鬧，語句用得很含蓄，但人聽了一會就會浮出一種諷刺的微笑的。

他的手是蘊藉而潑辣，他要是在抱住了什麼，總使所抱着的感到安慰和刺激，他常常願意撫摩着貓狗，貓兒和狗兒在這小主人的手裏是馴順的，而且發出呵鳴呵鳴的叫聲，於是他輕輕的用腳踢了一下，貓兒纔呼叫着走了。於是他把手放在衣袋裏變得很嚴肅了。

他的態度是很嚴肅的，並不可笑。

但路和他另外一羣朋友相遇的時候卻是很隨便的。這一羣朋友的特色，是都一致的招呼他做“路路。”

這一羣朋友是祕密的，他的家庭固然不知，就是他的兄弟也都不能詳細的。

這些朋友可以帶他到落子館的後台去玩。收集奇異的畫片給他看。教給他打回力球，他們組織一個叫 Rex 業餘回力球隊，有時常到天津意國租界去表演。

這一羣朋友都叫他“路路。”

路的長處就是什麼都做到恰到好處，他穿的衣服都是

最好的料子，樣子既不新奇又是隨着時尚的。他的鞋子都是惠羅公司的出品。他以為中國人對於帽子和鞋都不考究，所以他對這兩樣東西就特別考究起來。

路的議論是不亢不卑，既不乖僻，也不嚙嚙，聽來非常入耳，就是反對他的人也要為他的聲音和態度而首肯的。

他不刺探別人的隱密，他的內心平靜得很，也不怕別人刺探他的，他的態度可以說是落落大方。

他的趣味也許和宓君不大相投，但是那些趣味他都是選擇她永遠不去的地方去發揮的，使宓君很難於看見，這樣他們的意見便不會相去太遠，因為他是很尊重她的。

比如他有時到落子館的下處去玩玩，其實是和他的年齡不相稱的，但他並不是在那兒弄得不可開交，然後弄得滿城風雨，不，他是很知道分寸的，他做得恰到好處。

他是那樣年少，而又熱情得很，而能做到這樣精審的地方，使常常陪着他去玩的饕餮們，都大大的驚奇起來，說是和他的年齡不相稱的。

他聽了之後，祇是聳聳肩膀就算完了。

他的胡鬧的朋友，由此對他特別敬重，而對他不向外宣揚，守着絕對的祕密。

大概一個人要是不為他的壞伙伴佩服，則他的夥伴就要以他的名譽向外宣傳了。要是一個人被他的壞伙伴所佩

服，那樣，他在社會上仍可做個正人君子。

路的名譽一向是很好的，李老太爺對他很好，認為是十分難得的青年，覺得他的做人非常的合於拍節。

所以路的進攻，有時勿寧說是向李老太爺的進攻，他很曉得攻城爲下，攻心爲上的策略。

他是尊重宓君的，而且從不把受她賤視的舉措在她面前表現出來。

他的感覺是很複雜的，但他可以和着他的朋友在些祕密的地方把它消遣了的。

他有許多不敢向宓君發洩的情操，他都找着一些奇怪的女人，懂得風情的女人來供他表演一番。這樣的女朋友他是很多的。

他把這些經驗，有時像一個奇蹟似的，表現在她之前，好像無意之中，他發現了的似的，宓君有時也是很願意接受的。好像正在郊外騎着一匹很好看的馬，忽然的不知爲什麼，突的在塵下奔馳起來，把她帶到遙遠之境，這一來雖然是把她嚇着了，卻另外給她一種希奇的喜悅。而這種喜悅比沒有得到這段奔馳之先的，還要多。

路看穿了這一點，有時也會把從下流女人那兒得來的新奇的玩意兒更多些貢獻給他的女王的前面。而使她得到大的歡愛的。

所以路總選着一個最好的時候，再好沒有的當兒把他們的愛情弄得刺激，而且常常翻着新的花樣。

宓君雖然有時要斥責這些奇異的舉動，但心裏是喜歡的，這個路路知道得清楚。

路的下流癖性在宓君的面前是零星表演的，好像顯示了一下，又收起來的，這樣可以使宓君在他身上發現了無窮的祕密，無限的珍奇。

他很清楚宓君還是一個女孩，在這方面還不是他的對手。

但路在宓君身上所得到的比在別的奇異的女人身上得到的多。

幾乎是一種戰慄的趣味發自她香馥馥的肢體，這是永遠使路享受不盡的。

而這一點的是使他特別珍視宓君的。

他每次對宓君說謊的時候，幾乎都做到了藝術的地步。

他有一種技巧，可以使向他發怒的人忍俊不禁的。

他可以使責備他的人自己洩了氣憤。

比如有時宓君埋怨他，說：

“路是不好的……”

他就說：

“我是好的。”

“不見得……”

“確實是好的。”

“……………”

“路是好的。”

“怎樣好呢？”

於是路舉起一隻手來，從拇指向下按起，一直接下了小指，說：

“這也是好的，這也是好的，這也是好的……”

然後加着說：

“這都是好的。”

“就那樣不好呢？”

然後路用眼看住她猩紅的小口，欲言又止，然後俯在她的耳朵底下，輕拂的說：

“就這樣不好……”

……………

路表演到這裏就告辭了，說出一大篇正經的事情，比如也要到秀鶴齋去買羅曼羅蘭作的‘悲多芬傳’去啦，比如他的明天要讀的‘悲慘世界’今天還未讀呀，比如他的新製的西裝明天試樣子，比如在歐美同學會歡迎一個新回國的老同學，比如到長春飯店去會一個父親的老朋友之類……總之都是正事，所以就辭出去了。

路的聰明和機智是費了多少本錢纔培養出來的，雖然不能確定的說出，但是路卻是以這個暗暗歡喜的。

路常常對自己說：

“沒有我這特殊的環境，是沒有我這份機智的。”

就如哥德如沒有那多的光明和幸運，也就沒有那燦爛的文學一樣。悲多汶就是從小生長在那音樂的環境之中。托爾斯泰有着伯爵的勳位纔能有觀察整個俄國的便利。……

他自己也是這特殊裏的一個。

他也知道自己不過是小才微善之流，他是並不狂悖的，不過他認為這小才微善之後，卻須得有一個齊梁錦繡的生活在那兒支持着，他覺得這就非別人所能作到的。

所以他的性格常常是謙虛而又自負。

路在李府上已經成了青春的嬌客，處處受人歡迎的。

尤其是李老太爺覺得這個青年十分的富於朝氣，非常矜喜。又加和他父親是世交，所以對他都是另眼相看。

路出入在他家，真是得意洋洋，雖然沒有在法律上取得未婚夫的地位，但是在老媽子看門的男下人的眼中，其實已經是乘龍妙選東床快婿了。

所以每當路一走進李家的內廳。

老媽子一接待他的時候，就說：

“小姐在花園裏打網球呢。”

或者是：

“七小姐在打彈子呢。”

或者是：

“小姐在老太爺房裏說話兒。”

或者是：

“小姐和八小姐騎車在門口去買東西，就回來了。”

老媽子總是預報了小姐的消息，而這時路就低聲的問：

“老太爺高興不高興？”

“老太爺很高興，早起還要一盤杏仁粥吃了呢。”

於是路就先到老太爺的房子去鬼混了半天，纔去找小姐。

如要是老媽子報告老太爺不高興了，她就向老媽子擠擠眼，打着口哨逕直到七小姐的房間去了。

李家的老太爺最喜歡吃蜜餞紅棗，而路家的廚子是做蜜餞紅棗的拿手，所以路到他家裏來總是帶蜜餞紅棗的，差不多還是熱的，所以老太爺非常喜歡。

路有個朋友住在山東，路就託他寄來山東的芽棗來。

送到老太爺面前，果然非常喜歡。

於是路就經常的托那個朋友給他寄。

而每次送到李家老太爺的面前的時候，就說是朋友帶來的。

又說是一家熟識的南貨店給捎來的。

路之對於老太爺之奉命維謹，是比對宓君有過之無不及的，但這個祇有路一個人曉得，而別人是不知道的。

老太爺是很服膺曾文正公之爲人的，在談吐之間常常引用曾文正公的詞句，所以路就在家裏祕密的購買了曾文正公家書，曾文正公語錄，求闕齋日記……很用心的翻閱。

這個連宓君也不曉得，而那一羣喚他作‘路路’的最親近的朋友也不曉得。

路送給老太爺的禮物之外還常常在‘廠甸’‘海王村’之類買些假的或無用的小古董，故意說這是元朝的，那是唐朝的，逗引李家老太爺笑個大半日。

路送給舞女或是落子館的歌女的東西很多，而且都是很珍貴的，代價也都很多。但送給宓君的東西卻很少，而且除了一樣東西之外，可以說什麼都不送。

就是每天早起都送給宓君一束花。

這花多半是山茶花，尤其是白山茶。

這是她送給宓君最珍貴的禮物。

路很有商業天才，所以他父親就讓他入商學院學銀行學……

他和宓君的感情進行是很順利的，社會人士都看他倆是天生佳偶兩小無猜的。

他們的感情維持了一年半，可以說與日俱進，他們的父母都同意他們一同到美國去了，想在他們出國的前一天舉行訂婚儀式。

可是事有不巧，正在他們幾個月就要雙雙出洋之際，忽然有一天路帶了一本魯迅的‘徬徨’在李府，臨行時忘記帶了走，宓君拿過來想看一看。

剛翻開了裏頁，就有一個字條落在地上，宓君拾起來一看，那上面寫着：

你個狠心短命的，沒得閒祇哄着我滴流流的轉，不想你還有一手；家裏養着一個小白菜，也未見得端的出色，那天我在來今雨軒見過的可不是她，也不過是中流副兒，單夾着那張么條也未得便和，如今你自摸來的九索不要，偏抱着一顆白板窮嚼，算不什麼英雄好漢子，如今晚我央求張爺知書於你，今夜裏待再不來呀，從今不要再理我！

灑湘館

宓君看了一遍不懂，便放在那兒算了，仍舊看書。

她把吉光屯那篇小說看完了，去吃午飯，吃完飯隨手又翻了一下‘徬徨’，她記起了那信，又看了一遍，突的感到有些蹊蹺，立刻心便跳起來了。

這時她不敢細想，丟了書便跑到花園裏去了。

回來時，她便跑到父親的懷裏大哭起來。

弄得父親莫明其妙，請過母親來問，宓君祇是大哭不語。

母親跑到她的房間東翻西找，又到花園去查對了半天，全無結果。

幸喜宓君貼身的女僕乖覺。報告主人說：

“小姐是看了一本書看哭的，……莫不是裏面古往今來的事，看得悲了。”

母親罵了她多嘴，祇說：

“快把書拿來看，什麼人寫些混書害人！”

父親想這也許是的，大概一個生在錦衣紈袴之鄉，嬌寵痴慣了的孩兒，常常會有一種痴病的，比如啼笑無常……忽悲忽喜，又喜作出些乖僻勾當，常願模仿市井流言，人家不過順便說說，到他這兒便會認真起來，比如什麼‘千場縱博家仍富，幾次報仇身不死’‘長劍一杯酒，高樓萬里心’‘自古英雄愛良馬，從來美人屬英雄’‘兩手打開生死路，一刀斬斷是非根’‘娶妻當如宋之子，生子當如孫仲謀’‘大地有泉皆化酒，長林無樹不搖錢’都是庸俗透頂了的，但是一羣血氣方剛的子弟，卻都未免趨之若鶩的……那麼難免自己的女兒也是看了這些稗官小說之流……受了感觸也失常起來……

於是一聲令下讓把那本書找出來……

老人家自己發現了那信之後，纔算真象大白……

從此宓君發熱，嚙語，一直大病了半年……

路路聽了這場風波，早已心涼了半截，那敢再來取書，祇悔自己做事不祕，沒想洋溝裏會翻船的——失敗在一張無所謂的破信上，又落了俗套——不過頂可恨的是張僧如這傢伙故意賣弄文才，模仿着些頂醜惡的話語來給自己寫信，其實瀟湘的文筆也很好的，市上流行的新文學她都看過，要是她自己寫來的，風呀月呀的……倒也好了，還可掩飾過去，對老太爺講說這是出自閨秀之筆，如今分明是祇剩下了最壞最壞的一條路……一切都不能挽回……算完了……所以沒辦法，他祇好一個人收理了行裝到美國去念書。

……

宓君病好了，便要求父母到戰時首都來，開初父母都是不允許的，但是因為看她一意孤行，不好太拂她意，便祇好答應下來。說是要在那邊住得不合意，將來再接她回來……

宓君自從大病之後，性情大變，人也變得沉靜，年齡好像也變大了，對什麼都是突然的熱烈，又突然的冷淡，突然的熱烈，又突然冷淡……什麼事都是憑着一時的感情的激越的，好像猛可的就開始對什麼都好奇起來，可是什麼東西到手之後，沒有幾天又統統都厭了，比先前更覺可恨可憎。

……

從前她的感情是湖水似的澄明如鏡，而每做一事，都有來龍去脈可尋，而且有着她作人的節奏的。

但是現在不然，現在她如同對誰都是使氣似的，都是報復性的……一點忍耐力都沒有……

她從來沒有受過恥辱，而路給她的可以說第一次……
這個痛苦永久不能在她心中消磨了去……

從此她對什麼就都常常的激憤而又漠視，對於什麼常常的淡淡一笑，就忘却了。

第六章

宓君到了深夜纔睡去，她這幾天又常常失眠，睡不太久，聽見山鳥繞屋飛鳴，她就醒轉來了，朦朧的睡眼惺忪的她就爬了起來。

她站在窗口攏着頭髮，晨風吹進來涼水似的沒着她的白皙的兩肩，長長的髮鬚在肩上飄來飄去，她覺着有幾分癢癢的慌，於是就轉了回來。

她急急的穿了衣服，走出門來，看看沉重的山尖在強烈的陽光裏，照耀着好像一個金頂。

她連程媽也沒有喊，跑下草地去，就向××社跑去，那是昨天她和那裏的董事長約好的。

她今天要遊南山公園去，紫雲在那裏等着她。

她愉快輕適的走過去，草頭的露珠隨意的彈在她的腳上，她一些也不在意，走得很快。

那道上都是鋪着煤渣，石屑，如同帶着彈力似的，腳要踏下去，它就彈上來，而且浮出一塊濕印。

兩旁都是些羅漢松和針樅樹，樹頂上都頂着一個淡黃色的金頂，是剛綻出的新芽。

宓君走在空場上，那個穿着制服的汽車夫，已經等在那

兒，看見她來了，沒有說話，就知道是來坐她車子的客人，便打開車門，讓宓君坐上去。

宓君是前兩天就被紫雲約定來參加她們的遠足會的，這一天到會的名人都很多。

宓君這一天講明是和八小姐一道過江的，不要紫雲等她，因為她知道自己的脾氣，怕起得太晚就誤了別人的興緻。

她到八妹那裏，嫫君剛剛起來，就刻意的修飾。

宓君想着太陽照在河面上，早霧還沒有消，一定很好看。

便催着嫫君快些。

嫫君就說：

“你看式儉又作投機生意，大買德國顏料，上次他買英國香煙，就賺了，所以他的膽子就大起來，我是主張買金鷄納霜丸和拜耳藥房的藥特靈的，他不信我話，買什麼缺德顏料，我看是呆貨，銷不出的，而且顏料這東西，我們是外行，中間人要是作了假，我們是看不出的，那豈不是吃了虧，式儉固然是精明得很，可是也難說的，說不定。現在作人，馬虎一點兒就不行的……他前些時，說讓我過了七月就去香港，我說我現在就要去，他又說房子沒找好呀，什麼的混說一泡，都扯些什麼鬼話，我是……哎，我真是擔心，姐姐，他是

靠不住的，在我面前裝好人，背地裏祇管搗鬼……哼！我知道得清楚，香港那兒……他還跟我拿三扭四，他要再歧唔——我都按上眼線了，到我這兒報告的……”

八妹說到這兒大笑起來，站在來用兩面鏡子照了一會，墊着脚到花盆裏摘了一朵小白花插在鬢角上，就陪着姐姐下樓去，

到了江邊，僱了划子，在河面過去。

嘉陵江流水湍急，船必須先往上游去划半里多路，然後再放下來，所走的路線是V字形，中間還要經過幾個大灘，有趣得很。

灘上的水像開了鍋似的，花花價響，溜溜的滾着，透明的油似的，在初上的陽光下，顯得特別好看，這兒是常常打翻船的。

岸上的紅石上，刻着很大的白字。

‘字水’

稍遠在綠色的草木間，有刻着‘塗山’兩個淡黃色的字的小山峯，歷史上說禹疏九河，娶塗山氏之女，看了令人起一種邈遠的緬懷古人之感。

江北的縣城，在霧氣朦朧中顯得藍汪汪的一片。

一隻鷹子在水面上飛去。

唉唷唉唷……

搖船聲，打槳聲，掠水聲……在清寂混濁的水面上傳來。

嘉陵江上的大船，與別處不同，它是前邊船頭低而船尾高，粗粗看去，以為它是倒行的呢。

沿江建造的房子，有一半都是用竹竿架空了，像馬來人的房子，遠遠看去非常別致。

快到對岸，白石寫着很大的大字是：

‘抗戰到底！’

到了海棠溪，她們僱了馬匹，從石級上爬上去。

這馬小得很，有驢子那樣大，以能爬山出名。

到了老君洞，吃了一口茶，便到南山去。

南山是清幽的。

那裏的旅館依山而建，佈置稱得起雅潔，有的屋子一半是山石，還有細水在屋壁間流出去。

要是夏天，住在這裏頗為清適的。現在雖然是春寒料峭，但是今天太陽特別大，所以趕馬的人都打了赤膊。

一個說：“這天氣小陽春！”

一個說：“要得姆！”

宓君和嫫君一路看着高大的桂花樹，棕櫚樹，芭蕉樹，草長得也長而豐茂，心裏非常有趣。

但是快樂仍然掩蓋不住宓君內心的陰鬱，她很想對着

曠野唱歌，但終於沒有唱。

嫫君有時試探着說：

“姐姐你看這草多好呀。”

或者說：

“這是燕麥，還是雀麥呢……是雀麥就是燕麥嗎？”

或者說：

“這是什麼鳥？”

“這是燕子嗎？爲什麼頭頸這樣短呢？”

宓君都是淡淡的應了。

到了南山公園，來的人已經很多了。

紫雲用主人的身分招待着，楊蔭生今天穿着寶藍團花大緞長袍，油黑絨緯緞的馬褂，襯着肉紅的刮得光光的圓臉，祥光福氣的來招呼宓君，等候宓君冷淡的招呼了應該相見的人之後，楊蔭生就提議由他來領導來參觀這園子。

楊蔭生天真的像個大孩子似的，從石橋的這端跑到那端，招待着七小姐和八小姐兩個人。

這個大胖子氣噓噓的今天特別年青了，一會兒跑到籬笆上摘朵花，一會兒投了個石子在池塘裏，要使他的下屬來看見，一定以爲我們這位委員老爺是喝醉酒了。

楊蔭生的見聞真淵博，講着這園子的主人和他的交誼，這園子的歷史和變遷興廢史，講着今天的種種。又從重慶的

李家花園，講到楊森的花園，楊森的花園有個網球場，他在那兒和誰打網球，又說張學良和他打網球，贏了他個 Pure，說到這兒，莫名其妙的他就哈哈大笑起來了。

他的知識真淵博，他又講着東山公園，西山公園，比較那個好，又講少城公園的種種，偶然在宓君嘴裏聽到‘朗潤園’這幾個，他的談鋒又健了起來。

“哈哈，朗潤園我是去過的，那裏住個法國老太婆，她叫馬丹赫莉，她請我去吃飯，很有意思，哈哈，她管我叫 mon tre's cher，她這樣叫我，mon tre's cher，來！ mon tre's cher 哈哈，有趣得很，有趣得很，還有那個……”

宓君把臂給了嫫君，嫫君挽了姐姐，轉過身去，然後回過頭來嫣然一笑，對着那大官員說：

“我們去看看紫雲去，一會兒再見！”

大胖子痴立在那兒等了半天，纔想起來說：

“呃呃，我們一同去看紫雲去！”

說着從後面就追上來。

宓君和嫫君走到一棵雲淞樹下被錢夫人留下。

錢夫人熱烈的詢問，宓君的近況，又問老太爺太夫人在北平的起居，又問八小姐學歌的成績怎樣了。

她的丈夫是個很清癯的人，披着黑風衣，穿着土絲的面子，川綢的裏子，中間夾絮一斤四兩的湖棉袍子，手中拿着

個手杖，非常粗大，上面雕着龍文。

鬍鬚和頭髮都沒十分修整，手中拿着一本木版的線裝書在安詳的看。

等她的夫人一來招呼兩位小姐，他纔辨認出是李瑞翁的七小姐，八小姐，連忙起來，讓座，喊茶房泡茶，招呼嗑瓜子，動問老太爺起居，還說明天就要寫信給老太爺，請他給他新造的房子題個名，將來刻在門楣上。

宓君冷眼看他看的書卻是‘李卓吾集’。

正說着，紫雲跑來了，氣嘶帶喘的說：

“我們那個胖子到處找我呢，我不作興和他談話，就跑到這兒來了。”

說完了笑得前仰後俯。

一位穿着全身黑衣服的女人，回過頭來，說：

“你們的先生也就得你制服他，真纏死人。”

紫雲就和她招呼了一下，又罵了那女人的丈夫，方纔不該話她壞話。纔又和宓君嫫君擠着眼，暗笑方纔那位夫人說話不得體。那眼睛裏的意思，是表示說：“真纏人，難道我的丈夫去纏你去了嗎？”

“那高高的山下，有我的故鄉……”

橋那邊有人在唱歌。

八小姐輕蹙了眉峯，覺得這歌聲完全弄錯了。

“是的，王先生，有人要打六〇六，粗粗聽來，人家都奇怪起來，那曉得是防濕氣的。”一個穿着灰鼠皮大衣的長得很豐滿的女人大聲的說。

“那一定很過癮的吧！”這句話顯然是包括着太少的穢褻的意思，於是聯想起某些沒有說明的故事，於是周圍的人們都大笑起來了。

另一夥有人在唱楊延輝坐宮院。

“你這個人羅曼斯一定很多的。”一個穿派力斯制服的人向另外一個青年說。

穿黑衣的太太又回過頭來對紫雲說：

“楊太太，楊太太！”

紫雲回過頭來，問：

“什麼事？”

“以後再說罷！”那黑衣太太補足了一個嬌媚的笑。這太太是患着很重的貧血病的，面色發青，又喜歡穿黑色衣服，所以給別人的印象是一片枯乾的竹葉一樣的，所以她說話常是嬌聲嬌氣，用這個來討人喜悅的。

紫雲低聲的對大家說：

“討厭極了，她丈夫是×務委員會的副委員長……她還不知老之將至呢，到處賣弄風情！”

“都是這樣的！”

錢太太皺着眉頭說，憎惡的又對着那黑衣太太看了一眼，表示無限討厭的樣子。完了又低過頭來問：

“他丈夫是幹什麼的？”

紫雲又說了一遍。

錢太太便記在心裏，又向那邊瞥了一眼，意思好像是說，“真的嗎？看樣子真看不出呢！”

有幾位紳士過來，說：

“請小姐們抽籤！”

遠遠的又有人嚷着說：

“這食堂太小了，攔不了許多人，應該開在外邊來野餐的。”

“我們要抽籤，要不然大家會吵起來的，我們要求機會均等！”

哎呀，我們可別和‘××’夫人在一起呀！”

“恁的，你還沒印成鉛字就開了天窗了？”

宓君附近又起了聲音：

“小姐們，點什麼酒！”

“喝一樣的坐在一張桌！”

“這不能，得講統一戰線！”

“這不成，機會均等！”

於是噓噓之聲大起。

錢先生並不參加這些，祇是收好書，放在一個大公事包裏面，又換了一副眼鏡之後，便收拾手杖和零星食物。

“要得姆？”

“她嗎？是她嗎？她可真是！”

“亂世男女，一場糊塗！”

在離她們不遠的地方，坐着四個野宴的軍官，他們在草地上在打‘過橋’的遊戲。

宓君冷眼的向那幾個人羣之中一看，有些是她從前在一起很隨便的交往過的，有些是最近新結識的，但她都偷偷的放過他們，表示自己並沒有看見。有一個是心理學專家，曾作過一本‘心理測驗表冊’，從前宓君在父親的客廳裏常常看到他，現在他仍在××學校作教授，他陪着一個穿得很華麗的小姐談得很起勁，那女人聽說是個很有名的漫畫家，不過宓君從來沒有看見過她的作品。

那邊那位康小姐是一進來就和宓君招呼過的，她還是大學一年級的學生子，因為她父親很有錢，所以在社交場中也可以露頭角的。他的父親昨天又獻了一筆大款，報紙上都登載得很詳細，不過宓君沒有去看。

還有一位老教授是講法律的，從前是以在課堂講的專門使女學生紅臉的故事而出名的，他最能將‘何謂猥褻罪’‘何謂強姦’‘何謂強姦未遂’‘何謂通姦’‘何謂……’總之他

是法學專家，有名教授，他已是一個超過五十歲的老人了，但每次出場都是在年青的太太面前出現。而太太們並不討厭他的。那一天有一個北平歌女也來參加，因為是紫雲捧的，但是並不受人注目。

紫雲的表妹身畔圍繞着許多年青的紳士，在中國政治家和富翁都是不大年青的，所以這些紳士在社會的地位，顯然的，還不能博得這位小姐的信心，所以可以看出他們巴結的姿態，是相當吃力的。

還有一個胖團團的傢伙，是有名的經濟學教授，他在南中國是非常出衆的，他的有名的‘實用經濟學’在中國普遍的銷行着，使他作到了權威的學者。他的有名的理論是中國的經濟，也不是民族工業經濟，也不是次殖民地經濟，也不是金融資本經濟，而是什麼經濟呢，他在那本有名大學教本上，用大圈套小圈的圖解來表明它，說比如無錫產米，這米是出自農民手裏，農民送到地主家裏，地主買給莊行，付了莊票，莊票到了銀行，支了現款，現款有一部進了國庫，作為稅收，有一部由地主帶回無錫，把錢銷費在當地，又還了原，所以，他給中國經濟形態起了一個很可愛的名字，叫國家自足經濟，是世界上最完美的最可矜式的一種形式，所以他在論到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的聯繫作用的那一章上，就主張各國的財政專家決不應該向中國取着歧視態度，而應該向中國來

取法的。他在那本有名的‘實用經濟學’的題簽上，他題着：‘此書獻給與我同居二十年的妻秀鵲女士並大兒經世次子濟世三子學世，及亡女小秀之前以爲紀念，又先父無爲公在此書出版前二年仙逝，不能見該書殺青，痛交心臆，嗚呼！’有人批評他說他未免牽扯太多，他說：‘要知道這是經濟學呀！’又有人批評他這個題簽說：‘很有些承先啓後，繩其祖武的意味！’他又答道：‘要知道這是經濟學呀！’所以批評他的人越多，他的朋友也越多，聲名也越大，因此他的書不脛而走，很多大學都遵爲本年度最佳之教本，或課外必讀參考書。

這些人的舉止言笑她都不願去聽去看，所以她就靜靜的坐着。紫雲看她懶洋洋的就說：

“你是不舒服吧？”

“不，我一點病也沒有？”

“你是不是需要休息一下？”

“你看我不是很好的嗎？”

宓君說着有點兒臉紅，她是不願意人家說她有什麼病或者有什麼心事的那樣的話，她常常爲着八妹故意作出來的關切，而生氣的：

“你吃一片加當吧！”

“你休息下吧！”

“你頭痛嗎？”

“你很好嗎？”

聽了這些話她就從心裏討厭，而且覺得那話中是包含着有一種惡意的侮辱。

現在八小姐聽了紫雲來問，便也接着說下去，說：

“姐姐，你要吃一片加當吧！”

說着就打開了皮夾子向裏面去取，……

“謝謝你，我不要吃！”

宓君雖然表面上依然是安嫻淑靜，其實心裏已經是忿然大怒了。

錢太太聽了她們的話就說：

“廣東老太和堂的烏雞白鳳丸是很好的，可以治百病，對於婦女榮養上，再好也沒有。從前我是壓根兒不信的，後來小巫太太勸我吃，我是和羅氏大補藥一道吃的，果然身體大好了，我們知道羅氏大補藥是騙人的，足見這功效是烏雞白鳳丸的力量了，所以可以吃吃試試看！有時候中國東西也是好的，可是我們因為失去了自信力，就說它不好，比如鹿茸吧，古醫都說是大補，後來我們又否定，說一錢不值，現在科學試驗，果然是很有大用的，蘇聯的伯列夫鹿茸精治虛症是很有效驗的……足見中國有許多東西也是好的……不能一概抹殺的。”

錢先生聽了便說：

“你們這些民粹派真是要不得的，把什麼都混爲一談，把羅氏大補藥，烏雞白鳳丸都等量齊觀，我常說，什麼東西到中國也都得弄上一灘泥，不管羅氏大補藥也好，不管婦女養榮丸也好，在中國都是一視同仁，不分彼此的，外國人常常不明白我們中國，說我們中國排外，其實是不對的，我們是任什麼都不排的，而且還很客氣的吸收進來，我們的民族是很會吸收的。比如什麼哲學科學之類的東西，本來和中國的什麼什麼都是全不相干的，但中國還是服服貼貼的把它吸收過來，一點兒也不顯得不自然！胡適之一談哲學，賽柳莊大不同也談哲學，名之曰哲學論相，哲學博士大六壬課，科學一流傳到中國，便有科學扶乩圖，甚至康南海章太炎，這些有識之士，也都附合擊賞，像煞有介事，外國有電影明星，中國也有電影明星，外國有跳舞，一到中國就變成一元舞場，跳到一夜，外國有作家，中國有文丐，現在覺得文丐太不雅觀，於是也改成作家了，可是真是作家了嗎，並不，也不過既窮且醜而已，與作家何有哉！外國有民主，中國也講民主，外國有政黨，中國也有……總之，中國所取的，都是在外國且嘆爲嶄新的，而到中國就能和最舊的混合在一起，一點兒也不顯得生疏，……什麼東西到中國都滾了一身泥，……我們現在對什麼東西都應該還給他一個本來面目，否則什麼都是沒有用的，必須得還他個本來面目，要不然指鹿說馬，

張冠李戴，危險就在這裏……我以爲中國人最大的本領，就是圈一個大圈子，這大圈子可以把兩個絕對相反的兩端，混爲一談，而且融會貫通，像個圈圈，互不生分……和渾天儀似的，然後天下太平……”

錢先生很久很久都沉默着不說話，現在忽然針對着太太偶然的幾句話就大發起議論，使人很容易聯想到是在家裏和太太嘔氣來着，但是錢太太心裏明白，她的老爺就是這樣一個人。

那邊是一位姓姬的‘接吻專家’，正在那兒手講指畫的大講特講，他的名譽，是由於他的好本領而賺來的。

他的好奇心使他追逐過各色各樣的外國女人，這使他在社會上的名譽地位大大的提高，見到他的人，總是詳細的追問着他，外國女人的趣味，他也就詳細的解答，他們問着的也永遠是那一套，而回答着的也永遠是那一套，所以彼此都永遠的不感到厭倦，彼此都是同樣的新奇而且滿足……

現在他正重複着他講了千百次的話，一點也沒加添，一點兒也沒減少，但聽的都非常愉快，覺得也講的是最好。

他很溫柔的又說：

“法國的女人是最好的，她用嘴最好，這真是法國女人的驚人表演，日本女人不好，日本女人是一塊豆腐，你爬上去好了！”

有人嘎着嗓子問：

“說說俄國女人吧，俄國女人！”

“俄國女人管我叫‘馬憐克，馬憐克！’哎，真難爲情，哎，‘馬憐克，馬憐克！’”

“中國女人呢？中國的……”

“中國女人，你們都是內行，問我幹什麼？”

“對於國粹不懂，是全不算數的，不算專家！”

於是哈哈大笑的聲音轟起來了。

可是警報的聲音響起來了，有的人就帶起帽子，想馬上趕回重慶去，有的人就主張在南山公園留下，作秉燭之遊，紛紛攘攘鬧了半天，都是各自按自己的意思去行的，有的先行，有的留守，有的等警報解除再走，好在這山中是安全區，完全沒有關係的。

有的人心裏想，多好呀，幸而今天過江來，又可躲警報，又可尋開心。

這時楊蔭生正蹣跚着走來，對着宓君嫫君介紹這園子主人……

宓君耳裏祇聽噲噲的“有緣呵！”“請也請不到的！”“留宿在這兒罷！”“下次要備柬邀請的！”耳朵響着這樣的句子，她沒有去聽，就約着紫雲走出來。

第七章

這一夜月色非常的好，金色的光芒照在山上，樹葉都是亮的。

稻田裏一塘一塘的映着天光，在遠處玻璃似的透明。

樹枝裏大形的蝙蝠煤煤的飛着，山裏彷彿因為光亮而更加安靜了。

浣花別館承着月光，今夜變得大了一點，乳色的磚泥在夜氣裏彷彿籠了一層薄薄的紗翳，樓窗明淨而廠亮，如同每個窗子都要說話似的，都有人聲和笑話……其實這座小樓，尤以今天為特別安靜的……

屋裏什麼聲音都沒有。

這紫絳色的盆地，在白靜的有月的晚上，顯示出一種神祕而蔥蘢的氣氛。

宓君的小樓後面，金碧的葡萄架上，葉子都脫了，祇剩了老藤在虬曲着。

宓君開了留聲機，禁不住月光的誘惑立在窗前默默的望着。

就像有人在樓下招呼她一樣，她停了留聲機就下樓去。像冰涼的湖水浸着似的草地上一片靜。

遠遠的傳來了歌聲。

她怔住了。

她聽了非常的奇異，就如處身在異國，在一個異國優美的河邊上，忽然的聽到了自己同國度的歌聲一樣，聲音彷彿低迴而嘆息，在訴說着一段古老的哀愁，使她不禁神往……

那歌聲好像對她而發，是親切而沉迷，如同使出柔軟的手臂在向她的熱望的招呼……

使她出奇的不是這歌聲，而是這歌喉是這樣的有訓練……

音色是這樣的豐富，美麗，透明，流蕩……而出自一種真純的實感。

她呆了似的望着，想望穿了樹林看見了什麼想要看的東西。

歌聲美麗的響亮起來。

歌聲漸漸的沉落下去了。

好像沉落在一個哀傷的嘆息裏。

.....

必君停在那兒，想聽見歌聲的再度擡起。

但是什麼聲音也沒有了。

好像被歌聲洗了一遍似的，四野特別的明亮起來……

月亮比方纔更好了，好像一件擦亮了的銅器，靜靜的虛懸着。

宓君看了一會兒，覺得突然的虛幻起來，於是就悄悄的退回屋裏。

心裏非常疑惑，在這荒僻的地方，會有這樣有訓練的唱歌家，真是納悶。

但是一會兒也就忘了，就點了燈來寫信。

程媽一聲不響的走過來，放了帳子，鋪着被蓋，預備暖水袋。

又把剝了皮的橘柑放在福漆盒裏，給小姐夜裏口渴了吃。

是凡小姐們到山上來住的時候，每天夜裏程媽都起來給她們添一次炭火，換一次暖水袋的。

所以她想夜裏還要見到的，於是就退出了。

宓君寫完了信，把桌子理清了，就移在小沙發上去烤火。她覺得有點寂寞，便喊程媽上來。

喊了三聲，程媽纔上來了。

她在火上烤着鷄肝，鷄腿，一邊隨便嚼着一邊和程媽閒談天……

她看見程媽衣襟上有一個紐兒沒有結，就問：

“你躺下了吧？”

程媽紅了臉了，說：

“那兒呢，天早得很……”

宓君說：

“你白天工作一天累了。”

程媽趕忙說：

“巴不得小姐和我們聊喀兒，我看小姐忙着寫信，不敢打擾，纔去了的。”

宓君聽了笑了一笑。

程媽說：

“前天牛角沱又翻了一隻船，有個學生划船玩，船翻了，岸上有他一個朋友就到一個划子那兒喊他去救命，那划子問：‘你給我多少錢？’那學生祇發急，跺着腳喊：‘你自管救，要多少錢，給多少錢！’那划子說：‘那不成，你得定個數目。’學生更急了，說：‘要多少錢就給你多少錢！’那划子說：‘不成，你得說個數目！’掉頭就走了，七小姐，您說，笑話不笑話？”

宓君淡淡的笑了一笑。

“這一定是一些人講笑話，沒有的事。”

“真的呀，七小姐，老王說的嘍！”

“還有什麼新聞嗎？”

“老王存了一百元錢，放出去了，人家一個月給四斗穀

子糧息，七小姐，您想想多合算……”

“會有那樣的事？”

“大家都說老王傻，其實老王頂不傻的啦。”

“他怎樣聰明呢？”

“他怎樣聰明，他……”

程媽笑了。

程媽又說：

“老廚子的兒子要娶媳婦了，要不然侍候小姐您的這樣高興呢？您看吧，明天老廚子就該到小姐這兒討喜幸錢兒了。”

“他的兒子，是幹什麼的？”

“她的娃兒是燒磚的，這個娃兒也不是他的呀！”

“爲什麼他的兒子到不是他的呢？”

“那娃兒父母都死了，在街上討飯……老廚子看他可憐，想收了他，媽媽說：‘那娃兒瘦得可憐，要不得！’老廚子心腸好，說：‘要得的，會養過來的，將來擔水打柴都能幹兒的。’就收在家裏喂起，一來二去的可不就長大了，還能捐回錢來養他爹爹了，他爹也能賺錢，就把這錢給他存着，給他買了個媳婦子，今年都十七了。”

“那麼，他兒子回來不呢？”

“回來呀。”

“住多久呢？”

“住上三兩天吧，審上忙呢。”

“媳婦子帶了走……”

“帶不得，媳婦子要侍候婆婆……留在家裏……”

“廚子家住在山上嗎？”

“不，住在西馬店。”

“歇馬店？”

“誰知道是洗馬店，是西馬店呀！反正離這兒有三十里路遠。”

“他家有田嗎？”

“他家沒田，有田的人家是不會作廚子的。”

“他從那裏學會作廚子呢？”

“他從前當伙子，有個營長看他年青漂亮，就提拔他作護兵，走到那兒起伙，就讓他作菜作飯，後來營長升了師長，他就升廚子，後來師長作了軍長了，他還作廚子，所以從前他着實闊過呢，後來軍長死了，太太待他不好，他就辭了的……”

“他人好不好？”

“挺好的，七小姐明天恩賞他幾個吧，老頭怪可憐的，願意在這大公館裏，賴着不願走哪……”

七小姐微微的似乎是打了個呵欠。

程媽就給小姐掛水。

又轉身去撥火爐，忙了起來。

七小姐如同習慣似的向窗外聽了一下，什麼聲音都沒有，便說：

“我要睡了。”

程媽關了留聲機，收了唱片。

又作了幾件小事，便退了。

屋裏剩下宓君一個人，用手支着下巴在看着火思索着。

很久很久的，她纔解了衣裳去躺下。

第二天天很早她就醒了。

睜開眼再也睡不着。

第二天起來她很快樂，她和程媽到山上去玩，採着各色各樣的葉子玩。一路上宓君對什麼都問，都摘，都令程媽拿着。

她摘的葉子有的黃色，有的紅色，有的帶着灰色的花斑，有的亮亮的像塗了蠟一般……

宓君也採了蒺藜回來。

夜裏廚子燉了很好的鷄端上來。

這一天宓君很疲勞，覺得很忙了。

所以很早就睡了。

但是當着月亮灑在窗檯上的時候，她又後悔了，應該到

草坪上去散一會兒，再回來睡纔對。

山下的歌聲又起來了，她不期的擡起頭來，向外面看一眼，夜色像昨天一樣迷茫，一樣輕俏，是一個富於豔情的夜呢……

她想了一下，就熄了燈閉了眼睡下。

等她睜開眼睛一看，四壁的瑩光燦然，像置身郊外似的，不像睡在屋裏。

遠處的歌聲，依稀那樣纏綿緋惻，依稀那樣的低迴呵……

她覺着眼睛那兒有點什麼，用手去揩，纔覺出有些溼潤了。

她淡淡的笑了一笑覺得無謂，就昏昏沉沉的睡去。

她聽見有人在樓下說：

“多大的月亮，要不來夜襲纔怪！”

“好月亮！”

她像小孩子似的蜷曲着就睡着了。夢中她翻了幾次身，沒有說過夢話。

第二天她起來，她就收理書櫃，檢出要看的書來，擺在書桌上。

伊預備好好看兩三天書，纔下山去。

但是伊這兩天非常的心不定，就如有一個不喜歡的朋

友在擾亂她。

而且山下的歌聲，差不多每天黃昏都唱起，雖然竭力的她不想去聽，但總不可能。自己是愛音樂的，而那聲音又是那樣的好。

幾乎超過所有的她聽過的中國人的聲音，這不能不使她激動，對於真的美的她禁不住要去愛的。她常常這樣想，而且督促着自己的這份決心。

但是這一天，她都沒有去想山下那個歌聲，祇是用功的看書，她看了一篇‘記威斯敏斯德大寺’，就和程媽廚子一路去燒飯玩着。

又和老王去山上捉鳥。

山上這兩天隱隱的已經有杜鵑的呼呼的呼聲……

老王說：

“過幾天，山山都響着杜鵑了。”

宓君站住了，正經的問着他：

“你說什麼？山山響杜鵑？”

老王不在意的說：

“就是嘔……”

宓君覺着有意思。

在山徑上，他們碰見了幹粗活的媽子兩個人在打着柴。

老王對她們說：

“不許你打了柴，送給寧桂兒家裏了。”

媽子說：

“小姐在上，那一個送了來？”

老王說：

“小姐管你們這份閒事！”

又回過頭來說：

“要送也少送點兒，成筐成籠擡要不得。”

從山頂上羊腸路上走下個人來。

老王又趕着說：

“阿祥哥，下河去趕洋船？”

那人說：

“我上瓷器口去。來了一船柑子，相因得很！”

說着匆匆就跑了，穿着草鞋的腳，跳在石磴上像飛似的。

老王說：

“他去擔柑子去了，下江人來了錢不夠他賺的了。”

然後就隨着在石縫草叢碰見的烏雀，老王就把它的名
字告訴宓君，告訴她那花額兒的叫什麼，黃背的叫黃背兒，
也叫黃盞，又告訴那花尾巴的叫什麼，又說杜鵑是個皇帝變
的，皇帝被迫退到四川，不能回到中原，所以悲哀而死……
後來魂靈兒化作一隻鳥，天天在半夜子時叫起，一直叫到天
亮，眼睛望東邊的大海，直到叫得吐了血了……

宓君和老王跑了很久，自然是一隻鳥也沒有捉着，又循着舊路回到‘浣花別館’來……

這幾天月亮出來晚了，林子已不像從前那樣亮。

宓君有點感冒，而且有時還要咳嗽一陣子。

老王到城裏買了兩瓶拜耳的‘咳嗽素’來吃了，並不見好。

所以她祇有多休息，躺在床上看書。

黃昏時分，她朦朧的睡了一覺醒來，又聽見了‘那’歌聲。有點小病的人，常常容易興奮，受着一種好奇心的驅使，她就從床上起來，穿了衣服，招呼程媽給她打洗臉水。

她洗了臉，勻了勻頭髮，就跑下山去。

程媽問要她陪去嗎？她說不要。

就下山去。

月亮上來了，山頂上都已明亮，可是山坳上都還是黑暗，又加清苔浮滑，很難走路。

白日裏看見的石縫中的花兒都改了色，白的變得輕黃了，紅的變成墨蝶的翅子，紫的都混着墨綠的葉子，暗作一團，看不見了。

山溝裏小戶人家，閃出一星燈火，熠熠微明，像一顆沉落了而起不來的星星。

宓君回頭看看山上的來路已經看不見，而且還有一條

白靄橫在那兒。

她想方才她一定是從這上面穿過來的，但是她走在裏面不能知道那是暮靄。

山徑上一個人都沒有，樵牧的人都已回家去了，有什麼啾啾的聲音隱隱的出現在石旁，她有點怕，想走回去。

但是看看向上去也一般的遙遠了，她就鼓足勇氣又向下去。

歌聲是低沉的，快活而明朗……亢吟的，悲憤的，顫鳴的……

山下是一個大草地，是汽車迴車的地方，白天這兒常常有人的。

遠遠的他看見一顆燈火，她就立刻辨認出這就是方纔她在山腰上看見的那顆燈火，方纔她看它，覺得很低很低，現在又覺比自己高了。

前面有一條山水流下匯合成的小溪，橫在腳前。

尋來尋去找不到橋板，宓君就祇好留在那兒。

她向前看看……

辨認出是一個白墜刷的小房子，窗子撐開，一個人面對着窗口向外平視。

小房建在一條龍骨石的石龍背上，高高的，像一座小樓。

那人已經不唱了，看了看月亮，就關了窗子，不到十分

鐘，屋裏燈光就熄了，沉落在黑暗裏……

宓君突的感到了一種受了虐待似的一震，非常難過，於是轉身就回來了。

她走的很快，心裏什麼也不想，沒有歡喜，也沒有失望。她沒有感到疲倦，祇是很矯健的在石級上攀登着，想急急的走回自己房間裏。

在山腰上她看見有一隻紅燈籠向下落，她沒有去看什麼人，祇是走自己的路……

忽然前面有人喚她：

“是小姐嗎？”

她立刻辨認出是程媽的聲音。

因為紅燈籠在前面恍着，她不能看清她。

“小姐，我是來接你的。”

程媽後邊帶着老王來作伴。程媽給宓君加了一點衣裳。

看着七小姐不愛講話，知道她累了，便不再講什麼。

本來宓君走得是敏捷而不吃力的，因為方纔這一停頓，腿不由的就酸了起來，頹唐，迷惘，傷心，憤怒，羞辱，種種的或情都喚起來了。

胡亂的她爬到山上。

到了屋裏，她就跌到床上去。

她對程媽說：

“你先去吧，等一會再來收拾東西。”

程媽去了。

她就受了委曲的哭了起來。

她擦乾了眼睛就癡癡的望着。

她從來沒有感覺到自己生存這樣的無價值，而且失去了生存的目的。

她感到一種無底的虛幻，這是從來所沒有過的。

過了很久，程媽上樓來給她收理東西，安排她睡覺。

第二天清早她就叫程媽僱兩部滑竿來。

讓程媽陪着她進城。

這一次她在城裏玩了半個月，因為來了一次警報，她纔又回到山上來。

本來八妹要和她一道到山上來住的，但是因為臨時有一個應酬，所以又留下了。

宓君是和李院長一同上山的，所以車子停在保育院的門前時，李院長就約她到裏面參觀，又讓小孩子給她表演唱歌和跳舞。李院長就誇說她這裏難童唱歌唱得最好，可惜音樂教師今天不在。

宓君捐了一百元的款子就辭出來。

路上經過了那白聖士的小房，她看也沒有看一眼，祇見那門上是下了鎖的。

她又和八妹在山上住了一個時候，再度下山的時候，她就到南山，老君堂，南溫泉，北溫泉，……等等地方去玩，她本來想到峨嵋山去玩，但大家都說天氣太冷，山上都還有雪呢，勸她不要去，她纔沒有去。

但是在這裏有什麼意思呢？別人都很忙，都有做不完的事，而她卻什麼都沒得可作，甚至想做到無事忙都不可能……

她甚至想去香港去住，雖然那兒也沒有什麼好玩……但免得看別人興高采烈，自己被冷落得難受。

本來紫雲勸她索興就長久住在她家裏算了，但是想起她那位可尊敬的丈夫，宓君想真是無謂之極。……

所以宓君的痛苦是無可排遣的。

這都是先前她所不能想到的。

但有一次八妹派車子送她上山的時候，走在川鹽四里的旁邊時，因為馬路在翻修，車子走得緩了，便有個青年夾了一疊樂譜，喚住車夫，要搭車子上雲頂山。

車夫向他作鬼臉。

“不是八小姐。”

說着還往前開。

青年自己旋開了後車門，看見宓君，說：

“我上來好嗎？”

宓君點點頭。

車子略停一下，他就上來了。

他是八妹的聲樂私人教師，八妹已經介紹過給她。

下車之後，他道了謝，就走到那山畔白墜土的小房子，開了鎖，進去了。

宓君突然的受了一驚，她發現了旁人一件不可告人的大祕密似的，心上有些忐忑不定……

他是在雲頂山保育院作音樂顧問，又是八妹的音樂教師，而且他就是……

過了兩天之後，她就是保育院的英文顧問了。

李院長是個很開明的人，常常找社會上知名之士，給院裏作某一部門的顧問，使她們的工作效能增強。有許多事務紛忙的顧問，也不過擔個名義，實際上並不來的，不過也有些責任感很重的人，都是很認真去做的，像宓君就是其中的一個。

自從加入到兒童保育院的工作羣裏，宓君的工作起勁極了，而且精神充滿極了。

碰見她的朋友，都說：

“宓君你變了。”

又說：

“宓君你積極了。”

宓君說：

“我頂喜歡和小孩子在一起。”

於是又忙着去工作去了。

宓君教大孩子英文，一點都不嫌麻煩。

後來宓君看見孩子太髒了，就親自給她們洗澡。

還給他們洗衣服，縫襪子……

孩子們送給她一個頂好聽的名字，叫‘媽媽小姐’。

孩子們頂喜歡她，都願意她走到他們的身旁。

一會兒一個小孩跑來說：

“媽媽小姐，她向我作鬼臉！”

“媽媽小姐，他向竹籬笆灑尿！”

“媽媽小姐，我的襪子丟了。”

“媽媽小姐，我要一個風箏放！”

“媽媽小姐，我的奶瓶打翻了！”

甚至有的孩子喊：

“媽媽小姐，我愛你！”

“媽媽小姐，到我這裏來！”

宓君興奮得很，臉兒紅紅的，常常突起一道紅暈，雖然有些瘦了，但是精神特別明朗，站在孩子們的中間，好像有一種發光體的物質在她全身裏向外散發。

她的同事對她都很好。

從前她沒有和任何人作到同事的，現在纔知道世界上還有同事這回事。

這些日子她已和他們混熟了，一個胖胖的衛生股的王看護，還有一個瘦子李看護，兩個都是女的，對孩子們不十分熱心，她十分生氣，就把她們的工作要過一部分來自己作。所以院裏上下人等，都佩服宓君作事的能力和氣魄，叫她作‘模範顧問’。

在同事之間和宓君一道工作最多的是音樂顧問梅之實先生。

梅先生本來就是教師裏最負責的一個，在院裏選拔有好喉嚨的小朋友編在一道，訓練他們唱歌子。

所以雲頂山的兒童保育院的兒童在全體難童唱歌比賽聯誼會上得第一獎。

而梅先生如今對他們尤其熱情，梅先生從前每到禮拜五就到城裏去的，禮拜一再從城裏回來，現在梅先生幾乎每天教他們唱歌，不再進城去了。

而且也非常的關心兒童的衛生，孩子們生病，他都親自來看護，給他們藥吃。

而且還常常和‘媽媽小姐’領他們到山裏去遠足，有時候走得很遠很遠纔回來。

他們採了很多野花，小蟲子，水藻，唱着歌兒排隊回來

宓君幾乎着了魔似的那樣熱情，對於工作一點也不肯放鬆。

宓君好像到重慶來，就是爲了難童的清潔和幸福而來的似的，她是把自己整個的放在這部工作上去，而且全不倦怠。

梅之實在這方面和她的見解是一致的，覺得孩子的衛生設備不周，對於兒童長育上有很大的影響，所以在這方非常的協助着她。使她增大了信心和工作的興趣。

而且他常常鼓勵着小孩子們去遠足。

遠足的時候，宓君和梅先生就作他們的指導。

因爲孩子們對他倆的感情最好，所以總是自動的提出，要他倆同去。

“媽媽小姐和我們一道去！”

“梅先生也領我們一道去！”

“梅先生去也和上次一樣，領我們唱歌回來。”

“梅先生和‘媽媽小姐’一道去，也和上次一樣。”

“還到上次那山坡去。”

第八章

保育院裏有一個孩子，叫‘小小’，他本是漢口街頭一個討飯的，被搶救難童的人把他搶救出來。

他因為生下來就承受了乞丐的命運，所以對於乞討這回事，並不感到羞恥的。

所以被收到保育院之後，他還習慣不改，有時伸出一隻烏黑的小手來，向着參觀的客人，顫微微的說：

“給我一個大吧！”

“給我一個銅板！”

同院的小朋友，對他都是藐視的，奚落的，說他給小同伴丟人。

而且他常常偷了別人的東西。

有一次，在冬天，一個小難童半夜裏凍醒了，哭了起來。

看護過來看他，那孩子的被蓋沒有了。

看護到處尋找沒有。

後來發現了‘小小’蓋的是兩張被頭。

又有一次。

他被帶到城裏保育院去玩。

在那兒他把樓上的水龍頭開了，忘記關了，結果水流了

滿屋，從樓梯上望下流。

他沒有看過水龍頭這些玩意兒，他不明白那源源而來的道理。他忘記關了。

後來看護對他解釋，這水龍頭的道理，而且告訴他非關起不可的。

這之後，有一次到城裏保育院去，又有人忘記把樓上的水龍頭關上了，水流了滿地，‘小小’到那兒把它關了。

便到看護那兒去報告，說：

“這回可不是我開的了。”

然後便去玩去了。

宓君聽了這些個故事，非常感動，他想他一定是很軟弱的，因為他少時候的營養不好，而且過着很可憐的病痛的生活。

她常常凝視着他小小的身體就像看見他短短的命運一樣。

宓君對他起着一種憐憫的愛，就把他叫到自己的跟前來，對他好好的養護起來。

親自給他洗澡，親自給他洗衣服，拿出錢來給他買羊奶，買點心，……有時候出去散步，都把他帶在身邊，所以‘小小’又有一個新的名字，就是‘媽媽小姐的孩子’。

宓君教他侍人的禮節和說話的節奏。

梅之實先生教他唱歌。

‘小小’從此成了名人，每個到保育院來參觀的人都來看他，喜愛他，給他作訪問記，問他對於‘媽媽小姐’的感想。

‘小小’說：

“媽媽小姐是好的。”

問的人又問：

“怎樣好呢？”

“媽媽小姐給我糖。”

問的人都大笑起來了。

滿意了。

寫在訪問記上了。

從這之後，宓君的生活就充實起來，她處處帶着一種女性的甜蜜工作着。

她每天看護着孩子，和梅相會，從不感到疲倦。

宓君工作得很有成績，幾乎比她的美麗帶給她的名譽還要大，人人都稱讚她，都以說到她的名字為榮。她不息的工作着，站在別人的前面，到晚上，她帶回來一身甜蜜的疲勞。她躺在床上祇想多睡一忽兒，多休息一會兒纔好。她沒有像第一次上山來那樣空虛，從此她是甜蜜而且寧靜，看見什麼小花小草都覺可愛。她看見程媽的黑眼睛也沒有什麼可怕，反而有着一種居留在山地上的人的一種寧靜之感。她

在院裏勞動完了，仍回到浣花別館裏來。

山上的聲音是舒緩的，是安適的，山上的水流是遲滯的，低語的，纏綿的，低迴的，山上還有一種可愛的鳥兒，叫做白鷺，飄飄的飛展在天空上，水田上，又輕輕的似落非落的落在竹林叢上，使那青青的翠竹壓得低低的搖來搖去。

山上的人家也是好的，用泥土打起的牆垣上面蓋着竹筴編的房蓋，再舖上薄薄的瓦。

人家都耕耘着水田，在山腳下開成一方一方的田方，種着稻子。四川的土質是肥沃的，有名的紅色盆地。石板上舖了一層泥土，就可以種植出玉蜀黍來，四川的泥土，是紅色的，有名的紫棕壤土，不很生長荒草，所以節省剪鋤的工夫。農民都是赤着腳，穿着草鞋，用水牛耕田，吸着竹節作的小煙袋，裝着很濃烈的煙草。

這種瑰麗的平凡，都是使宓君十分友愛的。

四川的羊是黑的，這也使宓君感到好玩，她想可別有一個昏頭昏腦的文學家寫着四川的風景說：

“羊像白色的雲片似的在山坡上飄着……”

想到這裏她就自己笑起來了。

伊是興高采烈的，幾乎是熱情的應付着一切。

伊是何等的快樂呀。

而且她身體也健了，見到她的人，都說她是結實了，暗

暗的都誇說她比從前越發的標緻。

漸漸的她和同事們都處熟了，她默察同院裏的人以梅之實先生爲最好，頂重要的原因是梅之實先生的教育受得最高，是一個內心的力量非常豐富的人。

梅是在布魯塞爾呆了很久回到中國的，他的歌喉是美的，愉快而透涼。

梅是個寂寞而憂鬱的人，他的境遇很不好。他從小是個小教堂的看門人，小教堂收了貧苦的孩子來看門的事是很多的，他就是其中的一個。

那老牧師是個意大利人，教他英文和唱歌，他的第一隻歌子是對着聖母唱的，假使有人在這時從他身畔走過，無論是誰，看了一個襤褸的中國孩子，跪在聖母的面前，握着小手，在唱聖詩，也要流淚的。

那個老牧師也就因了這種感動而准許他學音樂的。

他跟這個老牧師十年，老牧師把他帶到外國的第二年牧師就死了。梅之實先生從這之後生活就陷入絕境，他便到飯館的後門給洗盤子盥，他仍到自己私人教師處去學的，他終於成了名。

他回國之後第一個演唱會是在上海舉行的，他得到了最大的榮聲。

本來他是有很好的事情去作的，但是當時他被一個富

商所邀請，作他十三歲小女兒的家庭教師，給他一筆很大的薪金，超出他所要求的。

這個富商卻是個民族主義者，並不去花很低的代價去僱個白俄女人來教他的孩子。

他聽到他的朋友說梅之實先生確是有才能的，而且是從很苦痛的環境奮鬥出來的，所以他就請了他。

直到‘孤島’的形式日非了，他纔辭了這位富商，託了個朋友，代了他的職務，到戰時首都來。

到了重慶不久，他爲李嫫君小姐所聘之後，又義務的在兒童保育院裏工作，彷彿在懷念着自己兒時的痛苦似的，完全是利他的。完全是受了一種誠敬的服務觀念所吸引。

但他的身世，他是從來不和任何的人談過的。

大凡一個人從小是個孤兒，或者是受過了大的迫害大的侮辱的人，他的過去，常常祇是在他的沉默的記憶中纔會溫習到的，也不過是在月白風清之際，偶然想起，旋又打發開去，他是從來不肯開口向人談起的。他恐怕每一談起反而被人誤解，這樣又把他的恥辱，刷了一層顏色，他會支持不住的，所以越是身世不良的人，對於自己的身世越是緘默，有幾個誠實的君子，偶然會把這些事用一種莊嚴的態度告訴自己的妻子，但有許多連妻也不告訴，怕的是在她面前失去了尊敬。

梅之實先生是沒有妻子的人，也很少朋友，他是個沉默而孤獨的人，人們在看到過他過分孤獨而感到懷疑的時候，便說：

“他是個藝術家！”

這所謂藝術家的意思，並不是從他的藝術本領上來判斷的，而是從他的生活的孤獨上來判斷的。

他從前的學生是個十三歲的小女孩子，所以他常常拍着她的頭說：

“你很长進，你要用功呵！”

或者是：

“再唱高些，再唱高些！”

後來她教的是十九歲的小姐，他也常常的拍着她的頭說話，但不是拍在頭上了，因為嫫君的頭上司丹康擦的可真多，不好來拍的，不過他作出的樣子是要拍她的頭就是了，而反覆的話，也還是那兩句：

“你很长進，你很有功呵！”

或者是：

“再唱高些，再唱高些！”

因此嫫君就相信梅先生是有意於她，而且是瘋狂的愛上她了，所以在嫫君看來，梅之實先生的確是個可笑的人，就是那名字就有着幾分可笑的意味似的。

而梅之實對這些則完全不知，他是教完了她的課就走開的，他是沉默而孤獨。

八小姐給他的薪金不算少，因為這樣她可以使梅之實不再接受外面的學生，因為在重慶，有許多所謂‘電影明星’（據葵君的意識說，世界上真是很難有個適當的名字來稱呼她們的），或者闊家小姐之類，聽了梅之實的聲名，都願意做他的私淑弟子的。

這樣她就可以獨佔了這份光榮，而使自己在唱歌界方面身份提高起來的，所以就是以打緊算盤而聞名的八小姐在這方面纔放鬆了。

這事情的惟一結果，就是使梅之實先生從此更缺乏了對於世故的了解，他簡直是不通世故的，在一般人看來，因為他既無求於人，而人也無求於他，所以，這樣就使他把人生化簡了。固然他幼時的生活已足使他恐懼而有餘，但是那種不良的生活，是被一個牧師的溫情給糾正過來了，給取消了。那祇是養成他對別人也願用一種幾乎近於感傷的那種溫情來看待。使他養成這樣一種看法，就是世路是有艱險的，但這種艱險是可以因熱情的援助而得救。

這幾天兒童保育院發生了一件很不幸的事，就是‘小小’有一次吃粥，沒當心，把粥盃打碎了，那個胖胖的王看護就罵他：

“你不要太嬌養吧，你以為什麼人都待你像‘那位’小姐那樣呀……”

說着還在孩子的胖胖的小圓臉上打了嘴巴。

這事情被孩子們得悉，馬上傳開了，就向那位王看護提出質問，問：

“院裏的規矩是不許打小朋友的，為什麼王先生可以打我們呢？”

“院裏是廢除體罰的，為什麼執行體罰？”

“我們要會看護我們的看護，不要會打我們嘴巴的看護。”

“打打嘴巴的嘴巴！”

“不要王看護！”

到後來甚至“王看護不要臉！”那樣的話也流傳着。

這事情鬧到院長那裏，院長就召開院務聯席會議，討論這事件合理的處決方法。

事先有許多夙日討厭王看護的小朋友都找宓君小姐去談話，告訴王看護那一次把不洗的襪子又發下來，讓他們穿，又是那一次把好鞋子發給她心愛的小朋友，把壞鞋子發給她心裏不喜歡的小朋友，又說王看護偷拆他們的來信，有時甚至不發給他們，又說王看護罵×××是混蛋，罵河南的小朋友是豬獃，還打‘小小’的嘴巴。

宓君聽了都非常的生氣。

小孩子們稍稍大一點的那一天就都尋了一塊紙頭把王看護虐待他們的事實，寫在紙上。有一個孩子寫道：

“他們作教師和作看護的都是因為我們的流亡失所，他們纔有了飯吃，要是沒有我們難童也就沒有了保育院，要是沒有了保育院，他們也就沒有了飯盃子，他們為什麼還和我們生氣呢？請求院長主持公道，愛護我們兒童！”

在召開聯席會議的時候，宓君就手裏拿了一大搭子這樣的紙捲，在會議裏向大家報告。

別人都主張記暗過一次。

有一個同事，是訓導員，一個瘦條條大個子黃臉婆的女人，站起來替王看護來辯護，說：

“王看護也是喜歡小孩子的，這可以從她選擇的職業上來看。據我所知，王看護那一天對‘小小’是很親愛的撫摩了一下，這種舉動是很自然的，就像李小姐也常常來撫摩這些天真的小孩子一樣。‘小小’打了盃，王看護安慰着他說：‘不要緊的，打了一個盃，不要緊的，同時還在‘小小’的臉上碰了一下。‘小小’這孩子本來膽子就很小的，以為她是舉手來打他了，所以就哭起來，而這時別的小朋友們看見了，就說王先生打了小朋友，其實據我們的意見來看，王先生，是不可能打了小朋友的……”

於是宓君起來發言，當場提出質問：

“王看護喜歡小孩子，是不能從她的擇業的態度上來看出的，因為我們根本也沒有看見王看護的擇業的態度，一個人作了一個擡滑竿的，是不能判定他就是對擡滑竿有着興趣的，這一點：就是王看護愛護孩子的這一點，希望訓導先生在事實上供給我證明，否則我這裏到有一些很好的在事實上對於王看護不愛孩子的證明，這一點希望方纔發言人給我們以詳細的解答。還有第二點，方纔訓導先生，說王看護當時是很親愛的在‘小小’——身上撫摩了一下，這種親愛的撫摩，希望王看護在我們大家的跟前從新表演一下，那麼，我們大家便可以很容易的判斷了雙方的是非，或者顯然的證實了這是小朋友們的誣告。還有第三點，方纔發言人曾聲明她說的意見，是我們的意見，請訓導先生陳明，所謂的‘我們’是包括了何人，是她與諸位小朋友呢，是她和‘小小’呢，還是她和王看護呢，統共這三點，鄙人要求方纔發言人予以充分的解答……”

訓導員聽了臉便緋紅起來，訥訥的非常不自然的站起來說：

“我不過是秉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意思，來對大家聲明一下就是了，我現在正式的聲明，我一不是王看護的親戚，二不是王看護的同學，我不過是看着這些小朋友要求的

太刻，怕因爲這一次，他們得了勢，將來更要囂張起來，那時事情是更要難辦的，……現在我向主席要求允許我站在訓導員的地位向諸位說明幾句：我們知道，我們國家正是在自力更生的時代，是在抗戰建國的大時代，我們的兒童就是我們未來中國的主人翁，但是，在我們實行保育的期間，我們不能不照顧到事實，有許多事實常常不是一些都市的嬌慣的小姐們所可理解的，而是從刻苦的工作裏纔能體驗到。要知道諸位小朋友是來自四方，是來自各階層，過去他們也許生長在富商大賈之家、也許流落在十字街頭，……他們的見解思想都是紛歧的，一切都是很難說的，……譬如‘小小’這個孩子，他本來是漢口街頭的一個乞兒，現在，在我們這兒受到保護，受到教育，他已取得了自由和幸福，這是很好的。但是他自身雖然是街頭的乞丐，我們仍然是拿一般的孩子來看待他，也並不是把他看得過於卑下，也決不能把他看得過分崇高，祇是把他當作一個孩子來看，來發展他的個性，來創造他的小天地，是不能把他孤立起來，看作一個小天使來養護的，也不能把他看作一個由北極新運到的一匹小白熊來看的，本席早就想向諸位陳明的一點，今天纔能借着這個機會說明，鄙人十分高興！”

宓君指陳訓導員，並沒有答覆她的質問，她要求她必須正面的用事實來答覆她的質問，因爲這裏是在解決事實，而

不是發揚意氣，並且說：

“一切的不從原則上來造作的說詞完全是沒有用的，我們的原則，是要求小朋友怎樣愛護先生，先生怎樣再去愛護小朋友，不從這個方向出發，都會曲解事實，都會作到於院務有害的結論！”

主席宣佈辯論終結，要求大家把這案件付諸表決。

他們是用不記名投票的方法來解決的。

開票的結果。

贊成記暗過一次的六票，記暗過兩次的五票，記明過兩次者三人，解聘者二人……

後來知道投解聘票的是宓君自己和梅之實先生。

後來宓君和梅先生談論起這件事，梅之實說：

“對於這事情處理的方式，我是沒有什麼意見的，你知道我是很少參加過這種會議的，推算起來，還可以說是第一次，我深深的爲你的口才敏捷所震驚，所以我附議您的意見！”

從這之後宓君覺得梅之實先生不但音樂好，而且作人也是好的，所以有什麼事情，伊有時就找梅先生來談。

王看護到底沒有解聘，宓君雖然要求院務聯席會議再表決，但所投的票數仍然是不能使王看護地位動搖的，這件事宓君私自找李院長私自談了好久，李院長就說：

“他們這幾個人，是很難說的，有許多事情，很難進行，就是爲了這個，我個人是沒有什麼成見的，我是希望我們大家都能夠向進步的方向去走，都能夠工作得很好，使我們的院成爲一種模範，但是李小姐，你不曉得，他們是互相關切的，他們成了一個飯團的樣子，彼此之間關照得很緊，所以投票的人自然是事先約定了的，這很容易看得出，……所以有許多事得慢慢辦，我是很痛苦的，……請你了解我，……將來我們有機會自然會糾正過來的……”

“這不就是個機會嗎？”

“但這還不是最好的機會……我的好妹妹，過了不久，你就會全部了解的……”

宓君未便再說什麼，客氣的和她隨便談些什麼別的事務，就辭出來了。

這些日子‘小小’的熱度很高，幾乎要生病了，夜裏有時還說些胡話。

宓君更加小心的調護他，像對待一個可憐小弟弟似的，使他盡量的安靜，吃富於營養的東西，希望他趕快的復元。

宓君忙得太累了，有了照顧不到的地方，就要程媽來幫她。

所以院裏的先生就有人指陳說，這樣簡直是破了院規，假設每個小朋友都能夠得到這種愛護，那是很好的，但是，

並不那樣，他們沒有得到，幾千幾百個兒童沒有得到，而祇有這麼一個小孩子得到了，這是不平的。

要知道這是集體生活，集體生活裏沒有特殊，特殊就是破壞紀律。

宓君不去聽這些，對於他們這種不負責的態度，感到非常的气憤。

她索興把孩子送到山上的寬仁醫院去，因為有重病的孩子可以送到醫院去醫養，這是上次衛生會議裏所決定的。

孩子的醫藥費，完全由她負擔。

院裏的人，有的就煩言嘖嘖，說：

“這個一意孤行的小姐，那裏是想拯救孩子呀，簡直是拿那孩子來賭氣，救救孩子吧……這孩子又不是你的私產，你要捏方就捏方，你要捏扁就捏扁，你保育了一個孩子有什麼用，爲什麼放着千千萬萬的兒童你不管，偏偏選了個小乞兒作標本，耍猴似的給人看，我們院裏應該防止這個的，那有把小姐脾氣隨便發的道理，……這簡直是巫婆的法子，她是想利用孩子間的矛盾來離間孩子的，她是想劫奪我們的孩子呀！”

宓君聽了一笑置之。

她看護‘小小’更加熱心……

從此她就瘦了。

梅之實先生到醫院來看她和‘小小’的時候，她覺得非常激動，她說：

“她們是不了解我的，但是我不怕，我是不怕她們的，爲了我的道理，我是要勇往直前的！”

於是她幾乎要親在睡着了了的‘小小’的額頭，而且哭起來。

她終於沒有親他，祇是低低的嘆了一口氣就完了。

她對梅之實先生說：

“她們簡直把我看成異類，不許我接近孩子，她們這種手段是非常毒辣的，就如想使魯迅別接近文學一樣，但我偏要衝破它，我是愛他們的，我對我自己的工作很滿意，她們想奪去我的工作是不成的！”

梅之實看了她一下，點點頭。

但是院裏人又來了謠言攻勢，尤其是那個被辭未掉的王看護，尖着嘴，到處說：

“她也不過是耍小姐脾氣罷哩，她憑空的愛的什麼孩子，這話全是不通之極的，生理學教課上都講過，像她這樣年紀，還停留在‘處女美’的階段的小女孩子，要說是追求不良少年倒是真的，說什麼愛小孩子，都是違心之談，其實是嫌惡小孩子的，……要是真的愛小孩子的話，就是一種性慾變態……”

宓君聽了這些話，全不理會，依然按照自己的意志做下去。

因為宓君仍然住在浣花別館裏，有時，也不過偶然到山下兒童保育院去一下，對於先生教師是可以招呼也可以不招呼的，可以說沒有什麼瓜葛，這些閒言冷語對她都是沒有什麼用處的，她祇不過是從些巴結她的同事那兒聽取之後，付之一笑罷了，對她原是沒有什麼損傷的，而且，她聽了反而覺得罵她的人真是蠢得開心。

‘小小’如今移到寬仁醫院去住，她就每天到醫院去看他，然後再回到浣花別館來，那麼，院裏就可壓根兒不去了。

第九章

這一天是嫫君在國際聯歡社舉行獨唱會的日子，嫫君一個月的工夫就忙着籌備、練聲、印票子、請柬、節目單、招待新聞記者……

本來梅之實先生主張她在今年秋天舉行，但她一定要在春天舉行……梅之實扭她不過，祇得由她，但是一切的籌備工作，都沒有幫忙，都是由嫫君和康芝小姐兩個人弄的。

嫫君的聲音雖然還說得過去，但是因為她自己故意加上許多不自然的“顫音”。使她的聲音弄得非常討厭。但嫫君是以為這樣的顫音可以使人感動的。

嫫君是個很聰明的人，她知道怎樣可以使人注意，怎樣可以獲得人的歡心，她把作人的技巧運用到音樂上面去，她想獲得到同等的成功。

梅之實屢勸她不聽，便憤憤的說：

“你這種聲音簡直使人不寒而慄！”

嫫君是依然不改，但心中大氣，逢人便說，梅之實是個可笑的人，而且是默默的在單戀着她。

梅之實本來接觸的人非常之少，他的行為都是沒有旁證的，人家說他是什麼就是什麼，是得不到第二個人對他剖

白的，因為第二人不能看見他的行爲和心思何在，是想替他剖辯也無從剖辯的。

所以人們就都以爲梅之實第一是認爲嫫君是個音樂天才，所以在熱心的幫助她，第二是認爲嫫君是個天使，在默默的崇拜着她。

其實梅之實先生對於愛戀嫫君小姐這件事，是全不知道的。

這一天的嫫君的獨唱會，除了節目單是梅之實代排的，其餘都是與他無關的。

還有一個大白玫瑰花籃是梅之實送給她的，梅之實還送一個小紫蘿蘭花球給宓君，宓君把它帶在胸前的衣襟上。

在獨奏會裏，招待都是嫫君的朋友，一個個打扮得花枝招展，轉來轉去。

梅之實和宓君都在一道，無事可作，祇有偶然看見必須得招呼的朋友，纔出來招呼一下。

宓君看到一個奇異的來賓或者會上的一個些微的疏忽，就對梅之實輕輕的批評着。

相識的客人到嫫君那兒恭維了一通，就到梅之實和宓君這兒來說些贊美和愉快的話，梅之實和宓君常常爲了這個相顧而笑。

宓君那一天穿了一身黑絨袍子，袍子是家常穿的，祇是

因了邊緣都繡了金線的孔雀翎，所以顯得光豔照人。

有好事的人，這時就冷眼的比較姊妹兩人，便覺兩個姊妹都是亭亭玉立，秀色可餐，簡直分不出那一個是更漂亮些，簡直兩個是一樣出色的，都是一般可愛的。

但是仔細一品評，便可以看出宓君是平靜而冷雋，儀態萬方，舉止言笑都是和諧的，像一潭靜止的清水，什麼東西落到上面都要沉澱下去的。

嫫君給人的印象，卻有一種跳動的感想，彷彿她是在遠遠的望着你，等着人去讚美她，崇拜她，而她又立刻的感到輕藐和鄙夷的。

她的爲人顯得龐雜而不統一，她是不固執，容易改變，而又報復性很強的人，而且又是馬上報復，他是沒有耐性的。

她把自己總比喻成一個與自己並不相稱的那種腳色，譬如她看了“小婦人”那種影片，她就說自己是其中的“四妹”，因爲那個四妹的命運，真是讓人一往情深的，而尤其她在要死的時候，說的那些傻話，使人聽了祇想流淚，覺得她這樣一個女孩子，祇配嫁給自然，人間是無法承受的，……她的死是恰到好處……

嫫君是不會死得那樣感傷的，這一點她很明白，所以就竭力的把自己的命運渲染得和她相同……而常常和她的丈

夫提起，就悄悄的流淚的……

或者她又說自己是“小芳黛”，是不值得愛的，而她其實是比小芳黛更可憐呵，小芳黛是多麼會操縱男人呵，而且小芳黛是多麼聰明呵，知道用最好的方法來獲得最好的男人的，可是她是多麼傻氣呀，她是不懂得這許多手法的，她祇合受人欺負，受人冷淡，被人罵作巫女，受人恥辱……她在描寫着自己可憐的遭遇的時候，她常常忘記了她是被一個年青的丈夫所寵愛着。

她的喜愛什麼常常不是從一個固定的信念或意見來出發的，而是多半看了別人喜愛之後，她纔想起這個東西的價值，而想到非據爲己有不可……

比如她和宓君一起在郊外散步，忽然看見一朵白色的小野花，她是連睬也不睬的大步的走過，對這朵花兒一點心思也沒有的，而這時被宓君看見了，說：“這是一朵小白花……”於是就採到手裏來，而這時嫫君就也隨着驚喊出來：“呀，真的是——一朵小白花嗎，哎喲，真是可愛極了！”於是低下頭來尋找，是不是還有另外的小白花，要是有的時候，她並不像宓君似的祇取一朵，而是採了一大把，比那一朵的至少要多十倍，要是地下完全沒有了，並沒有了另外的一朵，於是她就愛起姐姐手中的那一朵兒來了，這一朵可憐的方纔差一點兒沒被她伸出去的高傲的腳板所踐踏了的小花兒，

她就看了非愛不可了。

直到用種種的說詞，把這朵小花奪到手裏纔算完事。

嫫君的行爲是不能援用道德律來批評的，因爲伊到底沒有什麼罪過，譬如向姐姐要了一朵小花，這原算不了什麼的，所以要到手裏之後也就隨手拋棄了，馬上就忘記了。

宓君因爲是姐姐，處處對妹妹都講寬容的，但因爲嫫君這樣的待她太久了，所以未免有時也會感到不平，這就是宓君所以常常對她感覺冷淡的最大原因。

今天是嫫君頂頂光榮的日子，照理都是她的教師梅之實和姐姐宓君最高興的日子，但是並不，他們倆是非常冷淡的，所有的高雅的儀表和美貌都是爲了是應該這樣的。

嫫君的聲音今天很好，是溫暖而且響亮，特有的顫音也不太多，她的表情很好，很熱情，很莊重，表示對古典的曲子也很理解，但是祇是稍稍顯得造作而已。

宓君是坐在梅之實並排聽她唱歌，梅是不願把自己批評的意見流露出來的，雖然他是時時的注意着她。

宓君也是不好在外面表示她對自己妹妹的意見的，但偶爾和梅對看了一眼時，便覺得他倆的意見完全相同。

每隻曲子唱了之後，得到的掌聲不少，而且頂頂光榮的，是今天各國使館的貴賓也都到了，這使嫫君感到是非唱得好不可的。

其實她是唱得很好了，但是她自己還是不滿意，覺得毫無是處。

散會了本來是應該梅之實來請客或者是宓君來請，但是嫫君一定要請客人到她家裏家宴。

所以這天爲嫫君招待賓客的，伴奏的，和許多貴賓密友，都由嫫君來作東，請在家裏吃飯。

筵會嫫君是在前幾天，就和五芳齋的老闆商量好了的，席面是用大翅，壓桌是用“石魚”和“燒大鰻。”

一個“燒大鰻”是二十五元錢，這號召力是很強的，所以客人都到齊。

大家鬧酒鬧的非常厲害，幾乎使宓君都看不慣了，她便退下來，……

她剛走到小客廳，聽見裏邊有琴鍵聲，叮叮咚咚的，她想大家都在鬧酒，這是什麼人溜出來彈琴呢？

她推了門偷看一下，那人並不覺得有人在看他，她看那背影像是梅之實，她立刻轉身便退出來，但忽的她就推門進去。

梅之實一直對這些都沒覺得，還在那兒彈琴，他彈的是曉邦的“小夜曲”。

宓君默默的走進來。

梅一點兒也沒有感覺到有人走到他跟前兒來。

宓君默默的也坐在琴凳上，和他一道彈着。梅之實回過頭來看了她一眼，突然的問她：

“Hedge Rose 怎樣唱？”

於是她們倆合唱了一曲，在曲子終了的時候梅之實的嘴唇印在宓君的嘴唇上。……

這時忽然有人掩入屋中，說：

“我來得不巧了！”

於是就走了。

宓君看見是嫫君，她覺得這句話說得庸俗，而且近乎下流。她非常憤怒，她從來沒有想到她的妹妹是這樣一個人的。

她又想即使是嫫君過分的輕視梅之實，也不該這樣說，因為祇少也是她姐姐所尊敬的人，而她是應該尊敬她的姐姐的。

但是繼而她又想到，她是頑皮呢，她是在開我們的玩笑，所以纔心安了，而且覺得方纔自己的多心，有幾分好笑……覺得很有意思，於是就暗笑了一下不再想下去……仍然回到餐廳裏來，嫫君還和方纔一樣，祇是待她特別親密了，她們兩個都暗暗的紅了一下臉，就好像有無限的話要說，又覺得什麼話也說不出。宓君溫暖的望着歡快的賓客，就有些興奮起來了。

有人啜咕大家一定要宓君彈琵琶，因為據說她在北平

表演過。

不知她們從那裏把絲竹管絃之類都弄來了，而且宣稱今天晚上是國樂節目，除了嫵君以外，都祇能作國樂，不唱洋歌，也不彈洋琴。所以指定的是宓君彈琵琶。

人在取笑她：

“千呼萬喚始出來，
猶抱琵琶半遮面！”

宓君因爲很高興，就接了過來彈了一曲‘平沙落雁’。

彈完了宓君立起身來就走，但是大家那裏肯放，一定要她彈一曲‘夜渡陰平’。

宓君十分的不要彈，但是吃不過大家的說勸，又加心中十分的高興，於是就祇得再彈一曲，‘夜渡陰平’是很長的曲子，分三大段，而且尤其在形容千軍萬馬的時候，撥挑的工夫是非常吃力的，所以宓君彈完了就累了，就退到休息室去休息。

休息室人很多，她退出來，仍舊回到方纔她和梅之實彈琴的地方……

鋼琴是大型的，靜隱的站在那兒，像一個金色的畫板一樣……宓君看了不知是心中興起一絲甜蜜，還是一種感傷……她腼腆的默默的坐在地氈上，把手扶在鵝絨的靠枕上，看着她兩方纔同坐着的琴櫈，看着她兩一同撫摩的琴鍵，走

廊上的紅燈，照射在室內，顯出一種恍惚迷離的情調。

她覺到一切都是柔和的，沉迷的，像喝醉了一樣，她浸在一種希奇的眩暈和酩酊的漩渦裏面……

琴架上的晚香玉在夜的燈影裏擴散出更大的香氣，像春末的潮頭似的，一會兒漲了，一會兒又退落……

她的心有些微微的跳動，眼皮也有些惺忪而嬌懶……肢體都是軟的……

隔室的笑語聲，吵叫聲，過道的衣袂聲，潑酒聲，斟茶聲……

“和我跳，和我跳！”

“喂，喂，……”

喧囂聲不絕於耳，把人的思維渲染成一種帶着橙黃色的調子，杯子、刀子、叉子、眸子、裙子、臂子、鞋子、襪子、鼻子、帶子、碗子、筷子、盆子……許許多多的可厭的而又可愛的東西交混在一起，使人急急的想走進一個廣大的門檻，那裏是裝滿着漲溢了的芳香和蒸騰的暖氣的。

她是興奮而狂熱，又喚起了內心裏的一種好玩的近乎天真似的要求……

她看見那掛着的水蜜黃色的落地窗簾在那大的玻璃窗上一擺一擺的，她覺得有無限的意思，她看着那淡黃色的輕輕的靜穆的帘子，她悄悄的走過來把臉貼在那水母片似的

綢質的帘子上，用她白皙的臉龐輕輕的擦着、親着、揉着、撫摩着，而且喃喃的說着一些傻話……

餐廳裏有女人唱丁香山那樣子的歌子，歌聲是造作的冶蕩的，好像一個昏眩的黃漉漉的氣氛裏有一個金色的帶子在搖擺，雖然喚起人有着一種不潔的感覺，但畢竟是誘惑的，……

歌聲還在唱着：

“我要回到丁香山上去；

我要去……

我要去……”

歌聲跌下去了。

一片掌聲。

聽得出是嫫君來唱了，

嫫君唱着一支 La Paloma

這次歌聲比她過去唱的任何歌聲都好，她覺得嫫君的唱歌是有才能的……

她靜靜的立在那兒聽着歌聲一直唱完……

她面向着外面石像似的立在那兒，她的臉色白得像石膏，黑色的絨絲安琪斯金作的旗袍，使她的身段顯得碩長而且苗條……她的衣緣上的花邊，都排着一圈一圈金翅金鱗的孔雀眼，在她稍稍一轉動的時候，就閃着微光……

她是瘦削而碩長的，肩膀是十足中國人的，是一種古典的所謂的‘削肩’那種肩膀……

她的腳踝像一雙小仙鶴腿似的立在那兒，使她好像立在透清的水裏……

她站那兒一直等着歌聲止了，她纔稍稍的動了一下。

她等着那美麗的富於詩情的歌聲的再來，她知道他們會請求她再唱的，因為今天嫿君唱得的確很好……

在歌聲快要停止的那一小節裏，她的眼裏含着甜蜜的眼水了……

這時候梅之實悄悄的走進來……

宓君立刻迎上來，向他咬着似的吻着嘴唇……

宓君的頭向右邊慢沉沉的沉下去，然後把額際的頭髮向後一甩，於是把頭突然的一揚，彷彿忽然的醒轉了似的，把眼睛看入梅之實的眼睛裏去……

想了一下，需要再接再吻不再接呢？覺得還是需要的，於是兩個人又吻起來了。

外面的笑語聲，歌唱聲，叮咚聲，絃樂聲，絲竹聲……都沉沒下去了，祇聽見她兩心房的跳動聲……輕微的在嘴唇和嘴唇分離開的一點兒輕脆的聲音，也能聽到的……

宓君記得第一次他讓路來吻她的時候，她不是這樣的，那時路是懦怯的，膽子小的，像個小偷似的，總想找尋一個

適當的機會，把他的嘴唇送過來，但又不敢，她是計算着，內心非常衝突，臉上異樣的笑着，好像是平靜的笑着，其實是不平靜的……那時，自己感到有一種勝利之感，好像一切都是命令着他的，她覺得心上是很甜的，如同塗上一層蠟蜜在臉上舌上，嘴上……一切都是甜的，而且有幾分害羞……心靈也激動的跳着，但仍是舒緩的……

現在她的愛是嚮往的，而且好像帶着一種意志感……非要得到這種感情她便不要生存了，好像她是這樣的……她的心房跳得很厲害，好像要有一口血必得在口中吐出，她的兩眼向下深陷，如同要沉在腦子裏去，和她的思想混在一起……耳朵在響着，鼓風機似的帶着熱鬱的風吹過去，‘去吧，去吧……’有一種宗教似的信念在向她默語，向她招引……她必需要去的，於是想了一下，她兩一對小蟲子樣的嘴唇又接在一道了……

好像她兩個人早已約好了一樣，必須選擇這樣一個晨光來互相愛戀……

又好像她兩已經約好了一樣，她們必須要一次一次的接吻，又必須得那麼多不可，短一次也不行……

夜幾乎快要闌珊了，空氣和酒香裏散布出一種虛無的調子，燈光搖幌，睡意朦朧，一絲一絲的迷蒙虛偽的氣氛，從韓慢的角落裏，從酒足飯飽的人的呵欠裏，從葱蘢的晚香玉

的花朵裏，從飽咳的酒氣裏，從金色皮子包裹的腳尖上，從心上很甜的晚上蔓延出來了……

宴會已要完結，而人們還在留戀，貓兒弓着腰身在走廊上跑過，夜的風飄忽的吹過了瓦甌。

這時小客廳裏祇剩宓君一個人坐在琴畔沉思……

門前有個人影一晃，她看出是楊蔭生那大胖子，不尷不尬的在張望……

她看了低着頭就笑了起來，她真想在他那光滑的禿頭上點了一下，使這大胖子迷迷糊糊，開他一頓玩笑……

那大胖子蠢笨的怔了一怔，好像沒有尋到什麼人，他就走了，過後不一會兒，走廊的拐角那兒就透出女人的呢笑聲……

這一夜宓君睡得很安適，她幾乎是含着微笑睡的，她覺得床是軟的，被子是光滑的，夢是荒唐的，酒氣還在她胸膈洋溢着，她是喜悅而愛慕……心裏蘊蓄着一段慰貼她就睡着了。

第二天她醒得很早，她本來想馬上就跳起來，但她想今天也許要累了……她想了自己籌畫得這樣周全……她就羞怯了，翻了個身……又休息下來……還在躺着……

嫫君今天很早就走進七小姐的屋子裏，和她談論音樂會的種種細節，樣子非常親密，又問姐姐這個，又問姐姐那

個……還說要她去逛南溫泉去，話裏的意思自然是要梅之實一道去的……又抱怨了她的丈夫許久沒有來信，又說了自己許多委曲的話，纔走出去了，傳話老媽子侍候七小姐起來……

梅之實很快的就來了。

十二點鐘的時候，他們出去了。

她兩到一家新開的金江餐館吃飯……

這兒是新都最闊氣的一家，它的出名就由於他敢於把價錢擡到別人付不起的那樣高。

這是一個暗色的屋子，高燒着白燭，氣象非常輝煌，侍者雖然沒有成列成行像波斯的帝王那樣闊氣，但的確都是生面別開的，而且玻璃器都是 Webb Crystal 牌子的，這一點是最足以引誘別人……

飯館裏有人說：

“佛朗哥天天在無線電廣播他的菜單給政府軍聽，現在我們真也應該把我們的菜單廣播給敵人聽聽，讓他氣死！”

宓君和梅之實聽了都相顧而笑。

宓君說：

“我想起一個酒店來，你知道叫什麼名字？”

梅之實問：

“是大的，是小的。”

“是小的。”

“在那國？”

“在英國。”

梅之實在桌子上醮着酒寫了一個英文字。

問她：

“對不對？”

宓君想起了那小酒店的情形，於是就大笑起來，說：

“你猜得真對！”

又問：

“你恁那樣會猜呢？”

梅不說了。

宓君還問。

梅之實就說：

“因為那種小酒店是頗使人感到溫暖的。”

宓君笑了。

梅之實提議到北溫泉去玩。

宓君同意明天去，因為她要收拾些東西多玩幾天。

宓君說：

“那兒該多好玩呀！”

梅之實說：

“也不見得怎樣好的……”

“不，一定好的。”

“你去過嗎？”

“……………”

宓君又笑起來，好像她心中想着什麼祕密的事情似的。

第二天她就到紫雲家裏去約紫雲陪她到北溫泉去。

紫雲一定要楊蔭生也去，因為前兩天她和她丈夫講過了，要一道去。

但宓君一定不肯，祇說要她一個人去。

紫雲猜到了幾分，就故意追問着：

“還有誰要去？”

宓君本來早就想告訴她，沒想到她問得這樣早，便不好說了。

停了半天，纔說：

“還有梅先生……”

紫雲跳了起來，叫着：

“呀！你背着我搞的什麼鬼，快快從實着來，是不是你愛上他了……”

“瞎說些什麼，……大驚小怪的……愛上了你到是真的……”

‘呀！是了，一定愛上了的，可是你要知道他很窮呀！’

“我還沒嫁他呢，用你當心！”

“是不是弄音樂的那個？”

宓君臉一紅，便說：

“到國泰看電影去，Wings of the morning，去不去！”

紫雲很老練的說：

“我不要去那個電影，我要看你演的電影！”

“裏邊有 Mccomak 唱歌……”

紫雲穿着睡衣，坐到宓君的跟前，板住她的肩膀，把眼睛看在她的臉上。

“我的好妹妹，前幾天你可是什麼話都和我講來着，現在你有什麼好事，你恁的不和你的傻姐姐商量了？”

宓君裝着生氣的樣子。

“不是找你來了嗎？”

“那你不和我說清，我是又粗心又大意的，你不和我事先講清楚，我可是作事要糊塗的。”

“得了吧，我不過是在城裏呆得膩了，約了你，到外邊跑跑，這有什麼呢！”

“好呀，好呀，你不和我講，好，我去問梅先生去，我問她怎樣愛上你了。”

“說不定他還不知道誰在愛他呢！”

“不知道，呀，不知道，我就說我愛他。”

“他要不信呢？”

“我就表演給他看！”

“算了吧，別下流了……我們去看電影去！”

紫雲就一頭扎到宓君的懷裏，縱聲大笑起來，完了擡起頭來，咕嘟着嘴兒說：

“宓君，你從前可是什麼都對我說來着。”

宓君嫣然一笑，說：

“紫雲，你好麻煩，什麼事也沒有，把你緊張得不得了。”

“好，我就當作什麼事也沒有好了。”

“你和我看電影去，那裏幾支歌子，我都喜歡……”

於是她們兩個就看電影去了，看完影戲宓君和紫雲在小什字那兒店家買了些明天到北溫泉去玩時用的東西，就到冠生園去吃咖啡。

那天晚上宓君回來到八妹家裏睡的，回來她就睡了，沒有和嫫君談起這件事，嫫君關切的問她：

“姐姐，病好沒有？”

宓君說：“我沒有什麼病！”

嫫君說：“你明天要上山去嗎？”

宓君說：“不。”

不知爲什麼宓君好像看出妹妹是在盤查她，妹妹似乎是知道她明天要去北溫泉去玩了。

祇少在宓君覺得妹妹是話裏有話，所以宓君就打定主

意，反而不說，越是問就越問不出真正實話來，雖然宓君表面上仍是和顏悅色的，但是心裏的確是在賭着一分氣的。

雖然過了一會，她就覺得自己多心得可笑，但是她仍然沒有說出她明天要去北溫泉的計劃就去睡去了。

直到第二天，她走了在樓梯口上纔叫住老媽子，說是八小姐問時，就說到北溫泉去玩去了。

這一天她和梅之實，還有紫雲坐了車子到北碚，從北碚僱了一條船，在明亮的早晨，上北溫泉去遊逛去了。

江水非常激湍，北碚的下面，東陽鎮的對過，就有一個會翻花的大灘，船走在這兒，就都像一輪磨似的，滴溜溜的轉了一個彎兒。

把手舉在空中作個不動的標準，江水的流就看得出是快來了。

江水的上游反而寬些，到這兒就開始進了峽口。這兒有一排一排的大青石，堵住了水流的去路，水流就不得不拚命的向左逼了去，所以後來的水流，衝不過這大石頭就開始哇拉哇拉的響，石上用白色的石灰記上一二三……的號碼，還有兩個大英文字母，聯寫在一道 W M，江水漲了的時候，就一道一道把那白杠淹沒了的，這江水一天之內，就可以漲五六丈的。

這兒的船是掛帆的少，掛蓆的多，掛帆都是比較大的船，

走下游的，所以船的桅杆到不少，但那飄飄搖搖像大鳥翅的長帆卻不多，大概是因爲這兒的風沒有很多的緣故。

宓君在北方的時候比較多，從來沒有看過這個景色，覺得非常高興。

紫雲就指點着她說：

“這兒是國立江蘇醫學院，對面是復旦大學，前面的桑林是商船學校……”

船槳打着水花花的響，聲音很好聽，尤其在桅杆的洞兒裏，船底裏的積水在那孔兒裏衝盪，透出一種像滾着個空心的銅球似的聲音，尤其使宓君感到新奇，而且驚喜的對梅之實說：

“你聽！”

梅之實聽了。

笑了。

他兩彼此看着。

紫雲不曉得她說聽的是什麼，以爲是岸上有人唱歌，所以也側耳聽了一下，覺得什麼也沒有，便生氣的吃桂圓。

船就到了大渡口了，大渡口的風景很好，有許多青板石探在河水裏，岸上的砂灘上，還長滿了蘆花，白深深的非常好看。

宓君一定要一把蘆花來，於是聽着舟子把船停了，她一

個跑到砂裏去折蘆花。

她穿的是高跟鞋，走一步，砂子就向裏邊灌進去，於是她就把鞋丟在砂裏，不要了，自己光着腳向前跑。

在後面趕來的梅之實，就在砂裏把鞋取出，提在手上，追上她去割蘆花。

蘆葦雖然細弱，但很難割，因為它不馬上就斷，宓君不服氣，就用手來擰……擰也擰不下，宓君索興就不折了，坐在地上放賴，說：“我不折了，我們不去北碚吧，就去這兒的！”

她用手濾着砂子，黃色的砂子像小米似的在她手指縫裏一串一串的漏下去……

她忽然發現了砂裏有奇怪的亮晶晶的小石頭，她就跳起來去檢小石子兒去……

檢了一會兒，她就跳到一塊大石上，從這塊上跳到那塊上，跳得又快，又靈敏，好像她是在石上飛行着似的。她跳得得意了，就對着梅之實高聲的叫鬧。

梅十分的擔心她會跌下來，而且她是在赤着腳的，怎好亂跑。

便喊她。

宓君一跳兩跳的就跑到桑林裏去了。

梅之實喊她不住，就去追她，手中抱了一大把蘆花，蘆

花受了風吹，就忽忽的向下落些碎米，像憑空飛着些雪花似的。

紫雲在船上看了大大的生氣。

自己對着自己嘟囔着。

“八十歲的老婆婆要是講起戀愛來，也會變作小孩子呢！”

宓君從另外一條小道鑽出來踏着砂子跑回來，跳到船上氣喘噓噓的說：

“他還在那兒找我呢！”

把腳伸在碧清的河水裏，任着水在她白酥酥的腳踝上流過去，如同水裏有個倔強性的小牛，要拖住她把她也帶了走似的，

梅之實鬧了滿頭大汗回來，一手抱着蘆花……沿着砂蹟走來……

她們跑得餓了，就在船裏吃着帶來的點心，然後唱起歌來，讓舟子打槳前進……

北溫泉的泉水不太熱，水裏含的硫磺質比較少，這水通過地層時所生出的熱，多半是因為流過石灰層而產生的。這水不是像趵突泉，湯泉，……那樣的是從地裏翻出來，它是從山腳流出來的，山腳有個人造的張口的龍頭，水像曳了閘門似的噴吐出來……下邊引了池塘，人們在上面造了屋子

……北溫泉就是這樣的……

紫雲、梅之實，宓君三個人游得累了，就立在噴水口那兒，把背接着水，水的力量很大，打在背上，非常的爽快……

宓君祇是看着紫雲、梅之實兩人憨笑……

紫雲說：

“這樣皮膚就可以抵抗炸彈了！”

梅之實開着玩笑說：

“不見得？”

宓君說：

“炸彈要是水作的，我倒情願吃個炸彈呢！”

紫雲說：

“你這句話就是一顆好炸彈，炸得我心花怒放！”

宓君怔了半天不能知道她話裏到底是什麼意思。便問：

“你說什麼？”

紫雲粗野的大笑着，把水向自己豐滿的肩膀上亂潑……

然後一條蛇似的把頭伸出來，爬在宓君的耳根底下說：

“你不知道賈寶玉說，男人是泥做的，女人是水做的嗎？

你就是水作的，你就是顆炸彈！”

宓君還是怔着，想了半天纔想通了，就捧着水向她身上來潑……

紫雲拉着她的手向梅之實說：

“我們去到外邊大池子去好好游一會兒吧！”

她們三個拉着手就到露天大池子去游水。

梅之實游得很好，他的姿式最好。

宓君會潛水，像條魚似的扎在水裏……

宓君像一條精靈的魚似的，翻車似的在水裏划，梅之實也游得好。紫雲祇會潛水，她故意學鴨子游水，把頭扎在水裏，用兩手潑水，在水底下游，像鴨子吃着水裏的小魚子似的。

宓君姿式最美，但不肯賣力氣游，祇是淘氣，許多人都注視她。而且互相私自評論……

別的人都常常來洗，所以皮膚都有些變黑，祇有她從來很少見太陽，又加她皮膚固有的一種照眼的白皙，所以遠遠看去，就如一個石膏人一樣。

岸上有一個女人在練習跳水，那女人長得尖頭頂，三角眼，朝天鼻，嘴唇是向上翹的，尖肩膀，穿着由溫泉租來的布線游泳衣，衣服上面寫着四個紅字：“溫泉公園”……

宓君看了就對紫雲梅之實說：

“那個女人像十八世紀的教堂似的，全身都是尖頂，富於出世美！”

於是紫雲和梅之實都向那邊看起來，覺得她說的的確可笑。

太陽的光強烈的照下來，宓君笑着，她的全身像鍍一層白銀，所以她的笑聲就像帶着閃光的。

梅之實驚嘆的看着她的漂白了的肉體，又看着那碧綠的池水，這是一個顯明的對照，使他好像看見了二月的天氣，不由得扯起一道驚嘆來……

宓君立在岸上的跳板上，向着梅叫：

“看呀，看呀，你看我呀……”

然後急急的就跳下來……

因為跳得太性急，姿式還沒有擺好，就跳落了，所以鑽到水裏的時候，把水扎起了很高……

她大笑着鑽出水來，用大爬手向這兒游來，想向梅之實講着方纔怎樣沒有立穩，怎樣先把右腳擡起來，怎樣跌在水裏夠疼的……

正在這個時候，空襲警報來了……

宓君吃驚說：

“哎喲，我們沒法玩了！”

紫雲聽了就嘲笑她說：

“日本人要聽了你這樣說，真是不想來轟炸了，他知道轟炸了老半天祇妨礙了一位小姐不好玩了，他聽了真要氣死！”

宓君依然憨態可掬的說：

“這怎樣，難道他還是幫着我們來玩嗎？”

梅之實說：

“恐怕要幫助我們來玩吧，我們正好趁着這個時候遊山去！”

紫雲生氣的說：

“好，讓你們去遊山去吧，我的肚子可餓透了，我要一個人去吃飯去了。”

梅之實說：

“是的，我們應該服從楊太太的命令！”

紫雲說：

“我可沒有命令誰，我說讓我一個人去吃飯去。”

宓君過來拉着她，不好意思的吃吃的笑，然後手臂挽着手臂就跑到女更衣室去了。

梅之實用口嘯吹着 Humouresge 小曲子，收拾東西，換衣服，到飯廳去搶坐位。

這兒的餐廳，有三間房子那樣大，但是因為來玩的人過多，所以坐位都是得搶着坐的，否則要等到下午四點也許還吃不到飯的。

有人說，這個餐廳一個月就賺三千塊錢，又有人說，是半年賺了三千塊錢……總之是個很賺錢的生意。據精通內幕的說：因為它位置在這個溫泉地方，冬夏都是有生意的，

可以說沒有冷過，所以是可能賺了錢的。

到這兒花錢吃飯是和搶飯一樣，必須先派人留守，就是說必須鬭爭一下，纔能撈到飯吃。所以平常文質彬彬的紳商，或者是天天衣冠楚楚的紳士，爲了吃飯，也都未免露出本相，爭起坐位來，梅之實就是這些騎士裏的一個，不過他爲人比較謙虛，所以搶了半天也沒搶到，直到紫雲來了幫着他忙了半天，把一個茶房也罵了纔佔着坐位……

吃完了飯，警報還沒有解除，這幾天警報一來就是四五個鐘頭……

之實就提議爬山去……

他們就去了。

山上的樹很多，還有棕櫚，四川的天氣是亞熱帶氣候，經冬的山景，也通通是綠的，所以在春天也有些盛夏的意思了。

四川的地層很古了，大概已經進入了壯年期，所以石質多爲風化石，並不緊密的。

山上的小路都用石板砌成，用竹板標着一個很好聽的名字叫：百步梯。

宓君看了這個草也說好，看了那個花也說好，心裏高興得不得了，忽的，她停住了腳步對紫雲說：

“雲姐姐，我們在這兒多住幾天該多好，這兒有房子吧？”

紫雲說：

“你在這兒吧，我可要回去了！”

宓君說：

“好姐姐，你陪陪我，我們定一個房子，多好！”

紫雲故意向後邊的梅拱嘴。

宓君說：

“我們住一間，他住一間，我們試試，要有兩個空房，我們就一起定下來，好不好？”

紫雲說：

“要是定房子，明天再來住，也好，今天，可不成，今天，你要住你們倆住好了，我還沒有和家裏講好哪，明天再來，我們也好帶個老媽子來，要不然這樣子，算作什麼？”

宓君說：

“就是明天來住吧，房子也得今天定的，要不然沒辦法，說不定明天也還沒能有房子呢？”

紫雲和宓君就停下來，等梅之實：

梅之實正採了兩把野杜鵑，一把送給紫雲，一把送給宓君。

梅之實摘了一小朵，簪在紫雲的鬢髮上。

紫雲給宓君也簪了一小朵，然後鬧着說：

“你那一朵沒有我這朵好呢，我這是梅先生給我帶的

呢！”

梅先生很體面的正了一下身，說：

“山上很好玩的，我們上山去吧！”

宓君說：

“不，我們不要去吧，我們定房間去！”

梅之實不解的問：

“定什麼房間？”

宓君說：

“我們不好在這兒多住幾天嗎？我們在這兒玩得多麼好呀！我們定下房間，我們還要玩下去呢，我們何必跑走呢！”

這時山下響起了解除警報，許多的人都在石穴或樹叢裏鑽出來了，四外傳出來笑語的聲音。

宓君吃驚的說：

“我們快去定房子去吧，要不然別人要搶着定了。”

紫雲看宓君真正着急了，便說：

“梅先生，我們在這兒定兩個房間吧，我們在這兒多玩幾天，多麼有意思，又可躲警報，這幾天天天都有月亮，一定要有夜襲的……”

梅之實慌惑的說：

“今天就住下嗎，恐怕沒有房間的……”

紫雲說：

“我想我們今天還回去，明天或者後天我們一道再來，也帶個娘姨來，隨手用的東西也好帶來，祇是我們要定房間，又得請您去衝鋒了。”

梅笑了一笑，說：

“不要緊的，翁家在這兒定了許多房子，在數帆樓，那兒房子是頂好的，我向他們討一間來……我自己住聽泉山館，那兒是陳璧和在那兒住，我向他勻下來，明天他就可以搬走了，我們去和他們講好，然後再關照賬房間一下，就行了，這個簡單得很！”

宓君聽到這兒，止不住就說：

“呀，那好極了！”

紫雲說：

“我們就定了去！”

於是他們就去把房間定了，果然照梅之實所說的，就那樣兒定了。

紫雲說：

“月亮就上來了，我們去吃晚飯，提前吃，吃完了，好去看月亮，我們夜裏坐船回去，那是再有意思也沒了，去年有一次，我們就是月亮地裏回家，有趣極了。”

宓君說：

“我還不餓，可怎麼辦呢？”

紫雲說：

“不餓不要緊，先吃了準備着，等一會兒餓了就不用吃了。”

宓君說：

“那恁可以呢……”

說到這兒纔尋思出紫雲是在鬧玩笑，於是就暗暗的在紫雲的豐滿的腰肢上捏了一把。

紫雲祇好忍着癢，還一派正經的和梅之實在談着。

宓君這一天是她全生命裏最幸福的一天，這一天將是她全生命史的幸福起頭……

宓君跳着，鬧着，笑着，撒着嬌……一點兒也不覺得累。

她的眼梢常常偷看在梅之實的身上，而感到快樂，她好像看着一個很美麗的藝術品似的，不敢細看，怕把他褻瀆了。

她想起了在歌樂山第一天晚上他聽見了他的歌聲……那種種的情節，……他沒有想到伊會和那個唱歌的人相識的……她又記起那天她聽見那歌聲的感覺，她是多麼迷惘而低迴呀……那夜的月亮是那麼樣的朦朧而恍惚……那白堊質的小房，那龍骨石的山地……那沉迷的燈光……她又記起第一天在八妹的樓頭見到他，她驚異的好像和他似曾相識……她很想問問他第一眼看見自己的時候，是什麼一種印象……她很想得到梅對她觀感的具體的批評，她又記

起那一次在南山的草坪上宓君要他給唱 Crable Song……
他唱得那樣好，直使宓君聽了都想哭出聲來，或者馬上投在
他的懷裏吻他……

宓君偷偷的看了梅一眼，很想把這些統統都對他說了
……

她是愛她的……好像有個聲音在她的旁邊向她講說
……她突的臉紅了……

梅之實跑過來一個手拉着她們一個，扯着說：

“我們去吃飯去！”

宓君說：

“我們不吃了，我們到城裏去吃；”

梅之實說：

“我預備了一樣好菜了，給你們吃！”

紫雲說：

“你到城裏，今天有月亮，要是有警報，可要撈不到飯
吃！”

宓君也不過是隨便說說，自然也是要去吃的，於是就跟
住梅之實，問：

“你預備了什麼好菜？”

梅之實說：

“特意爲你預備的，先不告訴你！”

宓君說：

“我心急得很，你先告訴我！”

梅之實說：

“不，不，你看了先不知道，纔好玩呢！”

宓君說：

“我猜着了，紅燒蹄膀！”

梅之實說：

“不會的，那不膩死了人。”

宓君取笑着他說：

“我想你一定祇會要這種菜！”

梅之實說：

“胡說，我要的菜是很合適你的口味的！”

紫雲裝着腔說：

“我不吃了！”

梅之實問她：

“爲什麼呢，你頭疼嗎？”

宓君說：

“你不要問她，不愛吃就不吃吧！”

紫雲睜大了眼睛，裝出生氣的派頭，大聲的說：

“呀，好沒良心，你們去吃飯，根本是要我陪伴，現在我不要陪了，便說莫理我，好，我也不要那個理，我自己去吃！”

宓君說：

“好，好，你自去吃！”

然後銀鈴似的一串匿笑起來，……

梅之實過來拉住紫雲說：

“那裏，一道去，還有，還有更好的菜，更好的菜……”

紫雲說：

“不要來欺侮我，你聽我來講講這個理，你先說特意給她預備的菜，又說合乎她的口味，那麼，我要問你，我和你們一道去吃了，勢必也未免的要吃了一口兩口的‘你們’的‘那個’菜，可是那菜又不是給我預備的，可怎麼辦？”

梅之實沒等紫雲說完，就攔住了她說：

“是給你預備的，是給你預備的！”

紫雲說：

“好，就算是給我預備的，要不合我的口味，可怎麼辦？”

梅之實說：

“包管合的，一定合的，不合我們再叫！”

宓君早已笑得要死，就過來扯住紫雲的手說：

“算了吧，我的女王，這一笑可把我笑餓了。”

紫雲說：

“快不要理我，我也不是什麼女王，快找你的騎士去吧！”

梅之實連忙過來賠禮，說：

“的確也是給紫雲小姐叫了的，我給宓君叫一盆八寶鴨，給您叫一盆十做鷄，都是我午飯時就點好了的，要不然現在怎可以做得出呢？”

紫雲說：

“不要胡謔了，你方纔並沒有說出什麼十做魚，八寶飯的，現在改了口，我也不信你的！”

梅之實急口說：

“的確是的，方纔忘記了和紫雲小姐講了的，不然我不會叫這麼許多菜，的確有一盆是給您！請你原諒！”

紫雲咬着嘴唇說：

“好，要我原諒，可得有個條件！”

說着就睜了睜眼對着宓君。

梅之實說：

“好的，好的，什麼條件，你說吧！一定服從……”

紫雲說：

“你可說一定服從的呀？”

梅之實說：

“一定服從。”

紫雲說：

“那麼……”

又不好意思起來，就大笑着，說：

“好，先保留這個條件，將來再執行吧！”

於是他們纔正經的走到飯廳去吃飯。

宓君俯在紫雲耳朵底下說：

“你多壞呀！”

紫雲祇是笑，不去回答。

餐堂裏人已經坐滿，菜油的掛燈昏黃的燃着，人聲非常雜亂，菜香和油氣混合着向外擴散。

廚子今天親手給宓君他們上菜，一則表示這高貴的菜是加心細作了的，二則是要親眼看看這賞識了他的手藝的顧客，是什麼樣的人物。

廚子看了楊太太一身珠光寶氣的大聲的笑語，離得遠遠的就知道叫這菜的一定是這一桌。

么斯看見那大盤子熱氣騰騰的托在廚子的手裏，就都爭先奪後的，向這邊招呼。

因為幾個人同時的說話，所以四座的人都向這邊注意，一看廚子捧着那大的盤子，下面坐着的兩個女人和一位男客，舉止非常的闊綽，所以都互相告訴起來。

有許多好事家，就都互相推測起來，這是那位部長夫人，那是那位次長小姐，結果都不得要領。就都想在宓君的漂亮上來找尋出一些兒線索來。猜說一定是從香港來的，恐怕是個華僑的女兒。

隔坐有個人向梅打招呼，梅就過去和他去談一談……

紫雲對宓君說：

“房錢你應該先付了。”

宓君被提起了，說：

“對的，我們去一下去付了來。”

紫雲說：

“你慌的什麼，……那就來向你討來了。”

宓君說：

“我們今天一定得回去了，我還得給香港我哥哥打電報讓他給我寄錢來……”

“你這個月出超了。”

“我本來沒想到會花很多的，所以沒讓他寄……”

紫雲詭祕的笑着說：

“沒有把戀愛費算進……”

宓君噙着她說：

“紫雲姐姐，你胡說些什麼，……你要再亂講些什麼，我可不要你了。”

紫雲說：

“好妹妹，我可不敢再亂講了，可是，你總不願和我講說話，我真是怪你呀……”

宓君淡淡的一笑，說：

“還要我說什麼呢？你不都看見了嗎？”

紫雲愛撫的看了她一眼，說：

“他人很好的呀！”

宓君覺得她這話說得一點兒也不得體，臉上微微的一紅。說：

“我的錢都是用我自己的名義存在香港的，由我哥哥轉匯給我……”

紫雲說：

“那你吃虧了，港幣在此地買，要花四元半到五元，可是你在那兒匯出祇能合三元幾角……”

“可以升水的，四行不升水，在聚興誠匯便可升水！”

“這樣倒好，重慶應該多多歡迎你這樣繁榮大家，可以使外匯內流……”

宓君聽了紫雲的嘲笑，就說：

“香港外商銀行中國存儲的外匯，一直不能為抗戰建國而運用，確實是很可惜的事……我以為我們依然沒有做到‘有錢出錢’，甚至有些地方反而有‘無錢者出錢，有錢者賺錢’的矛盾現象，戰時財政的一切負擔，幾乎大部都落在中下層階級身上，中上階級以及富豪鉅宦並無任何特殊擔負……”

紫雲開玩笑的說：

“你不是有了特殊負擔了嗎？”

宓君不解就問：

“什麼特別負擔？”

紫雲吃吃的，不言語了。

宓君受了欺負的看着她，說：

“不要胡鬧了，我們回去吧！”

紫雲忽然一本正經的說：

“不要回去吧。”

宓君問：

“爲什麼？”

紫雲說：

“這是一個心理學上的問題。”

宓君問：

“什麼心理學的問題，告訴我！”

紫雲說：

“你們現在正玩得高興，這是一個高潮，梅先生本來是很嚴肅的人，但是今天也像小孩子似的淘氣來了，正應該利用這個期間使這種感情飽和起來……因爲這個環境是很好的，人們的心情也悠閒，要一回到重慶去，人們七事八事的，就要擾亂起來，心情就改變了……我的意思是這樣……”

宓君說：

“那到不見得……我的錢還不夠用呀，我得去取錢去呀，而且，你的衣服，零碎東西都沒帶來，可怎好呢？”

“沒錢不要緊的，寫信要八妹送來……”

宓君很久心裏就忘記了嫠君了，現在聽了像說着一個極陌生的名字似的……她點了一點頭，然後淡淡的笑了一笑，說：

“我不情願，那是什麼樣子……還是我們今天回去吧，今天回去明天來……”

紫雲堅持着說：

“我不贊成，你是 *Vos passions vous perdront……*”

宓君可愛的笑了一笑，好像感激紫雲說到她心上似的，熱情的拉着紫雲的手，臉上燒紅的對着她說：

“紫雲姐姐，我就要破滅了……”

然後她歡喜的笑着，眼裏含着淚痕，緊緊的握着紫雲的手，又加着說：“我是快樂的！”

那意思彷彿是說：

“我是快樂得快破滅了。”

紫雲輕輕的安慰着她說：

“你今天跑得太多了，明天我就不准你亂跑了！”

宓君甜密的說：

“明天來我們不亂鬧了，我們找個樹蔭底下說話兒……”

紫雲剛出口說：

“明天……”

話還沒說完，梅之實就回來了。梅之實說：

“我應該向紫雲小姐賠不是……還在生氣嗎？”

紫雲說：

“我正暗地裏批評你，說你板板六十四，真是一點兒也不差，我都壓根兒忘記了，虧得你還記得！”

梅不好意思的笑了，說：

“方纔我那朋友告訴我，Howard 正在拍製 Intermezzo 影片子，預備三年拍完，拍十四大張……不曉得我們什麼時候會看到……”

宓君說：

“我們要是今天回去，還可以看李查·陶伯的‘花開時節’……”

然後眼睛看着紫雲好像是問：你說回去不回去呢？

梅之實說：

“月亮上來了，我們坐在船裏，真有意思，你們吃得怎樣了，爲什麼吃得那樣少？我們回去吧！”

宓君說：

“我們要走到大渡口還得採些蘆葦插瓶去！月亮地裏採蘆葦一定更有意思！”

紫雲問：

“我們回去嗎？”

梅說：

“我去僱一條大船，我們就走，月亮走得太高就不好玩兒了。”

於是梅之實開付了飯錢，就拉着她們兩個人向下山路去跑……

她們僱了一隻大船，順着嘉陵江到北碚，在北碚有八妹的小汽車來接……

江上的月光是輝煌的，霧氣已經起來，顯得光輝更加擴大了，江面好像也加寬了，隱隱的看不見邊界。

夜裏的船隻是少的，因為水流太急，危險太大，所以深夜裏就自動的都封船了。

但是在月亮天，傍晚時分，僱了一隻遊艇，在江中盪來盪去的人，也是有的，但不是很多。

櫓聲呀呀的響着，水兒拍着船舷流去，宓君看着一切都是美的，她想明天她就幸福了，明天她的命運也許就要和一個可以感動自己的人，更密切的聯接起來，而得到幸福……

明天，明天……她默默的念着，胸脯上裝着飽滿的呼吸……

在朦朧裏，她看見梅的兩隻明亮的眼睛愛注的熱望着

她……

雖然在水上，她的全身都在燒着……

第十章

回到城裏來，已經是夜裏十一點了，八妹還沒有回來，梅和紫雲都回到自己家裏去睡覺去了。

宓君一個人很快的脫了衣服，就鑽到被頭裏，她想趕快睡得好好的，明天好起來去玩，有精神些。所以，她本來想把今天每一個細微的情節都溫習一下，現在都覺得是浪費，想急急的睡去就好。

但是她因爲心情過分的激動，不能很快的平復下來，所以很難得睡着。

但是這個已經不是從前的那種失眠，那種失眠確實是一種虛無的煩惱所致，現在這種失眠卻是一種充實的煩惱所致……

她在床上翻折了一會，外面的聲音並沒有攪擾了她，她心中也沒有掀起什麼思想，祇是在她鬧得十分疲乏的當兒，她就睡着了。

第二天她醒了來，正在梳裝鏡前化裝，八妹就走來和她嘮叨，說式儉又在香港作美金交易，她心裏很不贊成，怕是將來弄得危險了，接着又抱怨梅之實很久不給她上課了，嫌她太不用功……宓君聽了都一笑置之……嫵君又匆匆的走

了，不知道她跑些個什麼，有人說她正和別人講戀愛，又有人說她也愛上了梅之實……但這些宓君都不信……

她走之後不久梅之實就來了。

她們沒有須要什麼言語，她們所要說的話幾乎都是用眼睛對着眼睛來傳達了。

宓君把自己的手提包拿起來，然後回過頭來，輕輕的喚了一句：

“讓我們去吧！”

於是梅之實握了一下她的手，她倆就並排走出來……

正在這個時候，女用人帶來一個鄉下人推門進來……

女用人回小姐說：

“他來了四五次了，小姐都沒有在家，八小姐也都沒有在……小姐！”

“你是什麼人，有什麼事嗎？”

因為來得不湊巧，所以宓君非常的不高興就很嚴厲的又逼住問：

“你有什麼事？做什麼的？”

那個鄉下人一點禮貌也沒曉得，彷彿對着宓君四周的氣派，不但沒有嚇慌，還有一點也不懂得似的，祇是粗聲粗氣的直着聲音就嚷起來：

“你們欠了錢，爲什麼還不還呢，我們已經來了四次了，

連見也不見，你們沒有錢，就賴債，是啥子道理！”

宓君沒頭沒腦的沒有聽清他說些個什麼，便問：

“你是那裏的，誰欠你錢了？”

於是又轉過頭來，問女用人：

“是八小姐欠他的錢嗎？”

女用人聽了陪笑說：

“不是，是七小姐欠的。他是鄉下人，他說不明白！”

宓君生氣的說：

“他胡說，我從來沒欠過誰的錢！”

那個鄉下人聽見宓君說沒有欠過他的錢，又以爲是賴賬，所以又高聲的說：

“你不欠我們的錢，我們院裏是有賬單的，我們大夫開的賬，我管不着，他叫我來要，我就來要的，欠不欠你和他去說去！”

宓君聽到這裏，纔有幾分明白，連忙問：

“你是那兒來的？”

那人氣粗粗的說：

“我是山上寬仁醫院。”

宓君纔曉得了。

那人又說：

“是你們的小孩子住院用的錢哪，賬單在這兒，你們送

到院裏就不管了，你們的孩子要死了，天天‘媽媽媽媽’的叫你哪！”

宓君說：

“統共多少錢？”

那人所答非所問的說：

“沒有看見過現在的媽媽，這樣不顧孩子的，你們的孩子快要死了。”

宓君急急的看了看賬單，是三百多塊錢。於是他說：

“我先付你一百五，明天我派人去付清好嗎？”

梅在旁邊很陰鬱的說：

“我們一道上山去看看去吧。”

那個鄉下人看了梅之實說：

“你們到山上去看看你們的孩子去吧，說不定快要死了。”

宓君對着梅說：

“那怎么可能呢？我們還是去北溫泉去吧，我留個條子給八妹，讓她明天到山上去把賬給我付清，再給小小（她現在說這兩個字覺得非常陌生，而且覺得十分的不可愛）存一筆款，不是一樣嗎？”

梅之實看了她一眼，說：

“我們還是去吧！”

轉過頭來，又對那鄉下人問：

“他病得很重嗎？”

鄉下人很生氣的說：

“哼，差不多了。”

於是梅之實對着宓君低聲的說：

“宓君，我們一定要去看看他！”

宓君固執着說：

“梅，這樣不是很好嗎？我們把錢付給他一半，然後讓八妹去付清，預先再存一點兒在那兒，這樣他就可以接着醫治下去了，我們又不是醫生，看他有什麼好呢，我們還是到北溫泉去吧，假使我們今天不去，說不定房子他們要給我們退了的，因為……”

梅之實便說：

“假使我們今天不去，也許那孩子會要死的……”

宓君說：

“梅，我們也不是大夫，我們去有什麼好呢，祇不過心裏擾亂了一翻罷了，白生一層痛苦……”

梅之實很嚴肅的說：

“我們一定要去看看的，他活着時我們是愛他的，他要死了時，我們就丟開手。”

宓君說：

“梅，我們不是已經很夠了嗎？我們從那兒玩回來再去看他也不遲呀……”

梅之實看見扭不過來她，仍舊很陰鬱的說：

“你是很自私的呢！”

宓君也有幾分興奮的說：

“我對他不是已經很好了嗎？我並沒有必須看護他的義務……我對他已經付出去很多了，他也不過是個孤兒——”

梅之實的臉色立刻白了，他的手在袖口上不自然的扭曲，表示他全身有點兒發抖，半天半天他纔在嘴唇上很艱難的吐出幾個字：

“我也是個孤——兒！”

那意思彷彿是隱藏着這樣的意思：

我也祇不過是個孤兒，將來我也會受到你這同樣的待遇……我也會被你拋棄了的……

於是他轉了身，下樓就跑走了。

宓君連忙付了那鄉下人的賬，說明不久就派人去付清，於是就跑下樓去追尋梅之實的蹤影……

街上的人像龍的環節似的滾過，一切都是動的，擁擠的，狂熱的……方纔這小樓上發生的爭吵，根本已經被這騷亂的空氣所吞沒，根本沒有人願去知曉……好像街上人都爲着一個更大的目的而活着。

梅之實早已不見了……連影兒也沒有……

宓君走到中央汽車行，在那兒叫了一部小汽車，跳上去，車夫問她開到那裏，她也說不清，因為梅之實常常到那兒去，她是弄不清的，而且梅之實好像朋友也很少，根本不到那兒去……

她囑咐車夫開了兩個地方，都沒有，她便命令車夫一直開歌樂山，他想他一定到寬仁醫院去了。

路上的風景她一點都沒有看，車子轉過了老鷹岩那兒的時候，照例她都向下邊螺旋形的水田去看的，這次她都沒看，心中祇是埋怨車子的速度太慢……

到了寬仁醫院，她問號房梅先生來過沒有。

那人查了半天，說沒有。

醫院裏的人，都是認識她的，便說：

“七小姐，您要看小小罷！”

宓君聽了這一問，心中兜起了無限酸楚，差一點兒眼淚沒有流下來，她祇說了一句：

“我有事！”

就又跳上車去。

到了浣花別館，程媽便高興的跑過來：

“七小姐，這次進城，可住了不少日子，七小姐，一定是在城裏玩得起勁了。”

宓君也沒下車，一直在車裏坐着，祇是向着自己平日住的那個屋窗，看了一眼，便吩咐車夫向山下開……

程媽在後邊追着問：

“小姐，什麼時候再上山……”

車子開到山下，白墜土的小房遠遠的就看見了，宓君的眼睛一直的釘住那房屋，看看是否開着……遠遠的她就看見那門上掛着一把銅鎖……她又看着那窗子，也關閉得很嚴……

一切的景象，又都回到她的眼前來，那個房子是他住過的，那個窗子是那個夜晚他站在窗前唱歌了的呀，……他也曾站在門口那棵雲松下面向山上愛慕的看着她吧，那一條白色的小道，去林蔭的那條，是他倆在散步了的呀，那個藍色的窗幃，曾經是拿到浣花別館被程媽洗過的呀，這一切都在刺痛着她，使她不得不哭了……

她勉強的吩咐車子再向寬仁醫院去開，她一定還要看看‘小小’，而且要抱着小小大哭一通……她到底還不知道梅之實所說的“我也是個孤兒”是什麼意思……因為梅之實從來沒有對她講起過自己的身世……她很想會到梅，那管等她解釋明白了再離棄了她，她也心願，就是這樣的莫明其妙的走開，使她最受不了，她想也許梅之實出身是很可憐的，他不願向一個夙常尊敬他的人，公開了這份恥辱……但

是就這些更使她煽惑起愛慕他的熱忱，這一剎那可以說是宓君摯愛梅之實的最高潮，假使就在這個時候梅之實出現，若是用帶刺的皮鞭鞭撻了她，她也還是愛他的……

車子開到醫院門口，宓君跳下車來，狂奔到‘小小’的病房裏，抱着那孩子就吻着，扭着，痛苦的大哭起來……

那孩子大概是因爲宓君突然的降臨，所以心底特別光明，所以神志非常清楚……

他說：

“媽媽小姐，大夫說我要死了……我是死不了的，我看見你我就好了……”

宓君聽了要哭了起來……

那孩子又說：

“媽媽小姐，你有什麼話要說嗎，我就願意聽你說話兒……”

宓君把燒熱的臉貼在那孩子燒紅的臉上，含着淚說：

“小小，頂乖，你的病就要好的……”

孩子又說：

“我不想死，祇想笑，一個看護說，我笑不好……”

宓君記起了中國的神祕的流傳，說是一個人要在病得沉重時想笑，是不好的……她真見那孩子已經失去了從前那樣的健康，小小的臂膀已經瘦得不像樣子……突然的就

喚起一種愛潔的恐懼，像一個在花園裏走着的少女，正在看着五顏六色的花，忽然發現了一個蟲子似的……宓君奇異的一抖，便記起應該走了。

她問：

“你要什麼嗎？”

孩子說：

“什麼也不要！”

她用手拍了拍他，淚水滴在他的臉上，便說：

“我還要來看你的……”

那孩子眼睛虛無的望着她，好像是在嚶語：

“我要黃老虎……大黃的……”

宓君一面答應着，不忍細看，便跑出醫院去，她告訴院裏的會計，明天派人來付賬便上車去。

到了城裏，她又迷惘了，她在路上，一心要急着到城裏來，可是進了城裏，她又不知道到那兒去找他去了，而且忽然想到他也許正在這個時候上山去了吧，他倆走對頭了吧？但是她想那不會的，這兒通山上祇有一條路，也許她能看到他的，但是路上卻沒有，那麼，他一定還在城裏。

她叫車子開到了“蔭廬”，付了車子二十元錢，就找紫雲去。

到屋裏紫雲正氣得她不耐煩，見到她便說：

“你們倆跑到那兒佳期密約去了，害得我好等！”

宓君一句話沒有說，一頭投在紫雲的懷裏，就像小孩子似的哭起來了。

紫雲一手撫着她的頭髮，一面說：

“他欺負了你嗎？哭什麼，過兩天就會好了的，這亂世男女，就馬馬虎虎算了，那有像你的，把戀愛就看作是性命一樣！”

宓君一聲不響，還是哭；哭得就和淚人一樣。

紫雲說：

“快不要鬧了，他恁的了，我去和他說去！他恁的了？”

宓君哭得累了，就擡起頭來，對她說：

“他去了，永遠不會回來了！”

紫雲笑了一笑，但沒敢笑出聲音來，便安慰着她說：

“恁的都變成小孩子了呢？你聽他說罷了，恁能夠呢？難道聽他胡說，你就全都相信？”

宓君說：

“他不會回來的了。”

說着又伏在紫雲的懷裏大哭起來。

紫雲說：

“不要聽他的，我去找他去！”

宓君說：

“你不會找到他的了，你不會找到他的了！”

一直鬧了兩個多鐘頭，紫雲纔算問出來梅之實和宓君訣絕的經過……於是纔深深的嘆了一口氣，說：

“傻妹妹，不要哭，我敢斷定不出明天，他一定會來的，他也不過是一時的意氣，必是在過去他經過了一段痛苦的記憶，現在你的話中把他提起來了，所以他感到痛苦就離開了，過了一個時候，他想到自己的錯誤，他仍會回到你的面前的，我敢擔保……不出明天，他們這羣所謂的藝術家們，都是這樣的，都是些怪玩意兒，尤其是在和女人們打交道的時候，尤其顯得怪……我看過多少文學家，音樂家，都是這樣的，好像不這樣，就不叫人生似的，真是何苦來，完全是裝腔作勢，簡直是空虛得很……等我看到他，一定把他教訓一番……這樣的活搖活動的人簡直是把人生拆了台的，一點固定的信仰也沒有……好妹妹，你要愛姐姐，你聽我說一句話，明天他一定回來的……”

宓君說：

“他不會回來了了的喲……”

“宓君，他一定會的，就是人不來，也一定有信來的。”

紫雲捧起了宓君的頭，看着她滿含淚水的明亮的雙眸，微微滾動了的微蓬的頭髮，嬌弱的身材，嘆了一口氣說：

“唉，真是我見猶憐，他怎會不心回意轉呢，何況根本也

沒有必定要決裂的因素……”

於是紫雲打起高興的腔調說：

“我寫包票，她不會忘記這個美人兒的！”

於是拉着她的手，說：

“來吃茶去，他明天一定會回到你的面前！”

.....

但是第二天梅之實沒有能回來了，而且什麼人也沒有告訴，他就在人間隱沒了，像一條滑了釣鈎似的魚似的，在水面的浮標微微的一動的時候，他的嘴唇是接觸了鈎子的嘴唇，但是鈎子刺了他，他是滑了鈎的，釣竿舉起來時，他不見了，永遠的不見了。有人在吃割大魚的時候，常常會在魚唇上發現了斷了一半的釣鈎，但是這畢竟是很少的事呢……

一禮拜過去……什麼消息也沒有，連一張紙片也沒有來……

夏意已經蔥蘢了，敵機的轟炸一天比一天來得勤了，宓君的窗子外面的法國梧桐已經合了蔭了。

宓君在地上用紙剪着小老虎玩，這時在郊原上‘小小’的墳頭的草已經很高了，嫫君和另一位貴介公子的戀愛已經成熟了……

紫雲正在躺床上，把一本書向外一拋，一手旋開了收音機，嘴裏哼着曲子，宓君對着紫雲說：

“今天是晴天嗎？我們到郊外走走有多好呀！”

紫雲跳過來，說：

“我們就去好不好！”

宓君忽然的眼光又暗淡了，把頭歪過去，一邊說：

“紫雲，你給我定一張票子，我要到香港去！”然後爬在床上把臉藏在床上不起來了。半天半天她纔把眼睛癡癡的注視在窗外的梧桐葉子上面，葉子已經綠霧似的撲到窗子上了，她嘆了一口氣，覺得時光過得真是快了。

52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2684B

280763